

06th 新北市
文學獎

紅蘋果

第 6 屆新北市文學獎得獎作品集

黃 金 組

舞臺劇本組

新北漫遊書寫組

06th 新 北 市 文 學 獎

得獎作品集

目次

市長序

——從新北文學舞臺邁向璀璨文學之路

6

黃金組

第一名

清明

張知禮

10

第二名

夏蟬

彭秋香

20

第三名

彩排七十

孫秉森

27

佳作

攝掠西門町

陳雲和

41

桐花情

黃獻榮

49

正在掉落的桐花

夏婉雲

61

• 黃金組評審會議紀錄

68

舞臺劇本組

首獎

紅蘋果

吳易蓁

80

入選

審判

謝雨修

146

峇里左岸

周桂音

196

• 舞臺劇本組評審會議紀錄

283

新北漫遊書寫組

第一名	第二名	第三名	佳作	等
陳文偉	廖淑志	徐郁智	魏振恩	楊雅筑
290	296	302	309	315
				黃文俊
				320
				玻璃詩
				326

• 新北漫遊書寫組評審會議紀錄

326

從新北文學舞臺邁向璀璨文學之路

新北市承載了全臺灣最多的居民和來往人們的生活與動態，新北市文學獎的設立，正是想藉由文學創作，記載這片土地上的韶光往事，並且鼓勵創作者寫下對未來人生的美好想像與期待。也因這豐沛的能量，今年我們更成立了「新北市文學推動小組」，希望維持精緻的文學本質外，也讓更多的人透過文學認識新北這座城市。

第6屆新北市文學獎自公告徵稿開始，不僅來自全國各地的稿件紛至，甚至吸引許多海外創作者踴躍投稿，使本屆投稿總件數再創新高，達到兩千五百零九件。在徵文主題方面，除了原有的散文、小說、新詩、舞臺劇本、

繪本故事、職場書寫等文類，今年新增「童詩」、「童話故事」和「新北漫遊書寫」三個項目，希望讓文學書寫的形式和面向更加延伸，用文字記錄生命，也以創作成就夢想。

本書涵蓋了老中青不同世代的文字語言與故事，黃金組樂齡長者用生命刻畫的動人作品、成人組穩重純熟的筆觸、青春組青澀跳躍的多元想像，期待讀者得見這些真摯動人的創作，用文學描摹屬於新北市美好的文化景致。

恭喜各位得獎者，因為有你們用心筆耕，才能造就新北市文學獎的創作盛況；並且由衷地感謝評審團認真而嚴謹的評選，為這次的新北市文學獎留下豐盛的紀錄。也歡迎喜愛文學的朋友們展卷閱讀，和我們一同在回顧中成長，於字裡行間裡乍見屬於您的文學光芒。

新北市長



張知禮

一九五〇年生。外貿公司業務經理退休。
現任國立歷史博物館展覽組志工、臺北市
閱讀寫作協會觀展組組長。曾獲第6屆懷
恩文學獎兩代寫作組優勝、第5、6屆新
北市文學獎黃金組獎項。文章及攝影作品
散見各報章雜誌。



清明

暮春三月，一貫的乍暖還寒，一貫的冬衣夏服不時更換，卻沒有一貫的春雨紛飛……，日益嚴重的旱象造成農田局部休耕，限水措施的報導更令人憂心，不由懷念起往昔此時常有的惱人濕冷。

這兩日冷鋒過境，黃昏時烏雲滿天提早入夜，我欣喜地想，這回氣象預報準確，應該就快下雨了吧。

晚飯後，氣溫明顯下降。我擔心婆婆著涼，便請移工阿珠早點推她進房休息，並照例叮嚀要為婆婆翻身，以免發生褥瘡。

高齡九十的婆婆於六年前公公過世後，逐漸出現失智症狀，於就醫服藥後並無顯著

改善，又在半夜如廁時摔斷左側髖骨，雖經急診置換了人工髖關節，但因婆婆年事已高，仍需以輪椅代步，還好申請的印尼移工阿珠適時來家照顧，我也提前退休與她作伴，外子及兩位在美國的小叔因而安心許多。

倒杯熱水，捧著微燙的馬克杯暖手，斜倚在沙發上看電視長片。外子加班，兒子有應酬，我享受著難得的獨處時光，不覺間眼皮沉重打起盹來。突然聽得阿珠一聲驚呼：「太太，婆婆大便秘了！」我被嚇一跳睡意全消，「真是，大便有什麼好大驚小怪的，是拉肚子了嗎？」帶著微愠與不安快步走進婆婆房間，一股令人作嘔的糞臭撲鼻而來。

愛乾淨的婆婆一向只肯在睡覺時包上尿布以免漏尿，大便則一定喚人扶她坐上馬桶，今天居然失禁了；阿珠看到婆婆的臀部、大腿及整片尿布沾滿屎尿，不知所措地站在床邊，等我幫忙處理。

婆婆看到我，呆滯的面容似乎有點尷尬。

忍著惡臭，我趕緊拿條大毛巾包覆她的下身，再幫忙將她兩手扣在阿珠頸後，阿珠環抱住婆婆的腰部以便挪上洗澡專用的輪椅，卻不慎將她瘦削的小腿撞到椅腳疼得哇哇直叫。婆婆罹病後，不但頭腦混沌、手腳僵硬且開始口吃，此時她痛得皺眉張嘴，結結

巴巴地說：「我不要……她抱。」

「媽，別怕，阿珠帶妳去洗澡。」我輕聲安撫。

「不要，我不要……她洗。」

「好、好，我來幫妳洗。」我一邊哄她，一邊囑咐阿珠把床鋪清理乾淨。

來不及戴上為婆婆洗澡專用的乳膠手套，我把洗澡水溫度調至微熱，再蹲在浴室地板，右手持蓮蓬頭先沖洗她的屁股，左手按壓些沐浴乳前後輕搓她下體，屎渣隨熱水從指間逐漸流去，直到手裡感覺不出任何雜質，然後幫她洗淨身軀。

曾經豐腴的婆婆幾年間急遽消瘦，哺育過三個兒子的雙乳，垂掛在胸前只剩一層乾癟皮囊；滿身皺紋好似腐葉上交織的葉脈，四肢乾瘦有如枯柴，我小心將水輕輕拭乾，惟恐一個閃失，就會把她的手臂折斷。

婆婆凹陷的鎖骨形成兩個小水窪，我以毛巾輕按裡頭積水，順便拭淨她頸上的黃金十字架項鍊，婆婆說過，那是她新婚時跟公公一起受洗後，公公送給她的紀念禮物。

把婆婆送上床，一直安靜不語的她忽然開口：「我要早點出門……去學校……開會。」

婆婆曾是教會學校的教務主任兼數學老師，不但信仰虔誠，處事也明理積極，退休快

三十年了，老同事及受教過的學生每年教師節都相約前來探視，失智後的婆婆不僅叫得出他們的名字，而且會露出稀有的微笑。

婆婆一頭稀疏白髮在燈下閃著如銀微光，我俯身輕語：「好的，妳先休息一下，時間到了我會提醒妳。」她顫巍巍地伸出右手輕觸我指尖：「很好……很好。」時光彷彿倒流至婚前，還是男朋友的外子初次帶我回家，她熱情地伸出胖墩墩的雙手緊握著我的手：「很好，很好，以後常來玩哦。」我極力抑住情緒把她的手放入棉被，並叮嚀陪睡一旁的阿珠留意婆婆是否有任何異狀。

經過這番折騰，加以鼻間尚存的屎味使我心神昏鈍不清、頭痛欲裂，趕緊步入浴室急欲沖去污穢之感。熱水從頭頂流過全身，緊繃的軀體緩緩放鬆，心情卻不能馬上平復。

清洗撫觸身軀，低頭觀看常年疏於關注的裸身，因平日注意保養，於著裝後維持尚可的體型，讓我有意無意地忽視老之將至的現實。此時才猛然察覺它已然失去彈性，雙峰下垂，小腹微凸。朝如青絲暮成雪，比病魔更無情的是時光，這副父精母血的肉身，年幼時的調皮戲耍不曾留下丁點傷疤、青春壯年承載的愛戀激情恰如春夢無痕，中年以後造訪轉頻的病苦也不留蹤影，然種種歲月輾過的紋路在邁入花甲之際暗自浮現，從臉

龐開始到雙頰脖頸並延伸至全身，終至腐朽凋零，這是大自然的鐵律，無從躲避。然而，目睹婆婆衰頹的過程，想到自己即將面臨的時刻，憋了整晚的傷感終於噴湧爆發，我渾身顫動抽泣，熱淚和著熱水滾滾流下。

夜漸深，窗外傳來雨聲嘩啦，啊，終於降雨了！

就寢時，我跟遲歸的外子敘述晚上發生的事，講著講著哽咽起來。外子安慰道：「辛苦妳了！」

「我累一點沒關係，只是看媽好心疼，她以前頭腦多有條理、多清楚，現在連大便都不會講，不曉得還能撐多久？」我忍不住失聲哭泣：「媽篤信基督，凡事都禱告說感謝主，上帝怎麼可以讓她變成這樣！」

外子嘆口氣：「媽只是不記得事情，家人老友都還認識，沒讓我們太難過，算是不幸中的大幸了。」

的確，婆婆遺忘了大部分的往事，眼前發生之事多半轉瞬即忘；但她仍認得生命裡重要的親人與故舊，個性也親和如昔，連就診多年的神經內科林醫師都說：「妳婆婆個性真好，安安靜靜的，看完病還會說謝謝；不像有的病人罵兒女罵媳婦，整天碎碎念，

孩子都被搞得快得憂鬱症了！」老同學小玉的父親也有失智症，她說每次回娘家探望老父，陪伴終日準備告別時，她的父親就會說：「這位小姐是誰啊，謝謝妳來看我啊。」讓小玉總是忍淚匆匆離去。

外子又說：「多虧妳提早退休下來陪媽，跟阿珠一起照顧她，弟弟他們每次打電話來都說要感謝大嫂。」此時，雨勢轉為傾盆夾著閃電雷響，寒意更濃。外子將我的棉被掖緊：「放寬心睡飽再起床，明天是禮拜六，一切有我。」

疲憊的身體經過淚水連續的洗滌，得到釋放備覺虛脫，感傷的心靈也因外子的寬慰得到紓解。陣陣雨聲伴著我沉沉睡去。

隔天，我賴床到近午，屋外細雨綿綿，看來早象應該解除了。

阿珠在客廳為婆婆按摩，外子在廚房煮開水準備下水餃。他說：「嗯，精神好點沒？中午簡單吃，餃子配蛋花湯最省事。」兒子將婆婆的菜肉粥放入電鍋加熱：「奶奶早上又會跟阿珠說她要解手嘍，我誇她好能幹，她好開心。」

在餐桌旁等阿珠煮蛋花湯時，外子說：「媽，妳先帶我們謝飯禱告吧。」大家都低頭合十，我則側望坐在主位的婆婆，準備給她提詞。她低聲念著慣常的幾句禱詞：「感

謝主賜……美好家人……美好食物……哎呀，我忘記了啦！」

我輕撫她枯瘦的手背：「媽，妳禱得很好，別急，慢慢講。」

「感謝妳，讓我……好好吃飯，好好……大便，阿門。」

我喉頭發緊，不禁握住婆婆微涼的手，她抬起頭望著我，另外一手撫摸垂掛在厚棉襖上的黃金十字架：「這個……給妳。」

「媽，這條鍊子是老爸送妳的，我……」這次換我結巴起來，外子點頭示意我接受，於是我將婆婆的金項鍊取下掛在胸前：「謝謝媽，妳剛才的禱告很棒哦！」婆婆像被誇獎的小學生，露出一絲靦腆的笑容。

飯後一邊吃水果，一邊聊起這場久盼的甘霖。外子說：「前陣子一直不下雨，讓人好著急。清明快到了，就來場及時雨，老祖宗的節氣果然很準！」

「清明時節雨紛紛嘛。」兒子故意搖頭晃腦地說。

婆婆微微頷首：「感謝主。清明了呀，那：我們什麼時候……上山看……老爸啊？」

淅淅瀝瀝，春雨未歇，萬物都得以解渴了。

這是一篇頗為真摯感人的散文。敘述者為了照顧失智的婆婆而提前退休，年入花甲猶不辭勞苦無怨無悔。甚至婆婆大便失禁時，忍著惡臭為她仔細清洗身體，默默地實踐了「道在屎溺」的美德。篤信基督的婆婆，在早餐桌上的禱告也與媳婦的美德相互呼應：「感謝祢，讓我……好好吃飯，好好……大便，阿門。」

作者文字清淡，善用對比也是此文優點。婆婆與媳婦是老與初老，媳婦與外傭是家人與外人，媳婦與先生是男與女，這些對比在生活細微處都顯露不同的層次。而全篇以憂心農田休耕的旱象始，以清明時節「春雨未歇，萬物都得以解渴」終，尤見作者的巧思。（季季）

得獎感言

年初以降，高齡父母從固定就醫到數度輪番急診，經常不是在病房陪侍，就是在診間陪診；想起婆婆在世的最後時光，心頭不禁糾結沉重，仍勉力將一篇描述婆婆的文章〈清明〉參加新北市文學獎的徵文。

秋風起，早晚頗有涼意不再躁熱，雙親的病情也在控制下暫趨穩定，感時憂懷之際，得悉榮獲黃金組首獎。

何以解憂，唯有文字。

彭秋香

曾就讀省立新竹商校初中部，初三畢業時成績可保送高中部。彼時商校畢業至金融機構服務薪資倍於教師，然身為長女，銜母命報考臺北市立女子師範學校（公費），以減輕家計。之後，教書三十六年又半載，一生一個職業。回首歲月，雖未能完全自主，但有純真學童相伴，淡泊平安，亦慶幸感恩。



夏蟬

盛夏，熱氣炙人，老謝發了懶病躺在長沙發上。客廳中電扇快轉出一團大圓白花，可惜嗚嗚聲漏出了年紀。窗外蟬聲三三兩兩，不似在家鄉聽到的，總有大軍壓境之勢。

教書逾四十年，退休後，兒子把老謝夫妻倆接到新北市，擔任奶爺奶嬭照顧牙牙學語的孫女。兒子說：「這樣也好，你們還有個學生呢！」如今他們伴讀、包煮、包接送的全日型學生，也跟過往學生一樣小學畢業了。前陣子參加孫女畢業典禮，沒有時光飛逝之慨，倒是聽到流行歌曲替代驪歌時，心中怏怏。

還是過去的歌好！「青青校樹，萋萋庭草……」旋律動人，詞句優美，還有綿長祝福的深意。小學畢業典禮，他參加近四十次。每屆的孩子們都沒有了點「奈何離別今朝」

的愁緒，這也難怪，莫說兒童不識愁滋味，小鎮上大家走幾步路就碰著，哪來的離情依依。而每回的景況總是：臺上致詞冗長，臺下學生窸窣聊天。眾家長耐著性子，用報紙搨涼。這時，唯有禮堂旁，隱在綠樹萬葉間，身著油亮盔甲的黑蟬大兵，最是直白的，管他臺上是哪方仕紳，一旅軍士發動機關槍長射，唧聲齊發，如雷轟隆，幫沒有話語權的孩子們說：「無聊、無聊，別說了，快頒獎！」

孩子們總在低聲談笑一會後，下意識偷瞄老師，他不覺莞爾：「傻孩子，從今天起老師就不能管你們了啦。」他不禁憐惜，這群孩子此後有六年，壓在書堆之下，鼻樑上眼鏡會越來越厚。有些人提早進入職場，不消幾年將恍然領悟，驢歌裡已預告，世路多歧，人海遼闊。老謝年年在學生告別童年的盛典，聆聽變聲前的童音齊唱。驢歌聲畢，蟬鳴接續不輟，宛如他心裡的低迴：孩子們，再見、再見，老師就陪你們到這裡了……

風琴聲，應該是從音樂課開始，和蟬聲一起，熨貼在他心裡不褪。教書前二十年，一般科目，書法、體育……他幾乎什麼都教，唯獨拿音樂課沒輒。那時，每間教室都有臺小風琴，風琴琴鍵不多，再複雜的譜也得改成簡單旋律彈奏，恰如那素樸為一切基調的時代。他猶記一次行經教室，孩子們伴著風琴聲，唱一首〈送別〉：「長亭外，古道邊，

芳草碧連天」，此曲是他欣賞的李叔同所填詞，風琴聲軟綿厚實，搭著朗朗童音，讓他捨離去。

每回音樂課，他總聽到老師一再提醒學生，唱歌不要用喉嚨，要用肚子發音。而真正腹式發聲行家，在教室外，綠林上，不甘寂寞，大聲示範。多年後，他再看《茶花女》一書，突然想起李叔同演過這齣話劇，繼而耳畔響起「送別」、風琴聲、蟬鳴，記憶如此迂迴的被喚起。

剛教書時，未滿二十歲，待學生如待弟妹。下課後，他和學生一起打球，大家用多層報紙摺成棒球手套，操場空氣中飄蕩著：「么子，接殺出局！聲音如此清晰無憂！在鄉下，師生關係親密。他記得曾有學生喘吁吁拖著一袋番薯給他，還有學生抓到一尾土虱，放在鋁桶內送他。家中孩子圍觀，好奇用手指輕觸兩條長鬚，魚身扭動，孩子哇聲連連，送魚的學生露出憨厚靦腆笑容。他多麼謝謝學生們，送他這一幅幅恆常的圖畫。

學生的情感回饋，讓他足以耐貧。當他月薪七百元時，在金融機構和國營企業工作的朋友月薪已三千元。像他這類的師範學校畢業生，是典型「會唸書的窮人家小孩」，許多人為早擔家計而讀，之後，為數不少人或考司法官，或改做生意。老謝最好的同學

小葉，轉職後經商有成當起包租公，讓他好生羨慕，不過最終他還是想過著和學生相伴的生活。

前幾天，兒子回老家找出他一本教師文件。薄如蟬翼的頁面上，毛筆字載著：民國四十八年，薪額一四〇元，核定晉級。民國五十年，薪額二〇〇……他小心翼翼輕翻，像是怕古文物出土，一不留神就氧化成灰。歲月，可是有方形紅印為證呢。

孫女畢業，他卸下最後一個教職。現在，他要閉上眼，好好聽一下唧唧蟬鳴。在水泥叢林中的蟬，沒有眾家兄弟應和，聲音不免稀落，他當是故鄉的蟬陪他北上，在奮力鳴唱、交尾後，任務即盡。

* 評審評語

事件平實，文筆平實，連情感，也收斂平實。

老謝，一個老老師，一個出生在民國三十年左右的鄉村教師，一個窮人家的小孩，卻會唸書，肯上進，受惠於昔日素樸的師範教育——這樣的人，曾是我們多麼熟悉的人啊！可是，這樣的人卻快要絕種了，所以，這篇〈夏蟬〉讀來格外令人傷感。

這種人之所以會絕種，是因師範教育在有心人的操弄下迅速崩盤。其實日本，國民政府，乃至大陸政權，都是重視師範教育的。把師院廢了，如今任何人，只要加修一些教育學分就可以走馬上任做教師了。然而，曾經，教師人格的養成是當一件大事在進行的啊！

〈夏蟬〉中的老老師，無怨無悔，安貧樂道，雖然，也許，不久後，他就要當肥貓來榨油了。（張曉風）

得獎感言

過 往就讀師範學校，發現許多同學和自己有著雷同的生命故事。我已老婦，趁未癡呆，以此文側寫家人，亦是為自己和同時代七、八十歲的師範學校畢業生，相仿一生、相似心境，做點微小註記。

黃金組

第三名

孫秉森

一九四七年生於臺南，現退而不休，參與廣告及戲劇演出。餘暇研讀「香」，祈望從「香」的造字、詩詞、成語、諺語中發掘人文思想精神，期待有生之年集結出版，以實踐「惟德馨香」的寓意。

自入演藝，為求務實，從臨演做起，琢磨演技，並學電影、戲劇課程。願日後學以致用，奉獻於幕前幕後。



彩排七十

我是個廣告麻斗？

對於一位年屆七十的老人而言，真不可思議！

然而，這句多少帶有誘惑又夢幻的名詞，確確實實加諸在我身上，已經三年了。

這三年，我很幸運，大家給我機會，拍了七十五部廣告，但這一切，我人生才開始。

回想當初我尚未入行之前，只是一名默默與家人共同經營有機業的店主，平日平凡不過的人。這次意外地被一位編劇發掘，雀躍不已，充滿新鮮好奇，想藉機探窺卡麥拉前拍攝的奧秘。

未料，按址向導演報到，就正面劈頭一句：

「孫爸爸，這幾天你都在這裡拍床戲！」

「啊！不，不，我不行……」我急忙搖手，直冒冷汗。

「哈，哈哈，免驚啦！只是扮演一位躺在床上病患而已……」幸好導演立即解釋，消除了尷尬場面。

於是五天進行得很順利，完成一部提供各大醫院教學用的影片。

據說，我演得好，儘管只是飾演一名老病患，帶著氧氣罩躺在床上，但仍有戲，要表演急促又停歇痛苦的氣喘。那斷斷續續起伏的咳嗽，忽強忽弱地，喉嚨還呈現拖曳拉長的虛聲，歇斯底里的，倒十分逼真！

因而承蒙編劇青睞，再次邀約。

這是一部新型喜劇電影，我飾演一名以醫院為家的酷酷老人，因兒女長期居住國外不在身邊，平日生活起居就依賴著一位男護士。

由於久未見到男護士，竟然勾起思念之情，自推輪椅四處走訪尋覓，殊不知男護士已被院方炒魷魚離開了。

有天，當男護士突然帶著與他相依為命的黑狗出現老人面前時，老人又驚又喜，搥

打著他的雙肩，有氣無力地嚷著：

「死囡仔，你去哪裡？怎麼找不到你？」那種愛之深，責之切的情緒溢於言表，令人鼻酸。

這幕溫馨感人的場景，我也入戲，不禁將心比心，眼眶不經點藥水而自然催淚！

在劇中黑狗要衝撞爬到我身上搶食餐盒，其實我手捧的餐盒分兩種，一種是打開讓我享用的，吃了兩、三口之後，黑狗見狀即刻衝上來的，其實又是另一種餐盒，事前經牠聞過了，只要掀開蓋子，嗅覺靈敏的牠就知味迅速衝上搶食。

起初我對黑壓壓又大隻的狗狗有點怕，幸好拍攝前先安撫牠，培養友善，待正式上演就格外和氣，拍了三、四次就完成，大家鬆了口氣，導演滿意極了。

這部戲拍了將近兩個月，我僅連戲六天，時間之短暫，才跟工作團隊養成默契，就要說再見！雖然收工回店恢復往昔日常生活，但對戲劇演出，興致猶存，只是不敢奢望再有機會，一切隨緣，平常心！

次年，二〇一三，我正值六十六歲。

我們終於將經營九年的有機店頂讓他人，因為兒女不捨年事已高的父母太勞累。可

是，退下來休息的日子，也非無所事事。最令我念茲在茲的是家中坐擁萬卷書，想趁有生之年，能一一展讀完結，也許吸收理解能力不如從前，但猶記得已故作家三毛說過：「讀書多了，容顏自然改變，很多時候，自己可能以為許多看過的書籍都成為過眼煙雲，不復記憶，其實它們仍是潛在的氣質裡，在談吐上、在無涯的胸襟，當然也可能顯露在生活和文字之中……。」因此，年老讀書除了消遣時間及增加知識之外，也能兼具修身養性，這是我所期望的。

尤其，據國外針對高齡者研究報告，指出沒讀書的文盲，得「阿茲海默症」的比例偏高，使我倍加重視多讀書的益處。

然而文可載道，我又想藉書另方面的功能，發揮更大的效用，重啟數年前鑽研「香」的心願。這個「香」不是指「由鼻根所嗅的芬芳氣味」的香，而是引據〈春秋外傳〉：「其德足以昭其馨香」的寓意。

為此我開始彙整十多年來研讀「香」的文獻史料，撰寫一篇「以『香』描繪世間眾生相」，發表於二〇一四年第三期的《藏書之愛》雜誌上，並附註一〇七本晉朝以來有關「香」的書目，供給有心讀者索引。

同時，再以「香·非香·非常香」參加二〇一五年臺灣文學營的徵文比賽，這是我畢生第一次，卻僥倖榮獲佳作，令我欣慰不已！畢竟「香」能更廣泛地與大家分享。

寫作對我而言，從小只是業餘玩票，執筆過三個專欄，但產量甚少，在文壇不成氣候，微不足道。雖然入行演藝之後，咸認戲劇與文學都是反映人生，也曾起心動念想動筆試寫劇本，但才出道的菜鳥，還不解演藝圈的種種生態又談何容易呢？

我生於一九四七年，已是近七十高齡的老人。在演藝圈堪稱一張白紙，一切都得從零開始。雖然業界前輩大哥們不少非科班出身，形同半路出家者，但他們都窮盡畢生之力精進，煎熬數十年，始能脫胎換骨，修成正果。

諸如與我同齡的侯孝賢，已擁有四十四年的資歷，自一九八〇年以來，導演過十三部電影，除了一九八九年以《悲情城市》獲得威尼斯影展金獅獎之外，去年二〇一五完成《刺客聶隱娘》也獲得國內外多種獎項，其殊榮和成就，是我們望塵莫及的！

但侯導說過：「除了電影，我什麼也不會，是個傻瓜，做的只是本分事。」足見成功的要件，務必執著專注往前走，始終如一。

因此，年齡不是關鍵問題，例如大我一歲的柯一正、大我八歲的馬如龍、大我十七歲的孫越、甚至大我二十四歲的常楓等等，還見他們精彩的演出，或出席活動的身影，儼然業界屹立不搖的常青樹！

而他們才藝造詣有如數家珍，多少輝煌成就並非我所能追逐得上，僅能以他們敬業精神做為學習典範。

為了務實，我也曾應徵臨時演員，每次出通告八小時實領五百塊，飾演路人甲乙角色，在工作人員眼中不分你是張三或是李四，口中均以「同學」稱呼，沒有「自我」；其實臨演最渴望的是他們的笑臉，姓名只是符號！

打從臨演基層做起，雖然不被重視，但卻是一種必然過程。我經過八個月的洗禮之後，經紀公司才逐漸發我戲劇片中的角色通告，在諸多偶像劇中，我是演過神父、法官、牧師、甚至選民和車行老闆等，都是有臺詞及對戲的。

通常給付一般演員地酬勞是依臺詞多寡、戲份多少而訂定小特、中特、大特、寫特、基特之分的，我因充其量只是一介布衣老人，對於演出等級及費用層次，就不是主要的考量，最在意的是自己能否勝任扮演指定的角色？

由於我在圈子裡配合性良好，從不遲到、不議價、不訴苦，與人和諧，又重承諾，

因此，通告源源而來，每次總抱著感恩的心，謝謝大家給我演出機會，使我樂活在高齡熟年裡。

為了走更長更遠的路，我毅然決然投入某劇場演員訓練班，再沉潛琢磨演技。聽說五十歲以上的學員已經絕跡了，莫非七十歲的我可創金氏紀錄？呵呵呵，豈不證明我的心是年輕的？

不錯，我的心不僅年輕，連帶身體都是個「健康寶寶」呢！

因為，常人說道：健康的身體是百業之首要。此時此刻，我想確認自己的健康狀況，是否有能耐持續往前再走下去？

於是，我做全身健檢，已證實我身體各部位都無恙，這和家人開了九年有機店吃純淨健康無毒飲食有關吧！

也許我是個幸運老人，這三年拍過的作品，暫以廣告比戲劇多。接廣告是藝人夢寐以求的願望，因為價碼優渥、不佔時間、臺詞短少。但那可要經歷百中選一、過五關斬六將的。

通常廣告為訴求產品功能，列所需各年齡層之男女老少，除非內定特聘有知名度者

代言之外，否則都透過第一關卡經紀公司推薦甄選。有兩種方式，一是挑照片篩選，一是當面試鏡。而挑照的都不是片中擔綱挑樑的核心人物。另外接受試鏡的，則來自各方，人才濟濟，競爭激烈，遴選率低。

掌試鏡者，職稱叫「演員管理」，是執行面試的第二關卡。初步程序是自我介紹，只要將姓名、身高、體重、嗜好等簡單告知就可以，為的是聽聽口條如何？再來要求前後左右轉身，為的是擷取各種美的角度。最後才依腳本指令試演，為的是鑑賞表情與動作，一次又一次重演，從頭到尾都用照相機跟拍存檔，以便轉呈第三關卡製作單位再審核。

之後，第四關卡就是導演，經過一番精挑細選，審慎核訂三至四位人選，「提案」給第五關卡的廠商做最後裁決。

我試鏡百次以上，成敗參半，都以平常心坦然接受結果。

從二〇一三年四月才開始拍廣告，剛起步，量極少，但第一年卻有件事記憶猶新，那是參與福山雅治來臺拍日本觀光局廣告，親眼目睹紅星的風采，見他稍跨出門檻一步，就多名隨扈湧上，在無風無雨也無陽光照之下，迅速地為他撐傘同行，令我見識到了藝人登峰造極的盛況，莫不望洋興嘆！

第二年，拍汽車公益廣告時，欣逢某臺主播同片演出，又曾拍健康補充品與藝人廖峻一對一合作，對他們高知名度人物卻富親和力，讓我免於拘束，從容演出，非常敬仰，開心愉快！

此外，拍過手機、航空公司、火鍋料、速食漢堡等廣告時，都因拍片機緣，結識幾位年輕演員，他們呼喚我孫大哥、孫大哥的，宛如自家親人，使我在這圈子不再孤獨，變得更有朝氣、活力！

尤其，拍一外銷老人商品時，邀來不少老而彌堅的銀髮族，三十幾位，除了我，這些大哥大姊們的演藝資歷十五、二十年以上者，比比皆是。其中赫然發現大我兩歲，又素有廣告達人之稱的譚慶普也在行列，增色不少。可能諸位先進演技精湛，沒有NG，兩次就OK，使我這後學者現場撿到活教材，免再繳補習費。

第三年，共拍了三十四支廣告，量成長了，質也提昇。托知名品牌之福，由於頻頻在媒體播放，因而我也隨之曝光。同時，接案拍片的關係，也增加了前所未有的見識與經驗。

譬如首次受聘一人擔綱產品代言，推薦某痠痛藥膏，需詳述介紹兩分鐘，臺詞之多，不能差錯，因此事前做足了功課。

另外，雖是一種外用敷藥，非內服藥品，但為求慎重，經人指點，得先看公家認證文件，還要簽署切結書，要求廠商保證絕無不實或副作用，否則願負法律責任，放棄抗辯。為不再重演阿基師下跪道歉的場面！

其次，接受臺灣環境資訊協會邀請，以我為主角扮演〈阿爸的童年〉，這是環保公益廣告，意義非凡，我樂觀其成，所以不計路程，跟隨深入新北市坪林，跋山涉水的，終於見到如詩如畫的世外桃源，簡直人間仙境！正心服有誰能知道來這取景時，才知道導演就是國家地理頻道來的，難怪專業！

除了廣告影片，這兩年來也拍了三支MV。

第一支是香港某知名男歌星的，可惜不在臺灣播映，無從探窺全貌。

但第二支，是某原住民女歌星的，片中我飾演在拍賣場上為了爭奪一拍物而使盡喜怒哀樂情緒的買家，至今我還訝異自己怎麼會有這些豐富的表情呢？

第三支MV則是某樂團的，今年五月才推出，至今已超過一千五百多萬人次點閱。我是飾演其中一成員的老年版，不少粉絲好奇的問，是他爸爸出來嗎？還是歌手自己梳粧的化身？

歌手之盛名太聳動了，像我這樣白髮蒼蒼、默默無籍的老人，竟然也沾到他們的光彩，而且似有水漲船高之勢。因為，每到商店或者公共場所被撞見，總難免受邀合照或簽名留念，這是我始料所不及的，大家的熱情真是讓我受寵若驚！

由於一起拍攝MV，有幸近距離與巨星交談，感受他們那股親和、融洽、沒有架子的魅力，這種素養非一朝一夕的修鍊。尤其深受海內外成千上萬歌迷的簇擁愛戴，除了歌唱與創作俱足實力之外，那長年不衰的人氣，必是生生世世與人結好緣而來的善果！

以上是我演藝三年的點點滴滴，將視之為人生好戲的彩排場，現在想正式揭開序幕，戲演熟年七十，不求賣座，只為一瓢飲快樂之泉，見證高齡另有一片天外天！

* 評審評語

老人，能做演員嗎？也許能，但在常人想來，那，只算是甘草之類的搭配吧？

只是，如果戲劇是人生，人生中既有老人，戲劇中就該也有老人才對呀！而且，從民國三十五年到一〇五年，也就是「日本治」和「華人治」的兩時代，人民的壽命已大增一倍有餘（從三十九歲到八十歲），這樣的長壽傾向，在世界也是領先的！

滿街都是活蹦亂跳的老人，出個七十歲的演員也是應該的呀！

回想一番，相較之下，全世界的「兒童演員」在戰前戰後，相差大概有十倍之多。相信在未来，「老星」大概也會增加十倍。童星可擔大綱是因兒童啟智較前人早，老星如果增加，是因現代人普遍長壽。

「老星」來演什麼呢？演「老年熟齡」種種哀愁、喜悅以及與人往還的生活面貌。

期待這種精彩又務實的老人生活的文章，能源源不絕地釋放出來。（張曉風）

得獎感言

得獎是意外，寫作非偶然。憶去年首次幸獲臺灣文學營散文獎時，就期許再接再厲，不得重蹈五十年前，披露《本省籍作家作品選集》之後幾乎消聲，因為，時光不再，把握當下！

感謝諸位評審給我這份榮耀，拙作已謹守徵文宗旨，書寫高齡入行演藝心路歷程，忠實陳述所見所聞，祈能拋磚引玉，帶給長青朋友們同樂，為我最大宿願！

黃金組

佳作

陳雲和

民國三十五年生於南臺灣農村。筆名阡陌。喜好寫作、攝影、旅行。透過相機小小的視窗，看見真實的世界，捕捉到內心的風景。結合攝影和文字，記錄旅途中的點滴，分享給有緣人。著有《今天，很快樂》、《跨界行旅：攝掠南疆、尼泊爾》、《牽手，遊於藝：探訪歐洲藝術寶庫》、《走讀一座城市：歐陸人文風采之旅》等。



攝掠西門町

「趕快，前面有位辣妹！」我手握相機，轉頭大聲提醒在後方東張西望的丈夫迅速跟上來。

他快步奔來，喀嚓、喀嚓……快門聲連串響起。「哈，拍到了！」

步入耳順之年，我倆開始迷上攝影，自此生命又開啟一扇門，透過小小的觀景窗，探索更寬廣的城市風景。

這一天我們各自背著相機，穿梭在人潮川流的西門町徒步區，宛如叢林裡的獵人，眼觀四面耳聽八方，搜尋「獵物」。

從捷運六號出口出來，真善美戲院的巨大電影看板，高高掛在樓頂前面，下方柱子

和牆上，張貼著魅惑迷人的內衣模特兒廣告，走廊上有一、兩位衣衫襤褸的老人靠牆間坐，和青春嬌媚的模特兒形成有趣的對比。青春與老去，生命是如此流轉不停息啊！我舉起相機，喀嚓、喀嚓。

越過成都路，往紅樓走去，紅磚造的八角樓依然優雅挺立，這裡蘊藏著我倆為電影痴狂的青春年華。當年我們以低廉的票價，欣賞二輪西洋影片，影片中的浪漫故事，滋養著初發芽的愛情幼苗，也開啟了對西方文化的探索。

我們循著紅樓左繞右行，尋覓舊時蹤跡，偶爾四目交接，會心一笑，咀嚼著只有靈犀相知的往日時光。

百年紅樓像個變形金鋼，唯一不變的是，扮演著反映文化風潮的風向球。如今紅樓不再放映電影，旁邊的十字樓裡進駐十多家各具特色的商店，樓前的廣場則成了假日創意商攤；這裡儼然是偶像簽唱會聖地、藝文展演舞臺、同志遊行集合點，更是國外觀光客的聚散地。紅樓找回了往日的繁華記憶，更展現出多元藝術的相融並蓄。紅樓復活了，牽引著西門町也重生了。

位在中華路上的「鴨肉扁」，曾經是大學時期的五星級美食。那位圓頭胖肚的掌杓

老闆，正埋頭在砧板上料理鴨隻，油滋滋的大盆子裡躺著幾隻煮熟的肥鴨，滴滴湯汁猶自緩緩滑落，煮鍋上方煙蒸霧騰地飄出陣陣鮮甜鴨肉香，引得我倆猛吞口水。

「卡晚再來呷！」老闆招呼道，兩人相視莞爾，待會拍攝完畢，要來這裡品嚐古早味。我大四那年臨將畢業前的一個週末，從紅樓出來，他特意繞道來「鴨肉扁」，點了一碗湯麵，坐在牆角小桌上，你一口我一匙地細細品嚐，那清甜的湯汁流淌在五臟六腑間，滋潤了長期處於貧瘠狀態的腸胃。

捷運站前人潮愈來愈多，六號出口好似個巨型機械，不斷吞吐出人羣，男女老少，樸素平凡或前衛光鮮，一波接一波，不時有一、兩個讓人驚喜的特異妝扮，當然是我們不會放過的西門風景。

「快，那位紅髮酷哥又出現了！」丈夫提醒我。兩人奮力穿過人羣急奔前去，忽前忽後地，無奈人潮擁擠，不是被碰撞就是距離抓不準，一路懊惱著老是拍不到滿意的圖像。酷哥快步向前行，我們亦步亦趨，深怕又跟丟了，正追得氣喘吁吁，終於他在巷口一家店前停下腳步，轉過身露齒一笑，哇，從頭到腳一身行頭，真是酷斃了！喀嚓、喀嚓，挑染的寶石紅新潮髮型、白鐵大耳環、黑色牛仔上裝釘滿鉚釘、披掛著白鐵鍊條、黑色牛仔緊身褲、足蹬牛仔馬靴，一聲不吭，卻大方地擺出各種超酷姿勢，任由我們拍攝，兩位女孩出來打招呼，赫！原來紅髮酷哥是這家創意髮廊的活動廣告。

沿著武昌街遊走，兩旁各式各樣的流行飾品氾濫到店門口，「老天祿滷味」前總是排了一條長龍，有本地的老顧客，更多的是慕「味」而來的觀光客，對著廚櫃裡的雞翅、豆乾指指點點，迫不及待等著大快朵頤。

「嘿，前面有位辣媽！」我扯了扯丈夫衣角，輕聲說道。

像偵探般兩人尾隨在後，一路跟拍，小心翼翼地保持安全距離，深怕被發現招來白眼。目標從頭到腳一身豔紅，紅色寬邊草帽、玫瑰紅鑲滿亮片的削肩上衣、貼身迷你紅短褲、紅色絲襪加上橘紅高跟鞋。或許是鞋跟過高，使得她步履稍顯蹣跚，緩緩瀏覽沿途商店，來到一家鞋店前觀望一陣後進入店裡，拿起一隻鞋子仔細打量，我們悄悄跟進去，試圖拍攝她的側影，一窺廬山真面目，調好焦距和光線，右手食指輕輕貼在快門上，正屏息以待，不料，她猛然一個轉身，哇，濃妝豔抹的粉底下，竟是個粗眉大眼厚嘴唇，粗糙的脖子上，錐角般的喉結兀兀然突出。「她」微微一笑，讓我們大大鬆了一口氣。好個妖嬈的男性身影！

折入昆明街九十六巷進去，這條叫「美國街」的巷弄裡賣的是美國流行服飾商品，時間還早，只有三、兩家店安靜地開著。這裡吸引我們的是兩旁牆壁上各式各樣的塗鴉，隔一段時間便出現新的圖案，這些前衛又充滿超現實風格的創作，處處令人驚豔，喀嚓、喀嚓，拍它千遍也不厭倦。

轉回成都路，再度轉入紅樓，陽光亮閃閃，光和影玩起躲貓貓遊戲，對映出虛虛實實的強烈對比。捕捉到幾張滿意的圖像，心滿意足地結束大半天的攝掠活動，往「鴨肉扁」緩緩行去。

西門町，曾經豐富我倆的青春年華，相隔近半個世紀後，再續前緣，沉醉在攝掠她的風貌中。

* 評審評語

這對夫妻的幸福，不是普通的幸福。相信很多夫妻都很羨慕這樣的幸福。

——步入耳順之年，我倆開始迷上攝影，自此生命又開啟一扇門，透過小小的觀景窗，探索更寬廣的城市風景。——

在黃金組散文的人物裡，這對以第一人稱敘述的夫妻最年輕，也最有創意。耳順之年，他們選擇走入青春男女的「聖堂」西門町，追逐奇裝異服、時髦人物，回憶半個世紀前的情意。那一聲又一聲的「喀嚓、喀嚓」，不止是活潑的生命律動，更是一種初老的幸福節奏，的確讓人羨慕不已。（季季）

得獎感言

跟 西門町的緣份有點奇特，大學時期和男友是紅樓戲院的常客，婚後也不時會抽空來電影街欣賞好影片。

臨近耳順之年，跟隨李坤山老師學習攝影，西門町是例行的外拍景點，每年總要拜訪好幾回。十多年下來，迷上了這個既前衛又古老的獨特區域。

細細寫下這份深厚情緣，意外得獎，更添歡喜。
人生七十，風光無限。

黃金組

佳作

黃獻榮

一九五一年出生於臺北艋舺，成功大學歷史系畢業，臺灣大學法學碩士。
曾任致理技術學院講師，中華電信公司副管理師。著有詩集《微草吟》、《蹇驢嘶》、《拾穗集》。



桐花情

花開花謝，潮起潮落。經歷一場猝然的病變，不經意間感覺好像人生暮年提早來報到。曾經渴望命運是無災無難和多采多姿，於今始發現，人生最美妙的風景，竟然是與死神拔河過後所重見的山川草木和鳥獸蟲魚。

復健一小步，人生一大步

陽春五月，綠野山巒的桐花再度綻放了，隨風揚起的桐花像陽春飛雪飄落，社區通往山上的石階小徑，被落英繽紛的桐花鋪成恍若皚皚白雪的路徑。

妻扶著略帶佝僂而舉止僵硬的我，亦步亦趨，一步一腳印拾級而上。但我的動作遲緩又費勁，全身筋骨好像被鎖住，每踏出一步，舉步維艱，左側癱瘓的肢體被右側肢體拖著走，身體像不倒翁傾斜，身邊的她總是不厭其煩叮嚀：「腳抬高，重心向前，站穩後再向前移，對了，就這樣，慢慢來。」一群兒童從我們身旁擦身而過，嘴裡哼唱著童謠：「桐花開，桐花飛，滿地桐花作雪堆；桐花謝，桐花落，一年好景莫錯過。」兒童腳步輕盈蹦跳，更相對顯得我舉步維艱又遲鈍，漫漫長路不知終點在哪裡？

「這是你目前復健的一小步，卻是你以後人生的一大步，不要放棄自己。你要慶幸至少還有我陪伴你走這趟艱辛的路程，今天我們不是已經走出戶外了嗎？」是的，今天我能用破足蹇驢的肢障出來透氣，呼吸這山嵐清新空氣，看到這桐花美景，我該感恩知足了，回想那一場噩夢，那一場猝然發生的腦幹溢血，我曾在加護病房的死蔭幽谷裡掙扎徘徊，剛從病房被抬出來時，軟綿綿的身軀像一團發酵過的麵粉糰，連坐在輪椅上都會身不由己滑落在地上。多少人從此就癱瘓了，今天能由妻子陪伴走出來，上帝沒有遺棄我。

曾經是一個鍾愛遊山玩水，山巔水涯留下歡樂雪泥鴻爪的身影，親近大自然的尋幽

訪勝者，人生樂趣是驅車載著妻子，像神鵬俠侶那樣，每到山明水秀的勝景所在，就端出隨身攜帶供應齊全的炊爐和茶具，與妻品茗坐看山水，風起的日子就笑看落花，夕照的時分就欣賞晚霞；卻因一場猝然而來的腦中風在旦夕之間摧折了飛翔的羽翼。

「我們回家吧，我恐怕走不到山上那座涼亭。」汗水濡濕了我衣衫，我作了一個深呼吸後，似乎很疲憊地說了這句話。

「累了就休息一下，隨地而坐也沒關係，加油，我們再撐個十分鐘就可以到達那座涼亭了。」妻雙手不停地輕捶又按壓我大腿，似乎想減輕或舒緩我僵直酸痛的腿部。一位登山客途經我們身旁，說道：「阿伯，您好棒噢，可以出來看看這桐花，我爸爸也是中風，但是他卻只能坐輪椅待在家裡，無法外出。」

似乎耗費九牛二虎的力氣，妻扶著我終於走到了那座涼亭，從攜帶的水壺倒出一杯茶，放在涼亭石桌上。山間一陣清風襲來，樹葉沙沙有聲，桐花紛紛飄落；驀然，一朵玉潔冰清的桐花，像穿著雪紗的少女，以婀娜多姿的舞步飄進那杯金黃色的茶湯中；我不忍將這朵桐花從茶湯拈棄，讓那桐花飄浮在茶湯中，我品嚐了一杯渾然天成的「桐花茶」，心海激盪著感恩漣漪對妻說：「辛苦您了，這杯桐花茶讓我喝起來特別甘甜。」

天意憐幽草，人間重晚晴

涼亭視野開闊，極目四眺，遠處的崇山峻嶺，近處的茂林修竹，流向天際的蜿蜒溪流，盡在眼前一覽無遺，令人馳目觀賞，舒暢胸懷。時值仲夏下午的落日餘暉，一場驟雨急停後，將近樹遠山沖洗得更清新翠綠，又發覺路徑沾著雨珠的小草更顯得蒼翠欲滴，陽光乍現，雨後新晴的天空，小鳥輕盈掠過。這對一個曾經徘徊逡巡於死亡幽谷的我，又重見陽光明朗照射大地，油然而升起「天意憐幽草，人間重晚晴。」的感受。老天有意憐愛那生長在幽暗處的小草，讓它沐浴陽光，我們活在人世間，更應珍惜傍晚落日餘暉的晚年；幽草自有天意憐愛，何須與萬紫千紅爭奇鬥艷呢？傍晚的新晴彩霞，正是夕陽餘暉最美的時刻，用賞心悅目心情來看待夕照，就會發現每天的夕陽也會有變化，何必要有「夕陽無限好，只是近黃昏」的惆悵呢？人生就是花開花謝，潮起潮落，接下來，在夕陽餘暉中能走多遠，就取決於自己的體力和心態。原來此心若放得圓滿，天下自無缺憾之世界；此心常放得寬平，天下自無險測之人情；換個心情看待，心胸可以更寬廣，心情可以更圓滿。

一對年輕夫婦帶著兩個稚童出外踏青，兒童蹦跳的嘻笑聲和家長吆喝逗樂聲，伴隨他們歡樂的身影，構成一幅親子歡愉圖像。

我對妻說：「曾幾何時，咱們也像那對夫妻一樣，帶著小孩出來遊山玩水享受親子同樂，今兒個孩子們一個一個成家了，像雛鳥羽翼豐滿了就飛出去另築新巢，現在偌大的房子空蕩蕩只剩咱們兩位老人家相看，雖說是清靜，不過有時倒覺得寂寥冷清；現在的心情就像六十年代大街小巷唱遍的那首老歌，往事只能回味。」

「咱們三個女兒都有歸宿，這不是你心願了嗎？」妻在一旁調侃我，說：「老么婚禮上，你不是說你已揮出三壘安打，壘上三個打者都奔回本壘得分嗎？還記得你在么女婚宴那一場的主婚人致詞所說的那段話嗎？『女兒是老爸前世的情人，今天我的前世情人與她的今世情人結為眷屬，作為老爸的我，心裡不免感到一分嫉妒，兩分不捨，和七分歡喜；嫉妒的是，有人從我手中奪走我的摯愛，不捨的是，我對女兒有戀戀不捨的繫念，歡喜的是，女兒有了所愛的歸宿。』女兒個個成家，你這個女生宿舍的舍監應該感到教養有成的欣慰才是，怎麼你也傷感起來了？」

與其說我在傷感，倒不如說不經眼間忽然感覺暮年似乎來到，未覺池邊春草夢，階前梧葉已秋聲。也許我還在回味著曾經擁有的歲月光環，但光環退去後，任誰都是柴米油鹽的一介布衣。我說：「妳也不必笑我多愁善感了，女兒出嫁時，新郎來迎娶，女兒拜別父母時，妳眼眶所含的淚水不也滴落在新娘的嫁紗嗎？」

聖經詩篇上說到，「我們一生的年日是七十歲，若是強壯可到八十歲，但其中所矜誇的不過是勞苦愁煩，轉眼成空，我們便如飛而去。」（詩篇第九〇篇）「從聖經的觀點來看，兒女是上帝交給我們託管的產業，我們對兒女只有託管權，託管的時限到了，我們也該還給上帝了。」篤信基督的妻，冒出這段不禁讓我茅塞為之頓開的話。是的，我對兒女縱有不捨，畢竟也無法長相左右，還是設法為自己的生涯好好規劃吧！老要有老的風骨和優雅，春華雖美，秋實亦有風采。

但願人長久，千里共嬋娟

涼亭旁一處平坦開闊的空地，一位白髯老翁正在作伸展體操，綿長雪白的落腮鬚鬚在風中飄曳，舉手投足之間看出身體尚硬朗。妻以生澀臺語說：「阿公，你身體真勇健，

腳手足伶俐哦！你今邁幾歲？」「今年八十一啦！這塊山頭我按細漢就燙駕咖走透透（臺語）……」涼亭內憑欄而坐的一位阿嬤對這位白髯老翁說：「頭仔，卡緊行啦，麥擺歇暍開講膨風啦！」於是拉著老翁的手，又繼續他們的路程，我才意識到原來這是一對老夫妻。望他們離去的背影，我對妻說：「若干年後，我們不知是否能像這對老阿公阿嬤攜手出來踏青？但願那時我還能『執子之手，與子偕老』，與妳出來看看這外頭的繁花世界！人老了，若視野茫茫，聽力失聰，行動又需要人扶持，這只不過是在苟延殘喘而已，我們還是要多珍惜保健這一身的臭皮囊。」

妻有感而發對我說：「我們這種年紀若有『五老』相伴——老伴、老屋、老本、老友、老身長相隨，也可以含笑九泉了。你曾在死陰幽谷徘徊過，幸有我這位老伴服侍你至今，又有舒適的老屋容身，政府也給了你衣食無憂的養老棒，你老本不虞匱乏，三不五時也有老友找你泡茶聊天，四老不缺，再來就是你自己要珍惜你的老身了！」

我可以體會妻道出這番話的心境，想當初我中風住院，與死神拔河時，她不離不棄守在我病榻旁患難與共，經歷過死生契闊的心路歷程，因而要我特別珍惜這老身。她那句話至今仍縈繞我耳際：「你若真的因此就走了，這個家頂多像一片烏雲飄過天際，若

癱瘓臥床不起，從此我無異在愁雲慘霧的陰霾中，過暗無天日生活。」聽到這話，我心裡在吶喊：「我不要倒下，我絕對要站立起來，我生命的續航不能擱淺在床上，只要一息尚存，我就要永無止境的復健。我不要因我而拖累了家人。」想起我與妻結婚半世紀，後半生仰賴他無怨無悔照顧我這重殘病患，我怎能糟蹋自己而不努力復健呢？

五老當中，老伴的患難扶持與憂患與共是人間最珍貴的牽手情。「問世間情是何物，直叫人生死相許」的境界太高了。人之常情，兩人相守時，穿華麗衣服、吃豐盛食物，過養尊處優的生活，要濃情蜜意廝守在一起，當然會樂此不疲，然而苦難來臨時能不離不棄相守，這種患難的承擔，即使「鴻案相莊」亦難以甘之如飴。

暮靄來臨前，妻攙扶我戰戰兢兢走下山，回頭看看剛才走過的山徑，暮靄沉沉中，山徑已隱沒於青綠色煙嵐。頓覺天道雖無常，但人生走過的喜怒哀樂，回首看待，不也恍如隱入曾經走過的雪泥鴻爪，那暮色中的山景，不就是人生寫照。原來人生的顛沛困頓與自然界的風雨陰晴一樣，人間萬事的興衰起伏，與花開花落、日月升沉一樣，也只不過是天象變化的一部份。

我不知這種「參透」是否就是看破紅塵？是否能不以物喜，不以己悲！我只知道

脂紅粉只能點綴青春，卻不能掩飾歲月留下的痕跡。人生劇本需要有個優質的生涯規劃，當下我不離不棄的老伴相隨，有憑仗生涯不用愁的養老俸供我作老本，有遮風避雨的老屋讓我酣然入夢，曾受病魔摧殘過的老身於今尚健在，眼前我「吃得下、睡得著、笑得開」，此刻我已感受我在紅塵世界已非常幸福美滿。

路燈亮起，我們回到了社區中庭，路燈將我們映照在地上的身影拉長，像一對連體嬰綢繆在一起。一路上我心裡不斷湧唱著〈牽手〉這首歌：「因為誓言不敢聽，因為承諾不敢信，所以放心著你的沉默，去說服明天的命運，沒有風雨躲得過，沒有坎坷不必走，所以安心地牽妳的手，不去想該不該回頭。」一陣風吹來，落英繽紛的桐花落在衣襟上，我不忍將之委棄，春天快要過去了，就讓我撿拾一些桐花的碎瓣伴我度過這春天的時光吧。

* 評審評語

這情是老夫老妻之情，展現在綠野山巒的桐花再度綻放、且隨風揚起並飄落的石階小徑上。

全篇寫老妻陪中風的老夫，從上山到下山的過程，敘事、寫景、抒情兼而有之，結構完整，語言流暢，為一篇佳作。

在艱難行進過程中，有一值得注意的地方，那就是「一群兒童」「擦身而過」，「一位登山客途經我們身旁」，「一對年輕夫婦帶著兩個稚童……」，「一位白髮老翁……一位阿嬤……」的安排，使得這篇作品有了相當全面的對照，輻射出人生的多面樣態。

比較可惜的是古典詩文的引用，且說理過多，反而減低了生動的勵志性。（李瑞騰）

得獎感言

歷經一場猝然的病變，更體會生命的美好和可貴，人生的興衰起伏在心境的轉折和一念之間的執著；感謝妻子一路走來不離不棄、無怨無悔的相挺，也感謝周遭親朋好友的鼓勵相勉，讓我體悟生命只要一息尚存，人間無處不温情，世界處處有陽光。

得獎是鼓勵也是肯定，對曾經逡巡死亡幽谷的我，更珍惜這份榮譽。一路走來，壓傷的蘆葦不會被折斷，將殘的燈火不會被吹滅，乃緣於堅韌生命的淬礪奮發。感謝評審的青睞，讓我藉此點亮生命的火光。

黃金組

佳作

夏婉雲

淡江中文系博士。現任輔大、明道等校兼任助理教授、中華民國兒童文學學會常務監事。曾任國中小教師、主任共三十年、語文科輔導團團員及耕莘寫作會秘書、耕莘基金會董事。

專長：教、寫、研究兒童文學、散文、新詩，童話作品入選國小國語翰林版教本。

著作有：《用想像力玩作文》、文字詩集《坐在雲端的鵝》、兒童文學創作十四本。



正在掉落的桐花

——與父親同遊土城公園

桐花沿著山稜踏青

無數小腳印踩白了山頭

巴士中

我扶出九十歲父親 與其他老人們

加入輪椅隊伍

魚貫地 推進花白的世界

雪的盛會裡

推過來中風的 推過去插鼻胃管的

流口水的 低頭的

像野百合雜生 一枝枝垂頭在路旁

山坡上站著兩棵紫葉槭

冷眼望著 暮春中有煙霧迷茫

是上天快開完的一場急行雪嗎？

父親以前是急行軍

此時不講話 扭著身 皺著臉

他望向天

上天也無言

一個遊園小孩嬉哈哈

跑進我們視線

側著臉 好奇看
父親彎身 伸手
摸了一下娃 像摸到我的童年
又撿起快溶入腿上的桐花
細細把玩
花心紅泣血 黃蕊染淡幽

這是上帝也一眼看不完的雪花宴
偶有一朵
自樹巔旋轉而下 落地似乎嗒一聲
不知父親聽到什麼聲音
他側耳
像正在傾聽
滿地凋萎的急行軍

我推著父親
與一群輪椅們 離開雪的盛會
只見桐花越過山稜踏過暮春
小小腳印急行前來
踩白了輪椅隊伍
一尊尊老人
宛如山頭的歲月

* 評審評語

入圍作品有二首詩，僅五分之一；其中以這一首最讓我動容。

詩寫與（以輪椅代步的）父親「同遊土城公園」，看來像是來參加一場為病殘長者舉辦的活動：

推過來中風的 推過去插鼻胃管的
流口水的 低頭的

讓人觸目驚心的「一群輪椅們」，詩人以白為主色鋪成的「花白的世界」，更是讓人不忍直視，掉落的桐花、急行之雪和迷茫的煙霧，全都是是喻依，喻體即這些病殘長者，而旨意呢？那就是「凋萎」，「一尊尊老人／宛如山頭的歲月」。

「父親以前是急行軍」，戎馬倥傯，軍容應該盛大；而現在，在這場「雪的盛會」中，他在輪椅上，無言，望天，而「上天也無言」。（李瑞騰）

得獎感言

多 次拜訪公館空軍「芳蘭山」單身退員宿舍，破舊的老房、老兵，他們像野百合，恣意生長，軍中無法眷管，只有靠志工。把桐花和坐輪椅的人們連結在一起，是傷感的。

父親的同袍目前皆已凋零，像「滿地凋萎的桐花」，這些當年剿戰的急行軍如花心的泣血、黃蕊的淡幽。

而臺灣急速變老人社會，坐輪椅的人越來越多，這是我的擔憂。

以文學記錄繽紛、深刻的生命線

時間：一〇五年九月二十五日下午二時

地點：新北市政府文化局大會議室

記錄整理：李偉涵

本屆黃金組共收稿六十件，由初審委員田新彬、高自芬、羊憶玫等三位選出十五篇進入決審。決審委員為張曉風、季季、李瑞騰，互推李瑞騰為召集人，投票前，決審委員先行發表整體觀感。

整體觀感與評審標準

張曉風：我是第一次評黃金組的獎項，不論是題材還是體裁都頗為多元，並深刻地將臺灣老人的生活、人生詮釋出來。透過這個獎項，可以讓其它華文地區的同齡讀者來認識臺灣老人的心境與態度，極具意義。

季季：黃金組的參賽條件是六十五歲以上，鼓勵老人將自己的生命以文學詮釋。人邁入老年以後不免有病痛與憂鬱，如何跳脫這層窠臼，在作品中呈現老年生活的不同面向，並帶出正面能量，是我較為著重的部分。

李瑞騰：現代社會已面臨高齡化、少子化的困境，長照福利的課題已是全民不得不面對的問題，而這部分的思考可以從本次黃金組的作品中看到，頗具意義。透過文學探討此議題的最大作用是，可以具體、生動、自然地帶出這些年長者的心境與人生經驗，避免教條式的呈現，讓這些用生命刻畫的作品彌足珍貴。

經評審討論，第一輪投票不分名次，個人各圈選六篇，結果為：

三票：〈清明〉

兩票：〈桐花情〉、〈攝掠西門町〉、〈初老〉、〈妳的媽媽也不在了嗎？〉、〈彩排七十〉、〈夏蟬〉

一票：〈最初的戰役〉、〈你在哪上班？哦！我在臺大……〉、〈正在掉落的桐花〉

召集人李瑞騰議決，兩票以上者皆可入圍第二輪投票；一票者則由三位評審共同討論，是否入圍第二輪投票。

一票的討論

〈最初的戰役〉

季季：本篇寫的是老人在打桌球的經驗。整體來說寫得流暢，然而結尾有些累贅。這篇頗為正向，因此我表示肯定。

張曉風：本文文字太過矯飾，希望可以更平實地敘述。

李瑞騰：我也認為最後一段收尾不佳。

季季：好的，那本篇我可以放棄。

〈你在哪上班？哦！我在臺大……〉

張曉風：本文作者已經從前一個人生的職場退休了，但為了生活仍必須踏入第二個職場，而第二個職場的職位自然不比前一個，因此產生了一些獨特的心境，作者平實地將這段心境描述出來，頗為特別，我希望這篇可以進入第二次投票。

李瑞騰：我認為題材不錯，但整體的義涵仍不夠深刻。

季季：這篇的題目及內容皆較為普遍，所以不在我的六篇之內。

〈正在掉落的桐花〉

李瑞騰：這次入圍作品很少有詩，這篇是我覺得寫得不錯的詩作，語言的呈現有一股詩味，代表作者是懂詩的。而上了年紀的子女推著行動不便的父親，畫面相當深刻而心酸。

張曉風：這首詩寫出了現在社會常見的現象，老人服侍老人，很辛苦。

李瑞騰：這位老父親應該有一段輝煌的生命歷程，可能是一名軍官，而作者用一種急促感寫出了如今老父親的處境與輝煌過去的對比，以及此刻與當下自然情景的對照，三者的連結很緊密。讓我印象深刻的一句是「與一群輪椅們」，相當精準地寫出了高齡化社會的困境。

兩票以上的討論

〈桐花情〉

李瑞騰：這篇作品相當完整，首尾連貫，流動自然，將中風復健的過程經驗寫得十分貼切，而妻子的陪伴與激勵也令人感動。桐花的象徵意義也抓得很好。

季季：雖是書寫老、病，但充滿正面能量，且可以感受到生命的意志力，值得我們學習。雖然有一部分說理太多，但平淡中有感人的情分，因此我仍是肯定它的。

張曉風：我同意兩位老師的看法，不過我讀這篇時有一個疑慮，這篇的情節是否太過美好了？是否有虛構的可能？

季季：這部分我們無從查證，只能就作品本身來評論。

〈攝掠西門町〉

李瑞騰：這篇作品很簡單，敘述的空間不大，但很集中地述說一件完整的事，也就是一對已逾耳順之年的夫妻一起玩攝影、拍辣妹，是一個很有趣的經驗。我個人滿喜歡這篇的。

季季：這是本次入圍作品中正面能量最強的一篇。非常佩服這對老夫妻，有這樣的能量跑到這些年輕而喧囂的地方來玩攝影，這段經驗讓本作的體裁得以突出。而整體文字的结构搭配得也不錯，在我的評分中，本篇分數頗高。

張曉風：我同意，不過我沒有選它，是因為作者有點太過強調「自己不是老人」的感覺。

〈初老〉

李瑞騰：這篇以自己的經驗書寫初老的心情，具有一種很奇特的幽默感，並從中帶

出灑脫的人生態度，令人印象深刻。

張曉風：我同意，本篇寫得很順暢，美中不足的地方就是有一點說教。

季季：我之所以沒有選上這篇，是因為它的敘述有些瑣碎，有點老生常談。

〈妳的媽媽也不在了嗎？〉

張曉風：這篇的題目很好，一般寫失智都是寫父母，但本篇是寫自己姊妹的失智。寫姊妹的失智讓人感到更苦痛的是，不禁也會想自己將來是不是也會落入這樣的境遇？因為太貼身了，所以痛得更刻骨。本篇雖然寫出了無奈，但也有幽默感帶入，所以我覺得不錯。

季季：這篇以姊妹的失智為體裁確實特別，文字、對白都很簡潔，且帶有懸疑的布局，到第三段才揭露彼此的身分，並回溯其他角色的狀況，很用心的手法。

李瑞騰：這篇是我心目中的第七篇。妹妹照顧失智的姊姊，然後被姊姊反問了一句「妳的媽媽也不在了嗎？」聽得相當心酸。不過透過姊妹之間的情誼與記憶拉出去的東西其實可以更豐厚一點，是美中不足的地方。但就獨立、完整的散文而言，這篇不錯。

〈彩排七十〉

季季：這篇的體裁特殊，令人印象深刻。到了人生的黃金階段仍有機會成為廣告演員，十分特別的經驗。且在寫作方面簡潔分明，具備布局的層次，文筆幽默，平淡中有其深遠餘味，可讀性也相當高。

張曉風：本文可以看到作者的人生底蘊，字裡行間也可以讀到他的人文底子，態度上有其自尊，但也保有謙虛的態度，兩者搭配得恰恰好。可見一個人的歷練、讀過的書，都會在一生中留下印記。

李瑞騰：我是覺得中間兩段寫得不夠好，三年的演藝人生過於流水帳。另外寫作、閱讀、演藝之間的連結抓得不够緊密，如果寫入的素材能夠再篩選一下，就不會顯得太雜駁。

〈清明〉

李瑞騰：我個人滿喜歡這篇作品的。透過媳婦照顧失智婆婆的經驗，呈現出女性肉

體的變化，更進而設想起自己將來的衰老樣貌並產生自覺，加深感同身受的力道。青春流逝的心情描摹寫得相當刻骨銘心，夫妻間的情誼也想得相當深刻，而深刻是我本次評分的標準。

張曉風：一般女性不太敢描繪自己的身體，但本篇作者相當坦白，刻劃入微。讓我印象深刻的是作者的丈夫態度也相當好，給予作者很大的力量。

季季：雖然體裁普遍，但作者的寫作手法不錯，將女性身體的變化細膩帶出，家人感情也相當真摯，其中作者更用清明的節氣來比喻自己六十歲的年紀，這層象徵頗有巧思。

張曉風：很少文學作品會特意書寫糞便，不容易寫好。

李瑞騰：除了扣住清明的節氣之外，也會發現文中很多下雨的場景，並用雨聲貫穿全文脈絡，這樣的表現手法很適合拍電影。

張曉風：大部分的失智人士都會相當兇猛，但這位婆婆很良善，提到清明，仍可回過神來說要祭拜親人，讓本文結尾溫馨，卻也不會濫情。

季季：寫得很節制。

〈夏蟬〉

李瑞騰：這篇頗有意思，作者是教書教了一輩子、如今已退休的小學教師，退休後從鄉下搬到了新北市帶孫女，而這位孫女算是他最後一個學生了，當孫女長大了，有一種人生功德圓滿的滿足感。作品將整段心境的轉折與變化細膩地表達出來，也將外在環境與人之間對應緊密，相當深刻。

張曉風：這位老教師是臺灣教育史的縮影，應該至少八十五歲了。作者也將他年輕的時候、老師在社會的地位寫得十分詳實深入，年紀大的人看起來會很有感覺。

季季：歷史與現實的新舊對照是這篇作品最珍貴的部分，如一九五九年與二〇一五年的教師薪水的對照。而學生情感的回饋也相當真摯，讓教師擁有成就感。不過最後說「寂靜」似乎有點太悲哀了。

最終結果

所有獲票作品討論完畢，淘汰一篇一票者，決審委員針對剩餘九篇作品進行第二輪

計分投票，最高6分，最低1分。結果如下：

〈清明〉15分（張曉風5分，季季4分，李瑞騰6分）

〈夏蟬〉12分（張曉風6分，季季1分，李瑞騰5分）

〈彩排七十〉9分（張曉風4分，季季5分，李瑞騰0分）

〈攝掠西門町〉8分（張曉風0分，季季6分，李瑞騰2分）

〈桐花情〉6分（張曉風0分，季季3分，李瑞騰3分）

〈正在掉落的桐花〉6分（張曉風0分，季季2分，李瑞騰4分）

投票結果由〈清明〉獲得第一名，第二名為〈夏蟬〉，第三名為〈彩排七十〉。

〈攝掠西門町〉、〈桐花情〉、〈正在掉落的桐花〉同列佳作。

舞臺劇本組

吳易綦

國立臺北藝術大學戲劇學系、英國 East 15 Acting School at the University of Essex、Filmmaking 碩士畢業。現為夾腳拖劇團團長，從事編導、影像與劇團工作。著有《自由背包客：臺灣民主景點小旅行》。



紅蘋果

角色設定

現實世界

爸爸

媽媽

小敏

童話世界

皇后
公主
士兵
獵人
王子
冬瓜
黃瓜
香瓜
瓜嫂
魔鏡
衛兵（四名）

第一幕 事情不好了

電視新聞聲傳來。

電視新聞：工人們現在聚集在飯店前等候，截至昨天為止，已有一千三百位工人因

職業傷害罹癌過世。這場跨國官司案，有如小蝦米對抗大鯨魚般……大

家可以看見，美國總公司律師代表已經來到大廳，現場一陣騷動……

電視新聞中抗議聲傳來。

電視新聞：（群眾抗議聲音）工業之毒！毒害全民！拒絕遺忘！堅持到底！

媽媽：（聲音）小敏！睡覺囉！

電視的抗議聲持續著。

燈光漸亮。

下舞臺處，女孩小敏站在電視機前看著新聞。

小敏：媽媽！爸爸在電視裡耶！

電視新聞：（警察的聲音）你們已經違反集會遊行法的規定——非法集會遊行，我現在第一次舉牌警告，請立即解散離開……

電視中的抗議聲一陣激動。

小敏：爸爸！（驚呼）爸爸跌倒了！

媽媽拿著《白雪公主》的故事書，從舞臺側邊進，看到爸爸在電視裡被推擠的樣子。

媽媽：（緊張）啊……

媽媽看著電視裡的爸爸，哽咽。

小敏：爸爸被警察帶走了……

媽媽：小敏，我們先睡覺，爸爸等一下就回來囉！

小敏：可是爸爸……

媽媽：已經十二點了，不能再等爸爸啦……等妳睡著，爸爸就回來囉！

小敏：以前爸爸都會講故事給我聽。

媽媽：媽媽也有講故事啊，媽媽講得不好聽嗎？好啦，我們今天講《白雪公主》好不好？

媽媽拿起《白雪公主》的故事書，在小敏面前晃。

小敏：不要，那個是假的故事……

媽媽：（不理小敏）從前從前有個皇后，她懷孕的時候，看到窗外的白雪，還有玫瑰，

心裡想，「啊！要是我生的是個女孩，真希望她的皮膚像雪一樣白，嘴脣像玫瑰一樣紅，那一定很漂亮。」沒多久，皇后就生下了一個小公主，她的皮膚……

小敏：就跟雪一樣白。

媽媽：嘴脣……

小敏：跟玫瑰一樣紅。

媽媽：可是沒多久，皇后就死了！然後呢，國王娶了另一個皇后，可是……

小敏：（越講越慢）可是這個皇后心地很不好，她有一面魔鏡……媽，我不要聽白

雪……

小敏打哈欠，就快睡著了。

媽媽：皇后常問魔鏡……

雷聲進，燈光轉換。

童話故事中的皇后出現，拿著魔杖，站在舞臺中央。

皇后：魔鏡啊，魔鏡，誰是世界上最美的女人？

一陣沉默。

皇后：魔鏡啊，魔鏡，誰是世界上最美的女人？

魔鏡依舊沉默。

皇后：啊——

皇后揮舞著魔杖，雷光四射，雷聲的巨響再度響起。

皇后：魔鏡！

魔鏡：（狀況外）啊？

皇后：快點！有人在講故事了！快點起來幹活！

魔鏡：喔喔，公主是世界上……

皇后：錯！你要先說我是世界上最美的女人，之後才是公主啊！欸，你是怎麼啦？

魔鏡：噢，對……我只是太累了，現在這麼晚，是誰家……

皇后：快點！管它幾點，只要有人講《白雪公主》，我們就要開始表演。

魔鏡：可是，今天已經有一百多個爸爸、兩百多個媽媽講這個故事了，一直重複，

您不煩啊……

皇后：（打斷魔鏡）魔鏡！

魔鏡：是！

皇后：（語帶威脅）說，誰是世界上最美的女人？

魔鏡：皇后，世界上最美的女人當然就是您……

皇后：哈哈哈！我是世界上最美的女人！一點都沒錯，我的眼睛又大又圓，頭髮又

黑又亮，沒有人會比我美！

小敏睡著，媽媽幫小敏蓋好棉被。

媽媽一邊確認小敏正安穩地睡著，一邊繼續說故事。

媽媽沉默了半晌，想了一下，繼續說。

媽媽：就這個時候，來了個士兵，他帶來了一個壞消息……

士兵的聲音從遠方傳來。

士兵：（聲音）不——好——啦——

這時，士兵穿過觀眾席，從舞臺下方跑來，對著臺上的皇后大喊。

士兵：不好啦！不好啦！

皇后：是誰在大吼大叫？

士兵：皇后！不好啦！

皇后：有這一段嗎？魔鏡，怎麼回事？故事一開始就給我亂演，拖出去斬了！

士兵：啊？

兩側的衛兵朝大喊的士兵走去，抓住士兵往外拖。

士兵：皇后！皇后！聽我說啊！

士兵被拖出舞臺後，一聲斬頭聲傳來，一陣寂靜。

皇后傾聽了一陣，露出微笑。

皇后：啊！終於，故事終於可以再繼續了……

此時，魔鏡咳嗽。皇后假裝沒聽見。魔鏡再咳嗽。

皇后：怎樣？

魔鏡：皇后，事情不好了！

皇后：你們今天是怎麼了？《白雪公主》裡明明就沒這段！「不好了，不好了！」

再說我不好我把你砸爛！

皇后：嗯？

魔鏡不敢說話，一片沉默。

皇后：說啊！（魔鏡沉默）現在是在跟我賭氣嗎？你以為你不說，我就什麼都不知道嗎？來人啊！

兩側的衛兵走到皇后身邊，半跪著。

皇后：說！發生什麼事了？

衛兵你看我，我看你，沉默。

皇后：是沒有一個人知道發生什麼事了嗎？

衛兵：報告皇后，知道發生什麼事的人，已經被你下令拖出去斬了。

皇后：那再把他的頭接回來，我要問話。

皇后見衛兵面面相覷，生氣地說。

皇后：快去啊！

衛兵：是。

魔鏡：我說皇后啊，人死了是不可能回你話的呀！

皇后：是嗎？

衛兵拖著一個頭和身體分離的布偶進場。

皇后：士兵，我有話要問你。（布偶沉默）你剛剛大吼大叫是要跟我說什麼？（布

偶沉默）這樣啊！好吧！我知道了，你走吧！

衛兵拖著布偶離去。

魔鏡：怎麼樣？

皇后：很好，沒事。

魔鏡：確定沒事？

皇后：嗯哼。

魔鏡噗哧一笑，皇后氣炸。

皇后：好啦！到底發生什麼事？我只是想要好好地走一遍故事劇情，一開場就什麼不好了，是在考驗我的臨場反應嗎？（魔鏡沉默）然後我要你們說的時候又不說！

魔鏡：所以我現在可以說了嗎？

皇后：（不耐）說啦！是要我等多久！

魔鏡：好的，皇后，事情不好了！

皇后：這句就不用說啦！（魔鏡沉默，皇后受不了地大叫）繼續說啊！吼——

魔鏡：在您的果園，今天發生了一件悲劇。

皇后：果園？我有果園？

魔鏡又忍不住噗哧一笑。

皇后：你再用這種態度，我就把你砸爛……

魔鏡：好啦，皇后，您有果園，而且是一大片蘋果園啲！

皇后：所以呢？

魔鏡：今天早上，果園出了一件命案。

皇后：哪一顆蘋果死了嗎？

兩旁的衛兵忍不住也笑了。

皇后：你們！給我拖出去……

兩旁又出現更多衛兵，準備把剛剛笑出聲的衛兵抓走。

魔鏡：皇后，別生氣，先讓我把話說完……

皇后：你有話就快說完，這樣有一句沒一句的，我聽得很累！

魔鏡：好的，誠如剛剛我說的，今天早上果園發生了命案，出事的是一位在果園工

作多年的果農，我們都叫他西瓜。

皇后：你說，我有一位一直種蘋果的果農，名字叫西瓜？

魔鏡：是的。

皇后：這真有趣啊！

魔鏡：啊？

皇后：為什麼他不叫蘋果，要叫西瓜呢？他不是在我的蘋果園工作嗎？取這個名字

多不敬業啊！把他給我抓起來斬……

魔鏡：（打斷皇后）皇后，西瓜已經過世了。

皇后生氣，朝魔鏡敲了下去。

魔鏡裂了一痕。

皇后：在我的蘋果園工作，要是再給我聽到再取什麼冬瓜黃瓜的怪名字，我一個都

不放過！

魔鏡：可是……

皇后：不要再可是來可是去，現在演到第幾頁？噢，我要去休息了，等一下是白雪公主的戲份……快快快！演完就可以睡覺了……

燈光、舞臺轉換。

第二幕 那一大片蘋果園

哭聲進。

燈亮。

蘋果園裡，果農冬瓜、黃瓜、香瓜、瓜嫂圍著西瓜的墓哭著。

冬瓜：老天啊，為什麼你要這樣對他，他是多好的一個人啊！
瓜嫂：西瓜！西瓜，你這樣丟下我，我日子要怎麼過啊！

一陣哀戚的哭聲中，傳來衛兵的喇叭聲。

衛兵拿著皇后的法令來到。

之前被下令斬頭的士兵從一旁走來，躲在角落偷看。

冬瓜：啊！大人來了！大人來幫我們討公道了！

衛兵：（唸法令）皇后頒布新法令，從今天開始，若在皇后的蘋果園工作，只要名

字叫西瓜、冬瓜、黃瓜，或是什麼傻瓜，一律斬首！

黃瓜、香瓜：啊？

冬瓜：大人，您不是來幫西瓜討公道的啊？

衛兵：什麼公道不公道？你們！誰的名字裡有「瓜」這個字？快點來自首？

香瓜：這……不合理吧？

瓜嫂：欸，我聽得霧煞煞，冬瓜，他們在說什麼啊？

衛兵聽見老婦提到「冬瓜」。

衛兵：誰叫冬瓜？

眾人連忙搖頭。

瓜嫂：他啊！他叫冬瓜啊！

冬瓜：哪有？你不要亂講噢！

瓜嫂：我哪有亂講？香瓜，你說，他是不是叫冬瓜？

衛兵：香瓜？

香瓜：沒……沒……我不叫香瓜……

瓜嫂：你明明……

香瓜：黃瓜！幫我啊！

衛兵：黃瓜？

黃瓜：啊！（指香瓜和瓜嫂）你們……死定了啊……大人饒命……

衛兵：你們，全部跟我回去見皇后！

眾人一陣哀嚎：「不要啊！求求你！我不叫黃瓜啊！我也不叫香瓜啊！」。

這時，一位士兵跳了出來，他就是之前被皇后下令斬首的士兵。他已和一開始的裝扮不太一樣，披頭散髮，全身髒兮兮的樣子。

士兵：大人！

眾人回頭，看到士兵嚇了一跳。

士兵：歹勢啊，大人！這裡沒有什麼東西南北瓜啦！是這樣啦，我們這個村，講話都這樣，習慣在話後面加一個「瓜」，就這樣而已啦！（頓）瓜！

眾人一陣沉默。

瓜嫂：沒有啊……

眾人連忙把瓜嫂的嘴巴摀住。

冬瓜：就是這樣瓜！

香瓜：沒錯沒錯瓜！

黃瓜：對瓜！對瓜！我叫黃！所以剛剛你們會聽成黃瓜！其實我是叫黃——瓜！

冬瓜：對瓜！我叫冬——瓜！

香瓜：（不確定地）那我就叫香——瓜！

衛兵：這樣啊？（開始實驗）黃、冬、香？香、冬、黃？冬、香、黃！

衛兵邊喊邊認著大家，冬瓜、黃瓜和香瓜在一旁舉手應聲附和著。

衛兵：好吧！既然這樣……大家聽到皇后的命令了！這裡沒有什麼瓜就好……那

個……你們最好也把這個講話的習慣改一改，免得惹禍上身。

香瓜：沒問題！

黃瓜：我們現在就改掉了！是……是吧，冬？

冬瓜：沒錯沒錯，現在就改掉了，黃！

眾人笑。

冬瓜：大人慢走！

香瓜：慢走不送啊！

衛兵離去。

眾人鬆了一口氣。

冬瓜：西瓜嫂啊！你差點害我死我們啊！

瓜嫂：歹勢啦！我聽不懂他在說什麼嘛……什麼瓜瓜瓜，我還以為「青蛙王子」跑

到我們這裡……

香瓜：好里加在，有你想出這個方法，不然我們都人頭不保囉！

黃瓜：對啊，兄弟，謝謝你啊！

士兵：哪裡哪裡……

冬瓜：咦，你看起來有點面熟耶……

香瓜：有嗎？

冬瓜：我覺得我在哪裡見過你。

瓜嫂：對吼，有點面熟……

士兵：其實……

瓜嫂：啊！就是他！

黃瓜：誰？

瓜嫂：之前看守我們蘋果園的那個士兵，就是他！

香瓜：啊？你是說，之前一直強迫我們沒日沒夜工作的那個王八蛋……

冬瓜：真的是你！你……你現在想要做什麼？想把我們操死，跟西瓜一樣嗎？

眾果農邊說，邊把士兵圍住。

瓜嫂：（哭）還我西瓜啊！你這個沒良心的……

大夥對士兵一陣踢打，士兵努力掙脫大家。

士兵：大家！冷靜一下……西瓜死了，我也很難過啊……我也有我的苦衷啊！你們

看我現在這個樣子……我看到西瓜摘蘋果摘到倒下，用盡全力跑回皇宮，想要拜託皇后派醫生來，但皇后什麼都不問，就下令把我的頭砍掉……

黃瓜：皇……皇后這麼狠啊？

冬瓜：哎，你又不是第一天聽到皇后的事蹟，光是聽到西瓜的名字，就下令大家名

字不能有個「瓜」……

瓜嫂：真是太無理了！

冬瓜：是啊，只要有讓皇后心情不好的事，就會被砍頭……

香瓜：欸，可是我看你人頭還好好的在脖子上啊！難道……難道……

眾人你看我、我看你，驚恐大叫。

眾人：鬼啊——

士兵：大家……

士兵走向大家，大家拼命閃躲。

香瓜：不要過來！

士兵：瓜嫂，我真的……

瓜嫂：西瓜啊！你要保佑我啊！

士兵：（受不了地大喊）吼！大家冷靜！

眾人一陣安靜，看著士兵。

士兵：大家冷靜，我不是鬼，我還活得好好的。

瓜嫂：可是你剛剛說……

士兵：我還沒說完。

香瓜：欸，你可以把話好好說完嗎？難怪皇后會想把你的頭砍掉。

士兵：因為那個劊子手，看我可憐，我是真的沒做什麼壞事，就這樣被砍頭實在太

慘了，他就偷偷把我放了。

冬瓜：喔？有這種事？

士兵：但是，我也不可能再留在皇宮了，只好回來這裡，也許……你們……願意收

留我……

黃瓜：這……

瓜嫂：當……當然沒問題啊！人家有難，總是要互相幫忙。我們西瓜剛走，也許你可以代替他的工作……

瓜嫂把西瓜留下來的農藥桶、面罩交給士兵。

瓜嫂：來，這給你。每天噢，西瓜都幫這些蘋果樹施肥，這個就這樣背著，你就朝

蘋果這樣……

瓜嫂幫士兵戴上面罩、農藥桶。

瓜嫂：然後按這個開關……

瓜嫂幫士兵把農藥桶開關一壓，毒氣跑了出來，頓時大家全部一陣咳嗽。

冬瓜：救人啊！不要再噴了啦！

香瓜：咳咳咳，西瓜嫂，這農藥……咳咳……過期了吧……

瓜嫂：我不知道，西瓜說他每天就是這樣噴……咳……

黃瓜：難怪他要帶這個面罩，這藥也太難聞了……噢，我的眼睛都要張不開了……

大家不斷咳嗽。

士兵看著大家，像是下定決心似的，大聲說。

士兵：大家！其實……西瓜每天噴的，不是農藥。

冬瓜：不是農藥，那是什麼？咳……

黃瓜：我好像看不見了，天啊……

冬瓜：快用水洗一洗，可能噴到眼睛啦！

瓜嫂：水？哪裡有水？快啊！

香瓜跑走。

瓜嫂情急之下，朝黃瓜噴了口水。

士兵：瓜嫂！你在做什麼？

瓜嫂：我……不是要水嗎？這裡又沒水？

冬瓜：口水哪是水啊？

黃瓜：（崩潰）口水！

香瓜扛了水回來。

香瓜：黃瓜！這裡！快點快點……

冬瓜幫黃瓜洗眼睛，黃瓜總算眼睛不痛了。

黃瓜：（解脫一般）喔……

冬瓜：怎麼樣？看得到嗎？

黃瓜：霧霧的……（努力看著）冬瓜、香瓜、西瓜嫂……（看到士兵）王……王八蛋！

黃瓜就要打士兵。

大家連忙抓住黃瓜。

冬瓜：有話好說！有話好說！

瓜嫂：欸，你話可不可以不要都說一半，什麼不是農藥，到底你瞞了什麼秘密啊？

士兵：我……其實，這是皇后下令，不能告訴你們的。只是，現在我也不為皇后工

作了……

香瓜：快說啊！

士兵：西瓜每天噴的不是農藥，而是毒藥！

眾人：什麼？

士兵：對不起，讓你們每天跟這些劇毒的毒藥一起工作，尤其是西瓜，負責噴毒藥，我想，他今天會突然這樣，應該跟毒藥脫不了關係。

瓜嫂：可是，好好的蘋果，為什麼要噴毒藥呢？

冬瓜：對啊，這不合理，蘋果噴了毒藥，要怎麼吃呢？

士兵：你們都忘了嗎？皇后的蘋果，本來就不是拿來吃的呀！

眾人：啊？

黃瓜：不是拿來吃，那是拿來玩的嗎？

士兵：哎，你們還聽不懂啊……這蘋果，是用來……

這時，一陣歌聲傳來。公主唱著歌，來到果園來。

冬瓜：噢，我的天哪！

瓜嫂：怎麼了？怎麼了？

香瓜：該不會我們每天在種的蘋果，都是為了……

冬瓜從懷裡拿出《白雪公主》故事書。

冬瓜：「公主吃了一口蘋果，突然就昏死了過去。原來，那個又大又圓的紅蘋果，

是個毒蘋果」！

瓜嫂：你在唸什麼啊？

冬瓜：《白雪公主》啊！你忘了我們在白雪公主的故事裡啊，劇情就是皇后拿了毒

蘋果，把白雪公主毒死……

香瓜：然後一個英俊瀟灑的王子吻了公主，白雪公主醒來，就和王子一見鍾情，結婚了！

黃瓜：原來，我們就是製造毒蘋果的壞人……

冬瓜看著自己的雙手，覺得自己做了壞事，十分愧疚。

這時，公主走來，看見大家。

公主：哈囉！大家好！

黃瓜：公……公主……

公主：哇，你們種的蘋果，看起來好好吃噢！可不可以給我一個吃吃看？

眾人：（激動）不行！

公主：不行就不行，有必要這麼兇嗎？噢，士兵，你今天怎麼看起來不太一樣？

士兵：我……報告公主，我……我已經不是士兵了。

公主：啊？為什麼？

士兵：因為……

這時，遠方傳來鐘聲。

公主：啊，現在已經中午了，我要回城堡了，不然故事會進行不下去。大家再見——

冬瓜：（大叫）不！

公主：怎麼了？

冬瓜：這樣不行！

公主：怎麼了嗎？

黃瓜：冬瓜，你瘋啦？等一下魔鏡會跟皇后說公主長得比她漂亮，皇后才會想派獵人殺了公主，公主不回去，就遇不到獵人……

冬瓜：我知道，你當我沒演過《白雪公主》啊？從格林兄弟一八一二年發表開始，我們已經在故事裡面活了兩百零四年……

公主：你們到底在說什麼？我怎麼都聽不懂？

冬瓜：只是……我……我不想再做這樣的事了……

冬瓜走到公主面前，痛哭。

冬瓜：公主，對不起，你之後吃下的毒蘋果，都是我們種的。皇后每天都會命令士

兵摘一顆蘋果給他，我們現在才知道，他摘的那顆蘋果，就是要把你毒死的

毒蘋果……原來，我當了殺人兇手，當了兩百多年！

瓜嫂：要不是西瓜的身體終於受不了了，我們可能還會當更久的殺人兇手……

了……

士兵：大家別難過了，有句話說，「知過能改，善莫大焉」。

冬瓜：我們明明在演格林童話，你在那邊講中國成語做什麼？

士兵：這不是成語，是《左傳》……

瓜嫂：好了啦！管他成語還是左傳……公主啊，我看，你放心，我們不會再種毒蘋果了！

香瓜：對對對，我們……我們會把毒蘋果全部砍掉重種！到時候，這裡就是一片有

機果園！不錯吧？

黃瓜：哇，聽起來好像很厲害耶！

士兵：這樣……我也可以在這裡一起種蘋果嗎？

冬瓜：當然好啊！

士兵：太棒了！謝謝大家！謝謝大家！

公主：我才要謝謝你們！之後，我就有好吃的蘋果可以吃了！

第三幕 自己的結局自己說

皇后：魔鏡啊！魔鏡！誰是世界上最美的女人呢？

魔鏡：報告皇后……

皇后：快點！我都等到快睡著了！這個死丫頭，只是出個場可以演這麼久，快點啦！

魔鏡：（加快速度）喔，皇后，世界上最美的女人就是白雪公主！

皇后：什麼！獵人！

獵人進場。

皇后：快點快點！每個人都拖拖拉拉的！

獵人：我好不容易才上場……

皇后：去給我白雪公主殺了！我要看到他的心臟！把他的心臟帶回來給我！

獵人：這……

皇后：（打斷獵人）不要再內心戲了！快去！

獵人退場。

皇后：獵人呢？獵人！

獵人再度進場。

獵人：皇后，找我還有事嗎？

皇后：白雪公主的心臟呢？

獵人：啊？我……根本還沒出發啊……

皇后：搞什麼鬼，快點！啊，算了算了！手伸出來！

獵人伸出空空的手。

皇后：嗯，這就是白雪公主的心臟！太好了！

獵人：等一下，這根本沒東西啊，皇后，你太敷衍了吧！

皇后：你說什麼？來人啊！

獵人：我……我沒說什麼……

獵人拔腿就跑。

皇后：太好了！現在換魔鏡！（對魔鏡）魔鏡啊，魔鏡，快點說誰是世界上最最最

美麗的人？

魔鏡：報告皇后，世界上最美的人就是白雪公主。

皇后：什麼？

魔鏡：是啊，白雪……

皇后：（打斷魔鏡）他不是死了嗎？

魔鏡：其實……

皇后：（再度打斷魔鏡）原來那個獵人騙我！可惡啊！士兵！士兵！

魔鏡：皇后，您又忘啦？您今天早上把士兵砍頭啦！

皇后：什麼？我把他砍頭了？吼，你們為什麼不阻止我！他明明還有幫我送蘋果來的戲份！煩死了，看來這下非要我出馬不可了！烏拉烏拉蹦蹦！

魔鏡：皇后，請問您在做什麼？

皇后：哈哈！我已經來到果園啦！
魔鏡：明明就還在皇宮裡啊！

衛兵的喇叭聲進。

衛兵：皇后駕到！

冬瓜、香瓜、黃瓜、西瓜嫂、士兵快速地拿著鋤頭上場。

冬瓜：怎麼這麼快，這家長是在亂唸故事嗎？

皇后：咳咳！

冬瓜、香瓜、黃瓜、西瓜嫂、士兵：皇后午安！

皇后：午安午安！給我一顆最圓最大的紅蘋果。

香瓜：這個……

皇后：快點給我……

黃瓜：報告皇后……

冬瓜：我們……沒有蘋果了呀！

皇后：啊？什麼意思？

香瓜：意思就是，我們沒有蘋果了啊！

皇后：聽不懂，（指著黃瓜）你說說看。

黃瓜：我……我……我們現在只種沒毒藥，也沒農藥的有機蘋果……

皇后：好啦！拿個蘋果是要多久，之前這一幕根本不用三秒鐘！在故事書裡這一段

根本沒提到你們，你們還想搶戲啊？

冬瓜：沒提到我們，我們就不存在嗎？

皇后：（頓）什麼？

香瓜：對啊，皇后，我們努力了一輩子，就是為了讓您永遠是全世界最美的人，結

果您居然說我們要搶戲？

皇后：可是故事裡，真的沒有你們啊！

士兵：沒有我們又怎樣！

皇后：啊？

士兵：至少我們今天，要有尊嚴的說完這個故事！

冬瓜、黃瓜、香瓜和西瓜嫂附和。

冬瓜：沒錯！

黃瓜：就是這樣！

香瓜：我們還要幫西瓜討公道！

瓜嫂：西瓜啊，西瓜……

皇后：哼，故事本來就沒你們，還想跟我討公道！你們以為我認不出你們的把戲嗎？

（對士兵）以為你換個髮型就認不出你來嗎？

皇后震怒，開始施展魔法，雷聲進，電光火石不斷從皇后的魔障裡噴出。

皇后：萬能的黑魔法啊，請賜給我邪惡的力量！

瓜嫂：救命啊——

冬瓜連忙拿著鋤頭，幫瓜嫂擋去黑魔法。

士兵：大家，快逃啊！

冬瓜：不行，我們今天，要有尊嚴地說自己的故事！

大家拿著鋤頭抵擋皇后的魔法，電光火石一一被果農們的鋤頭擋去。

黃瓜：自己的故事……

冬瓜、黃瓜、香瓜、瓜嫂：自己說！

大家拿著鋤頭衝向皇后，就在這時，士兵突然想到什麼，從懷裡拿出一顆紅蘋果，塞進皇后的嘴裡。

皇后當場尖叫，全身顫抖，昏死過去。

西瓜嫂尖叫。

眾人傻眼。

冬瓜：兄弟！

瓜嫂：怎麼會有蘋果？

香瓜：蘋果不是都被我們銷毀了嗎？為什麼你還有……

士兵：（沉默一會）對不起，我……我實在忍不住……我在故事裡，就是負責拿蘋

果給皇后，所以我就偷偷留了一顆……

黃瓜：我以為，我們說好，要一起種有機蘋果園的……

香瓜：還說什麼自己的故事自己說，你根本就沒有想過要重寫結局。

士兵：我……

士兵難過地不發一語，冬瓜見狀，連忙當起和事佬。

冬瓜：好啦好啦，不要再罵他了，你們看，壞皇后已經死了，我們應該要慶祝啊！

瓜嫂：對啊！（對西瓜的墓）西瓜，你安心去吧！再也不會有人要我們種毒蘋果

囉……

黃瓜：可是……皇后死了，故事要怎麼結尾啊？

士兵：啊？

這時，傳來公主的淒慘哭聲。

公主邊哭邊走來，手上握著一堆殘破的花束。

公主：嗚嗚嗚……嗚嗚嗚……

冬瓜：公主！妳怎麼了？

香瓜：發生什麼事了，公主？公主，妳說話呀！

公主：我……我剛剛走回皇宮的路上，沒看見獵人。我等了又等，路上的花都快要被我摘完了，獵人還是不出現。他要來殺我、他沒有要來殺我、他要來殺我、他沒有要來殺我……結果，最後我摘到剩一片花瓣，他……（崩潰爆哭）他不來殺我了！哇哇哇……

士兵：公主，獵人不來殺妳，不是很好嗎？

公主：一點都不好！獵人不來殺我，我就不會逃進森林，就不會遇到小矮人，也不會吃到毒蘋果，王子就不會吻我了……啊！對了，毒蘋果！

眾人一陣緊張。

公主：我怎麼這麼笨？重點是毒蘋果！快快快……你們快點給我一顆毒蘋果！

眾人：啊？

公主：快點啊！我要吃毒蘋果，等我吃下蘋果後，我就會昏死過去，王子看到我，就會吻我，然後我就能過幸福快樂的日子了！快點啊，蘋果呢？

冬瓜：（支吾）那個……公主啊，蘋果都被我們銷毀啦！

公主：什麼？

香瓜：對啊，之前跟妳說，我們要改種有機蘋果了，妳忘記囉？

黃瓜：而且，之前是還有一顆毒蘋果啦！但……

士兵：最後一顆毒蘋果，已經被皇后吃掉了……

士兵的手指向皇后，公主這才看見皇后倒在地上。

公主：皇后！

公主跑到皇后身邊。

公主：天啊，皇后沒有呼吸了！

這時，王子的聲音傳來。

王子：請問，這附近有人嗎？請問……

公主：天啊！是王子！他怎麼跑來了？現在到第幾頁了？我不會演啦！

黃瓜：整個章節都亂跳，我要昏倒囉……

王子一身帥氣裝扮進場。

王子：噢！人都在這啊！咦，等一下，我有點眼花，你們，是不是都長高啦？

眾人面面相覷，冬瓜連忙蹲下，黃瓜、香瓜、瓜嫂和士兵也跟著蹲下。

冬瓜：噢對！我們，這陣子不知道為什麼，突然長高了，呵呵呵。

王子：一、二、三、四、五、六，咦，怎麼少一人？

公主：啊？

王子：小矮人啊，現在怎麼只有六個人？不是七個嗎？

公主：小矮人？我不是小矮……

士兵把公主的嘴巴摀住，壓著公主蹲下。

士兵：還有一個小矮人，出去砍柴還沒回來。

王子：這樣啊，那是不是要等他回來我再吻他？

瓜嫂：吻他？誰？

王子：還有誰，當然是……

王子走到皇后身邊，扶起皇后，深情地撫摸著皇后的頭髮。

王子：我美麗的公主啊……

公主見狀，心生醋意，心有不甘地說。

公主：王子，你不覺得今天的公主長得不大一樣嗎？

王子：有嗎？

公主：沒有嗎？差很多吧！

王子：不好意思，我其實覺得女生都長得差不多，今天公主怎麼了嗎？

公主氣到說不出話來，黃瓜、香瓜連忙安撫公主。

黃瓜：公主，深呼吸。

香瓜：男人都這樣，基本上是看不出女人有什麼差別……

公主：所以你也覺得我和皇后長得很像？

香瓜：啊，不是這個意思……

黃瓜：至少，妳們都是美女啊！

公主：什麼意思！都是美女，就認不出誰是誰嗎？我沒有特色嗎？

公主衝到王子面前。

公主：所以你只是照著劇情走，其實對我一點意思都沒有嗎？

王子：噢，妳有點面熟……

公主：太令我失望了！

王子：啊，妳……妳……妳是……

公主：沒錯，我就是白雪公主！虧我跟你吻了兩百零四年，你竟然還認不出我！

王子：接吻的時候，我眼睛都閉著啊！

公主：（抓狂）吼！

公主扳開皇后的嘴巴。

王子：啊，妳要做什麼？

冬瓜：公主，冷靜啊！

瓜嫂：公主，妳還是個公主啊……

公主：什麼還是個公主，這話什麼意思？公主就不能生氣？公主就不能扳開皇后的

嘴巴？公主就不能自殺嗎？

公主把毒蘋果從皇后嘴裡拿出來，準備一口吃下，眾人嚇傻。

公主：（命令王子）等一下吻我時，口水不要太多，你每次都一堆口水，討厭死了。

公主說完，豪氣地把蘋果吃下。

王子：噁……

公主瞬間翻了白眼，昏倒在地。

士兵：公主！

士兵搶先一步接住公主，扶著公主躺下。

王子在一旁看得發愣，一動也不動。

這時，皇后突然醒來。

眾人：（驚嚇）啊！

皇后：怎麼回事？頭好痛……現在到哪裡了？我……要死了嗎？

冬瓜：哎呀呀呀！這下可好啊！

黃瓜：現在在演哪一齣，還是《白雪公主》嗎？

香瓜：《令人戰慄的格林童話》也沒有這幕啊……

瓜嫂：皇后怎麼會醒來，又沒有人吻她……

冬瓜：重點不是吻他，重點是她嘴裡的蘋果啊！記得嗎……「王子把公主扶起來時，公主喉嚨裡的蘋果掉了出來」……

冬瓜拿出《白雪公主》故事書。

冬瓜：現在到哪了？王子吻了公主：鄰國的皇后比你還要美……皇后穿鐵鞋……哎

呀，全部都不一樣了……

黃瓜：怎麼辦？這樣怎麼結尾？

香瓜：不如我們就在這裡解散吧？

瓜嫂拍了香瓜的頭。

瓜嫂：這種話你講得出來？

香瓜：那不然怎麼辦嘛？總該有個結局，不然我們就要一直留在場上，很累耶……

就在大家不知所措時，王子扶起皇后，帥氣地擺了個姿勢。

王子：親愛的，這麼多年，上天蒙蔽了我的雙眼，現在我才知道，妳才是我的真愛，

（單膝下跪）嫁給我吧！

皇后：你是？

王子：我是鄰國的王子，依照《白雪公主》裡面說的，我之後馬上就會成為你們鄰國的國王！

皇后：可是……我已經有丈夫了。

王子：他愛妳嗎？

皇后：他……常常不在……

王子：那妳愛他嗎？

皇后沉默。

王子：走吧！

王子溫柔地走向皇后，深情地吻了皇后。

瓜嫂：好浪漫啊——

就在大家感到感動萬分時，皇后給了王子一個巴掌。

王子：哎喲！

皇后：還知道痛啊？你以為女人不回答，就是同意你的話嗎？什麼他愛我嗎？我愛他嗎？不要以為自己長得帥，隨便吻一個女人，女人就會愛上你……

王子：妳也覺得我長得……

皇后：（打斷王子）重點是我根本不愛你！（頓，恢復笑臉）我只愛我自己，哈哈哈！

冬瓜：（竊竊私語）天啊，到這個時候，皇后還是不忘記自己的角色個性……

士兵：格林兄弟把這個角色寫得真好……

大家點頭附和。

皇后：我就跟你們分享吧！剛剛我的靈魂在果園上方飄啊飄的，突然覺得人生苦短……

香瓜：她活了兩百零四年還覺得人生苦短……

皇后：從和國王結婚後，我從來沒有離開這個王國……這時間說長不長，說短，也兩百零四年了……我常站在城堡上，看著對面那大片的森林，想像自己能到森林另一邊的王國，甚至到森林另一邊又更另一邊的國度……

大家看著流露出人性的皇后，紛紛想安慰她，又不知道該如何安慰。

皇后：所以，我要去旅行了！

冬瓜：啊？

皇后：沒錯，我樣去享受我一個人的旅行，吃美食、做瑜伽，（哽咽）好好懺悔我曾經犯下的錯……

皇后握住西瓜嫂的手，西瓜嫂見狀，也熱烈地握住皇后的手。

西瓜嫂：（感動）皇后……

皇后：（瞬間狂喜）然後我會更漂亮地回來，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

「噗」地一聲，一陣濃煙瀰漫，皇后的笑聲迴盪著，人卻消失在眾人面前。

香瓜：哇，就……這樣消失了……

黃瓜：有魔法的角色就是能來去自如……

此時，士兵看著躺在懷裡的白雪公主，哭泣起來。

冬瓜：欸，兄弟，怎麼啦？

士兵：也許，一開始，西瓜死掉的時候，我就不應該跑去找皇后。

香瓜：沒關係啦，我們故事都要結束了，沒差啦……要結束了吧？不會再有一段吧？
冬瓜：噓！

士兵溫柔地撫摸的白雪公主的頭髮，鼓起勇氣說。

士兵：公主，我在這裡兩百零四年了，負責看守這片果園，也負責把毒蘋果送給皇后。我知道妳會吃下毒蘋果，我很不忍心，但我知道，王子總會在最後把妳喚醒，然後妳會和他過著幸福快樂的日子。只要知道妳未來是幸福的，我就可以不存在，故事裡沒有我也沒關係，因為公主，這兩百零四年，我……我不知道該不該這樣說，以我的身分地位，妳是這麼崇高，雖然職業沒有貴賤，

但……

這時，白雪公主醒來，吐掉嘴裡的蘋果。

士兵：公主！

公主：什麼毛病啊！我等你等很久耶……

士兵：公主妳沒死？

公主：都兩百多年了，你以為我每次都乖乖吃蘋果上的毒藥喔？我都假裝昏倒啦！

我舌頭捲到都要抽筋了你還一堆話！（吐口水）最好不要給我沾到毒藥……

快點啦！

士兵：啊？什麼快點，現在是要……

公主把士兵一把拉到身邊，主動吻了士兵。

眾人驚訝。

士兵：我……不記得有這段。

公主：這次，我們的結局自己說。

公主再度深情的吻了士兵，士兵緊緊抱住公主。

香瓜、冬瓜、黃瓜在一旁開心地看著兩人。

瓜嫂：好浪……

瓜嫂還沒說完，就被冬瓜、黃瓜和香瓜摀住嘴巴。

燈光轉換，童話故事區燈光收起。

左下舞臺區，燈光緩慢亮起，媽媽和小敏躺在床上熟睡著。

爸爸一身髒兮兮、傷痕累累的樣子回家，看著媽媽與小敏。

媽媽醒來，看到爸爸，連忙起身。

媽媽：我本來想說早上再帶妹妹去找你。

爸爸：不要啦，又不是什麼好地方。

媽媽：他們現在怎麼說？

爸爸：還是很多人拿不到補償，一千多人分，也不知道怎麼分……冬瓜伯他們說，他們這幾十年跑醫院，跑到覺得爸爸真好命……

媽媽：怎麼這樣講……

爸爸：至少爸爸沒有痛苦太久。冬瓜伯已經決定不治療了，再怎麼治療都一樣，壞東西一個切了換另一個，多拖這幾年也是想看到對方道歉。

媽媽：給錢就是道歉嗎？我看你這樣，我心裡很痛苦……

爸爸：爸爸不會希望我們痛苦，我這樣，我覺得很驕傲，爸……他沒有白白犧牲
啊……

爸爸忍著激動地情緒，終究落淚。

媽媽上前抱住爸爸，兩人沉默，緊緊相擁。

一會，小敏突然醒來。

小敏：爸爸……

爸爸：睡覺睡覺……

小敏：我睡不著……

媽媽：他整晚吵著要你講故事……

小敏把《白雪公主》故事書拿給爸爸。

爸爸笑，坐上床，抱起小敏，翻開故事書。

爸爸：從前從前，有個皇后……

皇后上場。

皇后：（暴怒）我才開始旅行三分鐘！是誰又開始唸《白雪公主》……

爸爸：（繼續唸故事）這個皇后有一面魔鏡，他最愛問他的魔鏡……

皇后：（崩潰）魔鏡啊，魔鏡！誰是世界上最美的女人！（魔鏡沉默）魔鏡！

* 評審評語

① 被翻轉無數次的《白雪公主》，寫出新意並不容易。《紅蘋果》從聽故事的小孩出發，將現實的工業毒害與童話的毒蘋果做了類比，演出一個平民革命的當代社會版本。以眾

多小人物作為主角，不僅翻轉了「真愛誰屬」的原本命題，更透過階級批判，呈現出個人自由意志與集體力量的主題。雖然看來一副兒童劇的面貌，卻不乏可供成人咀嚼的微言大義。（鴻鴻）

得獎感言

謝主辦單位與評審的肯定鼓勵，〈紅蘋果〉融入了社會事件元素，希望透過劇本，讓大家都思考關於關廠工人、RCA工殤勞工等事件，讓勞工擁有安全、公義的工作環境。

一直以來，我相信文化藝術與社會的脈動密不可分，期許自己能透過文字與戲劇，讓小人物發聲。也謝謝我的家人、孩子，讓我保有嚮往美好世界的純真。

謝雨修

一九九一年生，臺中人。
臺大外文系畢，現就讀臺大
法律所。



審判

舞臺

乾淨簡潔的平臺。僅需數個可堆疊的方塊。演員可以在方塊上進行表演。方塊隨演出情境需要組合排列。

人物

數名。隨需要調整。

(方塊平均分散，沒有高度差。)

——「『本報告旨在呈現(消音)法庭滿足訴求的程度，此亦是本報告唯一意旨。』
漢娜·鄂蘭著，《平凡的邪惡》。」

——我看到一個眼睛空空的瞎子。像拍恐怖片。她揮舞著一把長長的、鋒利的劍。咻咻。狂亂的空氣震動。咻咻。耳朵承受不住。她一邊走一邊揮舞。咻咻。我想到車廂裡四濺生動的血跡。對，生動的血跡。嘶嘶。我很害怕，四肢癱軟。咻咻。她越來越近。咻咻。是我出現幻聽嗎？嘶嘶。但我沒看到血跡。嘶嘶。我轉身想要找警察。咻咻。但是身旁的群眾。嘶嘶。身旁的人，各式各樣的人。咻咻。西裝筆挺、黑框眼鏡、一臉精明成熟的中年男子。咻咻。捧著嬰兒、牽著小孩、眉目慈祥的年輕婦人。嘶嘶。臉上笑容燦爛、聲音稚嫩的、一切都如

此青春美好的學生男女。咻咻。一切在有限的感知中雜揉成一團無法名狀的面目，一張張臉的融合。嘶嘶。把我推向那個瞎子。咻咻。聲音越來越清楚。咻咻。步步逼近。咻咻。但他們著魔了。咻咻。狂熱激情。刺耳奸笑。嘶嘶。大聲疾呼。哭天喊地。咻咻。冷言冷語。拳腳相向。咻咻。我看到眼角中竄燒的火線。轟轟。還是其實是紅眼鮮血。嘶嘶。集體瘋狂。咻咻。我無法掙脫。轟轟。灼熱。嘶嘶。黏膩。咻咻。人們呼出灼熱黏膩的氣息。嘶嘶。腥臭。咻咻。好幾天沒刷牙的口臭味，可以聞到這個人昨天晚上卡在牙縫的大麥克肉末與今天早上吸飽中冰奶的花生厚片碎屑。但這就是這一切的本質。

——歪歪的本質。喔不。我是說，這些沈積的食物味道，在激情的烘烤或是人體微波下，組合起來的讓人黏搭搭臭烘烘而且會有那種坐在還有前一個人的屁股餘熱的那種不舒服的感覺。你們應該知道我在說什麼吧？

——換個說法。

——無可避免地戳瞎自己雙眼的人，如果雙手滿滿的拿著電子磅秤還有一把長長的劍，你覺得哪個比較危險？

劍。

電子磅秤。

她自己，沒眼睛的人。她無法以任何方法看到她自己，如果她的心是一窩黑洞，那就更不用說了。沒有任何東西能逃離那裡，包括光。

光都淹沒在鮮血構成的黑洞中。柔軟流動的黑血。沒有任何東西能逃離那裡。別忘了還有聲波。

在她的世界，言語即真相。尤其對瞎眼的人來說，聽到什麼更重要。

已經發生的事，再也看不到、摸不到、聽不到、感受不到任何的溫度。人類超越這一切，將聲音鎖入唱盤，將畫面印在底片。接著就是用語言／言語放入小方盒，放出摸不到也沒有溫度的影像與音頻。好吧。除了機器運轉過久讓人燙手以外。很熱。

語言／言語是沒有溫度的。Coding 轉譯的電視畫面、臉書評論、言詞辯論、法庭卷宗，都沒有溫度。

但在她的世界，他們把難耐且狂暴的體溫，以物理熱學的原理，轉化成那些沒

有溫度的東西，好像他們仍然活著，就像昨天晚上卡在牙縫的大麥克肉末與今天早上吸飽中冰奶的花生厚片碎屑。

但在她的世界，活著的人已經死了。她感受不到那些溫度，即便活著的心臟仍盡力的打出血液，似乎想證明什麼。

但她看不到。畢竟心臟被一層層的肋骨、肌肉、脂肪還有皮覆蓋住了。震動的頻率太微弱。

瞎眼畢竟是要更公平啊！看不到人的臉才不會心有偏袒。不然她要怎麼好好的決定誰該被神聖的劍砍斷脖子。那畢竟是場審判。

看不到臉還是聽得到聲音吧。在她的世界，言語即真相，言語即一切。言語就是我的臉。

口音。比如說。口音即言語，對她來說就是真相，就是一切。如果我的鼻音重了點，她就可能覺得我是南部某個小鎮來的。

如果我還帶有點臺灣國語，肯定認為我不是外省人家庭長大的。

如果稍微油嘴滑舌一點、過分裝熟，她……

「你聽過安麗嗎？」

……可能下一句就說「不了，謝謝，我知道，我家不需要。」

如果我的話中透露出我有任何一點支持廢死的念頭，她就會猜我是廢死聯盟的，或是某個讀法律的瘋子。

你這樣還跟我說她不會知道？

或許她真的不會知道。她耳裡或許只聽得到她揮動長劍時，刀鋒與空氣摩擦的聲音。咻咻。咻咻。咻咻。

咻咻。咻咻。

那些已經發生的都沉默了。一切的再現只是粗劣的仿冒品。只有摩擦聲是現下存在的。

咻咻。咻咻。

仿冒品是在奧許維茲的成屍遍野，濃烈的氣體仍在肺部循環。

咻咻。咻咻。

或是北國首都偌大廣場前，坦克車證明了如何輕易的讓人與土地合而為一。

咻咻。咻咻。

或是包裹屍體的麻袋在淡水河上，像是一朵一朵暴斃的魚，肚白浮出水面。

咻咻。咻咻。

或是一句「你們是不是圖西族的？」後，接著是刺耳的雨聲，但曬在外面的衣服已經沒人收了。

咻咻。咻咻。

或是波士尼亞穆斯林在黑暗的卡車後座上，想像前行者如何一批又一批的被送到昏天暗日的集中……不，是屠宰場。

咻咻。咻咻。

或是監獄內，把濕毛巾蓋在被五花大綁囚犯的臉上，一邊拷問，一邊從上淋水下去，緩緩地滲入鼻孔、嘴巴，然後到肺。

咻咻。咻咻。

或是在一間二樓的KTV包廂裡面，一個無名小卒「被看到」掏出手槍。蹦蹦。

警察倒地。¹

咻咻。咻咻。

—— 或是一刀一刀。喀喀。把砍下的女性保險員的頭、左臂、右臂拋棄在水溝中。²

咻咻。咻咻。

—— 或是把男性房屋仲介押到荒蕪一人的山上。先殺了再說。反正也可以騙騙那些心急如焚的父親。七千萬好了。不多不少。³

咻咻。咻咻。

—— 或是把軍隊員工的五歲女兒騙來，用過後，用刀子刺進她小小的身軀。⁴

1 鄭性澤案。

2 邱和順案。

3 徐自強案。

4 江國慶案。

咻咻。咻咻。

—— 或是地鐵上的水果刀灑出沒有人看得懂的畫。紅紅的現代藝術。

—— 不過這些苦難真的都是仿冒品嗎？暴行真的存在過嗎？

—— 都是真的！

—— 有人看到了嗎？

—— 你看到了嗎？

—— 重要的是，她看到了嗎？

—— 她沒眼睛。

—— 換個有眼睛的人！

—— 電子磅秤還是可能被動手腳吧？

—— 重點真的是眼睛嗎？

—— 正義女神只存在在摩擦聲中嗎？

—— 現代版正義女神拿著電子磅秤。夠鄉土吧？

—— 電子磅秤怎麼可能測量得出來所有的事？你要拿 iPad 放在上面，順便播個影

片？

| iPad mini 4 只要三百公克喔。官網有寫。我沒打廣告。

| 她憑什麼審判別人？她什麼都看不到、聽不到，又不清楚他在審判誰，就要揮劍砍人？

| 柯P 一定會把她抓走，帶到精神病院，然後說「她是自願就醫的」。

| 還是我們現在就打電話叫警察？

| 但抓走她有什麼用？大家還是會憑著想像力創造出一個她。

| 說不定是全身都是眼睛的，連手上也有。

| 超級現代。好像《新世紀福音戰士》裡面的某個使徒。

| 眼見為憑？耳聽為憑？這些都是真實嗎？

| 不能算作處罰的憑據。她沒這個權力。

| 九局下半了誰管你啊？不服來辯！

| 但沒有她，我們要怎麼辦？放任大家在捷運或是路上砍人？這個社會會變得沒有秩序。

| 所以她來砍人比較有秩序？

| 反正她說她不是雪神夏天就融化了。然後她就死掉了。

| 那我們該怎麼辦？

| 如何在了解身份之後，看／聽到真相？

| 不是說看／聽不到？

| 也感覺不到。那些仿冒品沒有溫度。

| 真相是什麼？在法庭中，真相是什麼？

| 至少沒眼睛是找不到的。

| 你有眼睛的話，那你能看得到嗎？

（方塊配置如法庭，尤其是高度差異。高度安排，法官席最高，其他參與人員席次之，被告席最低。）

| 作為通譯，至少我看到被告。我說，「被告犯刑法第二七一條殺人罪，遭檢察

官起訴。」

——起立！

——你叫什麼名字？出生年月日。

（停頓，似乎正在聆聽一個不知名的人回答。）

——被告目前無業，於自宅中，與死者之妻子發生口角後，憤而以菜刀從背面砍殺死者。隨後被告打電話向警方自首。其餘如起訴書所載。

——你可以要求選任辯護人。也可以要求要調查對你有利的證據。並且有保持緘默的權利，意思就是你不需因為……你是律師，這你知道吧？

（停頓，彷彿聽到有人說「知道」）

——你認罪嗎？

（停頓，彷彿聽到有人說「是」）

（沉默一陣。）

——好。請檢方提示證物。

——這是命案現場發現的兇刀。

——請看一下這把是否為你當天行兇使用的刀子。

（通譯在檢察官、被告和法官間來回穿梭。當檢方提出證物時，先讓被告確認，再

轉呈法官。後面亦是如此。）

（停頓，彷彿聽到有人說「是」）

——這張相片，是你太太，對嗎？

（停頓）

——是你殺的人嗎？

（停頓）

——這張相片，是你太太倒在廚房地板，對嗎？

（停頓）

——這是在砍他之後，她倒下後的樣子嗎？

（停頓）

——這張相片是她身上的傷口的特寫。這些傷口是你砍的嗎？

（停頓）

——你是用剛剛提示你的那把刀造成這些傷口的嗎？

（停頓）

——另外，刑事局法醫所的鑑定報告內容證明三件事。第一，兇刀刀型與死者身上傷口吻合。第二，第五之三號傷口為致命傷，導致死者死亡。第三，兇刀刀柄上有血指紋，為被告指紋。

——大律師有證物要呈交本席的嗎？

——有。但我要先質問那些證物的可信度。首先，我們根本沒辦法從第二張照片中，看出她是否為死者，因為她臉是朝下的。同樣的，第三張照片，則是聚焦在傷口的特寫，也無法辨認身份。再來，鑑定報告是由（消音）法醫做成的。他在業界以作成有利於檢方認定的報告聞名。很多他作的鑑定，都在上級審被認為有瑕疵。我們主張報告可信性有問題。

——所以你們覺得法醫偏頗？

——我們想另外指出，檢方提供的報告正確性。這是我們請私人研究室做出的鑑定報告。我們去找與檢察官提示的兇刀相同類型的刀子。與當時死者到醫院的報

告比較判斷。死者身上的許多傷口，尤其是剛剛檢察官指出的致命傷口，是否為兇刀所砍傷造成的，似乎有些疑慮。

——但大律師你的當事人對於自己的罪行坦承不諱了。你要怎麼解釋？

（沉默。）

——我……我會再私下向當事人確認。

——好。那下次有需要傳喚的證人或鑑定人嗎？

——檢方這邊想要請法院傳喚法醫所（消音）法醫以鑑定人身份出庭。

——被告這邊想要請法院傳喚（消音）先生以證人身份出庭。

——傳喚（消音）先生要證明什麼？

——（猶豫）證明被告案發時並不在場。同時我們也會呈交一份精神鑑定報告，證明被告的心理狀態。

（被告看了律師一眼。沉默。）

——好。那今天先到這裡。

(以方塊將舞臺一分為二)

(沉默。)

| 你還好嗎？

| 你來這裡做什麼？

| 學長說他想見你。

| 為什麼？

| 我想說……我們都……發生這麼大的事……為什麼？

| 你自己最清楚。

| 什麼？

| 她只跟我說你們最近好像在冷戰，但是……

| 學長，你們在說什麼？

(沉默)

| 發生什麼事？

| 沒你的事。

| 我幫你辯護。至少我該知道發生什麼事吧！

| 跟本案無關。

| 咻咻。

| 你只要好好的幫我辯護就好。

| 而且你的辯護策略……

| 咻咻。

| 怎樣？

| 沒事。

| 同時證明有精神問題跟沒有殺人，不是互相矛盾的預設嗎？

| 那你來辯護。

| 咻咻。

| 不要。

| 為什麼？

—— 你自己知道。

—— 咻咻。

—— 所以真的有問題嗎？

—— 沒關係，照你覺得好的來做就好。

—— 還不是因為你突然認罪。不然我能說什麼？

—— 就照你覺得比較好的方式就好了。我是你的客戶，花錢就是要你想辦法。

（沉默）

—— 那你為什麼要認罪？

—— 咻咻。

—— 真的是你做的嗎？

—— 咻咻。

—— 你不是跟我說你拿刀的時候昏倒了？所以我才這樣辯護啊？

—— 咻咻。

—— 昏倒？

—— 咻咻。

—— 你為什麼要殺她？

—— 咻咻。

—— 是因為剛剛學長說的吵架嗎？

—— 所以你們發生什麼事了？

—— 可以知道嗎？

—— 匡啷。

（沉默）

—— 你是真的有心要打這場官司嗎？

—— 還是你希望我來只是當炮灰？

—— 咻咻。

—— 那你找我來幹嘛？

—— 你忘了殺人需要有人辯護嗎？

—— 你自己就是律師了。

| 別忘了我被開除了。
| 我應該被淹沒在這一堆問題中嗎？
| 我自己也提出問題了。
| 你會聽我說話嗎？
| 為什麼我要殺她？

（方塊模擬法庭配置，但是沒有之前的高度差異。）

| 起立！

| 坐在法官席。我看著他們。雖然在學校、在訓練所、在任何地方大家都告訴我，法官應該要無私公正，戴上眼罩，無視被告的身份和地位。但怎麼可能？而且被告都已經認罪了，證據也很明顯。他又是律師，也不會笨到哪去。我想，與其帶眼罩，我還寧願快點開完庭回家睡覺。昨晚生判決生到四點。我看到通譯宣讀今天的案由。我接著示意大家坐下。然後傳喚第一個人。我說，「請法醫

陳述……

| ……請法醫陳述。」然後，他聽到法醫開始說話。人型讀稿機。看著手上的報告，挑幾個重要的句子講。法官問問題，法醫解釋。不，不是人型讀稿機，是一個互動式百科全書。他也不懂那些專業術語。法官也不懂。都聽法醫說就好了。這官司還能怎麼打？也只能說法醫不可信。唉，還有被告要解決。真不知道被告怎麼了，即便是朋友，這樣也……煩死了！他趁著法醫話語一落，說，「可以請問一下你至今為止……

| ……你至今為止為法庭的刑事案件做過幾次鑑定呢？」律師突然打斷他的發言。真沒禮貌，他話都還沒說完，律師就打斷他。菜鳥吧？就當他正要開口回擊時，他聽到法官說，「大律師……

| ……大律師，等到法醫陳述完畢，我會留點時間給你詢問。」我想他應該是菜鳥吧。訴訟策略……唉。被告都沒跟他說嗎？不過我看他一臉沉思。他到底在想什麼？（停頓）我繼續說，「可以先讓法醫說完……

| ……讓我說完，好嗎？他聽到法官委婉的要律師閉嘴。爽。給新來的一點顏色。

之後繼續陳述。結束時，首先是檢察官問話。例行公事。檢察官問什麼，就回答什麼。接著，他聽到律師迫不及待地開始說「請回答我的問題……」

……我的問題，你至今為止為止為法庭的刑事案件做過幾次鑑定呢？」他繼續追問這個點，還有提出外界對於（消音）法醫是否偏頗的質疑。很好，就是這樣。他拿出了上次開庭呈交的鑑定報告。他問，「請問（消音）法醫看過上次我方呈給法院的私人鑑定報告嗎？」法醫說，「沒有。」

「沒有。」質疑法醫的專業？接著律師問有關報告的內容。他聽到律師問說，「為什麼與他自己做的報告矛盾？」律師強調，致命的傷口不是這把兇刀所砍的，因為刀面與刀柄的血跡噴濺形式不合理。他看了手上的報告，裡面有承辦私人檢驗所的名字。（消音）檢驗所。他同學開的。三腳貓。當年在學校的時候，他還不得不借筆記，才能順利畢業。要質疑可信度，至少應該要回去看一下這個人是在業界的名聲吧？無話可說。

他看到法醫不說話了，只簡單地把之前說過的再說一遍。看起來是也沒什麼好反駁的。算了。反正法院也不會採這種私人鑑定的。沒什麼聽說。至少這個可

信度很難打掉。現在看起來，他這邊應該是佔上風的。法官的表情可以看出這點的。而且，這個承審的（消音）法官，是他的學弟。學長提出這個證據了，學弟也沒什麼好不採的吧。律師問完了。他聽到學弟問說，「還有要繼續問其它問題……」

……繼續問其他問題嗎？」唉。我倒是有許多問題。乍聽之下，故事應該是他失業了，每天悶悶不樂，看他的臉就知道。不，他的臉看起來很平靜，但又有點困惑。但乍聽之下，只覺得是失業男子因為失業，覺得吃軟飯很丟臉，可能一時情緒來了，和太太吵架，然後就是憤而殺了他。也沒什麼好說的。結案。Case closed。但似乎又怪怪的。我聽到他們說「沒有。」

「沒有。」他看到法官不說話了。看起來好像在想什麼。這不就是每天都會見到的案子嗎？一個失業沒路用的家裡蹲，大概是被老婆羞辱，說他軟趴趴的吧。然後就生氣殺人。到底還在猶豫什麼？該給的證據都給了。快點弄一弄判一判有罪就可以收工回家啦！（停頓）不是還要檢視辯方精神狀態的報告嗎？抱持著這個想法，他一直看著法官，

突然看到學長一直看著我。我神遊了。有點尷尬。不知道他又跟其他人說什麼。所以，剛剛進行到哪了？有關鑑定報告的問題。好像是這樣。這個應該問完了吧。律師好像也沒有新的問題。大家都在等我要進行下個步驟。不過我倒像是被矇著眼睛的牛，有人牽我去哪我就去哪。所以，現在應該要討論那個精神狀態的報告了吧？我說，「辯方有沒有要提出什麼證據……」

提出什麼證據或傳喚證人？」他聽到法官這樣問。結果那個證人後來說不願意作證。該死。只好繼續討論那個精神狀態的報告。這應該是下策吧？畢竟外觀上，被告看起來好端端的，雖然那次和學長探監，他表現得很奇怪。他跟被告已經是多年的好友了。大學的時候讀法學院，兩人一起打屁、看妹、考試作弊。有一次還差點被抓到。那天考刑法。那堂課沒什麼人去上……他又聽到法官再問，「有嗎？」

「有嗎？」我又問了律師。看來他也跟我一樣啊。不過菜鳥還真大膽。他急急忙忙地說，「我們要繼續那個精神狀態的報告……」

那個精神狀態的報告。」真該死。竟然恍神了。他馬上回答，「根據（消音）

醫院精神科主治醫師的診斷，被告目前似乎患有輕微的解離性精神疾患。雖然跟『精神分裂』很像，但這裡還是有差。」他又想到，被告救了他的刑法考試那次。被告似乎心事重重，那時候一直找他，但卻把整天膩在一起的學長晾在一旁。到底發生什麼事啊？他繼續說，「根據診斷，被告可能因為……」

被告可能因為經濟上的問題，壓力過大，而造成暫時認知障礙，而有部分記憶力損傷。雖然無法確知是否在案發當時，被告是否有意識地殺害死者，但這可以證明被告有高度可能並非在自己能控制的狀況下行兇。」他聽到律師這樣說。什麼？這太瞎了。現在法學院是怎麼教學生的？三兩下就可以打掉。他直接說，「這還是沒辦法證明被告是否是在大律師所說的狀態……」

在大律師所說的狀態下行兇。」他聽到了。對。連他自己都覺得心虛。訴訟策略真的太弱了。唉。頭都已經洗了，現在只能繼續下去。正當他要反駁時，他又聽到，「即便如此，為什麼被告要聲稱自己行兇？」

被告要聲稱自己行兇？」他說。快點打一打。快點結束。畢竟，這件事現在舉國關注，媒體每天照三餐報導，連宵夜都不放過，感覺全國都要餓死了，不餓

點這種的，大家吃不飽。（雖然經濟爛成這樣有誰吃飽過。）不過訊問時，被告安靜的承認這一切，好像走過一個沒有人去過的地方，看過沒有人看過的東西，然後回來。（沉默）算了。別想了。上面也有壓力下來。如果辦不好……唉。如果辦不好……唉。現在民意沸騰。大家都要他死。但該怎麼辦？我不知道。我不知道為什麼他要作出看起來前後矛盾的事。他說他認罪。人是他殺的。但他的律師卻說人不是他殺的。他的律師要主張，人不是被告殺的。因為檢察官拿的兇器並不是死者傷口上的兇器。但是被告已經說那是了啊？即使是被告殺的，不過他有精神分裂，所以應該無罪。如果是這樣，為什麼他還要說人是他殺的？難道說，他是因為他的身體已經做出那個殺人的動作，然後人真的死掉了，所以他覺得他就犯罪？但他的心裡並沒有要做那件事啊？等等。我覺得搞糊塗了。我都不知道自己在想什麼。

（沉默）

——我覺得現在我的眼前就只有成疊成疊的紙。白色的紙。印著無限的黑色文字。好吧。還有一些彩色的照片跟3D的兇刀。這些都遮住我的眼睛。但是這些都

是零星的碎片。永遠無法接觸的真實的碎片。檢察官跟律師的自己，用嘴裡吐出一絲一絲的線，像蜘蛛一樣，一針一針串過這些碎片，就說「這是真實」。我好像只是來判斷到底誰串得比較好看，比較精準。或者這樣說好了，奇士勞斯基在《紅色情深》中有一個法官的角色。他一直用無線電偷聽其他人的私生活。他聽，但他不一定能看到……他對女主角說，「對我來說，決定什麼是真實，什麼不是真實，似乎有點不夠……該怎麼說，不夠謙虛？」女主角就糾正他說，「是虛榮嗎？」法官同意了。那對他來說是個精確的用字。十分精確。虛榮啊。我有這個power舉起那把劍嗎？

——
咻咻。

（集中方塊形成單一平臺。）

——坐在被告席，看到身旁的律師，另一端的檢察官，還有正前方的法官、書記官、通譯。聽著檢察官和法官正在詢問法醫問題。

我覺得好像隔了一層膜一樣。奇妙的感覺。嗡嗡。嗡嗡。其他人的聲音無法穿透這層膜。進來的只是殘餘的影子。嗡嗡。嗡嗡。即便如此，光還是可以穿透膜。沒有折射的問題。但聲音能量不夠。語言的能量不夠。

看著滔滔不絕的法醫回答法官專業醫學問題，同時也看到不斷噴濺的口水。似乎也聽到口水飛濺摩擦空氣的聲音。咻咻。咻咻。

沒有人問我的聲音。沒有人問我話。好像我是空氣一樣。這種感覺很奇怪。你知道大家都在談你的事。大家也清楚你是他們談論的對象。你是這件事的主角。但你沒有聲音。

「在她的世界，言語即真相。尤其對瞎眼的人來說，聽到什麼更重要。」轉頭。看到旁聽席上有很多不認識的臉孔，辨認出T臺記者、U報記者。沒有熟面孔。除了坐在旁邊的律師。聽到他正打斷法醫的話。

賺錢的好題材。大概可以報一個禮拜。網路新聞的留言要怎麼樣吸引到更多人來留言呢……對！下個「好」標題。「律師殺妻 今一審開庭」，還是「喪心律師砍殺妻」，還是「殺妻驚世律師 在法庭上竟然如此說……」。

「『即使法官盡力保持低調，審判時還是得高坐臺上，面對臺下的眾目睽睽，猶如舞臺劇的演員一般』。漢娜·鄂蘭著，《平凡的邪惡》」

哈。哈。有人要報導。當然要好好表現啊。不然就會愧對網路鄉民。現在就是showtime！我應該會是演技最好的。畢竟演戲應該是沒有臺詞的時候最難。即便我現在在這裡唱獨角戲。沒有聲音的獨角戲。

看著法官，發現法官的臉上寫滿困惑，而且正看著自己。四眼相視。移開目光。聽到律師繼續說話。

儀式感真的很重。這就是一場儀式。我是祭品。只不過現在在走的程序，是判斷你是否有資格成為獻祭的人。這是必要的。至少對這個社會來說。我只不過就是儀式上的那顆棋子

聽到律師說，「請問（消音）法醫看過上次我方呈給法院的私人鑑定報告嗎？」坐在法官席上的、辯護人席上的、檢察官席上的，甚至旁聽席上的，都只是棋子。我們好像共同完成一件很重要的事。但我也說不上來那是什麼重要的事。我們好像再次確認某件事情。一件無法更改的事。

轉向律師。聽到律師繼續辯護。

我才發現原來只移動了一個位置。從辯護人的位置到被告的位置。好近啊。原來這麼近。以前只會一心想著，「要如何勝訴？如何讓自己不會白拿那分錢。」現在我看（消音）幫我辯護的樣子。早知道跟他說不需要這麼費力。

聽到大家準備要討論精神狀態的報告。

我有精神疾病？精神分裂？我怎麼都不知道？但我不能說話，他一定很不希望我說話。在做律師的時候，總是會希望客戶盡量不要講話。越少話越好。你永遠不會知道你的話在別人耳裡會怎麼被理解，甚至誤解。

「語言／言語是沒有溫度的。Coding 轉譯的電視畫面、臉書評論、言詞辯論、法庭卷宗。都沒有溫度。」

口好渴……明明就沒有說話。但我想說話。但我知道我不能說話。我需要等到別人叫我說，我才能說。我必須要說他們想聽的，我才能說。「這是你用來殺害你妻子的兇刀嗎？」這時候我就應該說「是」或是「不是」……

看著法官。

這個時候，我不能跟他們說「那是我們新婚時一起去買的」，或是「她用那把菜刀劃傷我的。明明是她的问题。為什麼是我？」我只能說，「是」或「不是」。我能說什麼呢？我想說什麼？我為什麼要殺她？我……

「『三位法官從來沒有真正瞭解艾希曼，或許這就是他們具備『善良』本性與來自其職業的傳統道德之證據。』漢娜·鄂蘭著，《平凡的邪惡》。」

我不知道。

低下頭。閉上眼睛。看不到任何東西。聽著律師和檢察官一來一往討論精神報告的問題。

法官真的能夠理解嗎？無數的、由律師和檢察官編織的布。他孱弱的舉不起左手的劍。或許可能因為不是慣用手。另外一手舉起那一個天秤。不，不是天秤。就只是一般的秤。還是電子磅秤。科技嘛……

抬頭看著法官，偏著頭，盯著法官困惑的臉。律師和檢察官的聲音似乎令他困惑。

不過，看著坐在法官席上的法官，我想，現在他只能急著找東西放在那個秤上。

但是什麼東西他不知道。我也不知道……或許我是有罪的。對。我是有罪的。

「法官：『正義並不與無辜的人打交道。』」
「克里斯多夫·奇士勞斯基導《紅色情深》。」

有罪……是這樣嗎？如果加上讓人精神分裂的憤怒呢？痴狂？疑惑？不安？正義無法處理這個纖細的東西，那一種存在於人們之間的空氣，或是呼吸，或是感眉，或是微笑。

閉上眼睛。

只要一次，就可以壓垮所有人，骨頭碎裂，血肉模糊。我們卻不將重點放在這裡。我們放在一個沒有形體的幻想物。給他一把劍，弄瞎他的眼睛，然後要他砍人。一刀兩斷。乾淨俐落。跟生死一樣。不對，這就是生死。

「那些已經發生的都沉默了。一切的再現只是粗劣的仿冒品。只有摩擦聲是現下存在的。」

轉頭。停頓。

學長？什麼時候來的？為什麼？還有在看守所那次也是？為什麼？是來嘲笑我

的嗎？我不准她走！也不准你再……再……我都輸了。那時候，我都給你了。我告訴我媽媽的事。你明明知道的那種無力感、多出來的感覺……

「范倫丁：『你不會害怕嗎？』」
「法官：『我不知道如果我是他們，我會不會做一樣的事。』」
「克里斯多夫·奇士勞斯基導《紅色情深》」

這是我第一次作的決定！我終於踏出那一步！大學沒做到的，我現在做到了！別再來了！

轉回頭來。看著法官。聽不到任何聲音了。嗡嗡。嗡嗡。

這對這個法庭，或是所謂的正義來說，一點都不重要吧。重要的是，我拿刀。殺了她。她死了。中間有因果關係。法條也規定這個行為要被處罰。真相一點都不重要。

嗡嗡。嗡嗡。

真相存在於那種細微的地方，像沙一樣。無法用任何語言的容器把沙子裝進來。可能就是因為無法全部都看清楚，所以人們放棄把這件事當做一件重要的事吧。只能把我們能看到的當作是真相。這應該是不得不然的吧。

—— 嗡嗡。嗡嗡。

—— 即便蘇格拉底認為審判都有問題，也認為因為他和城邦訂立了契約，所以要遵守這個城邦的公民、法官和陪審團的決定。連我這樣罪證確鑿，還有什麼好說的？

—— 嗡嗡。嗡嗡。

—— 但會做出這樣的事，不也是出於「人性」的因素嗎？傷心、難過、遭到背叛、孤單、拼命得在急流中抓住浮木……進行報復。這不是人性嗎？

—— 「『法律的前提恰巧正是，我們與那些遭到指控、審判、譴責和人擁有共同的人性』。漢娜·鄂蘭著《平凡的邪惡》」

—— 那天天氣很好。很熱。汗流浹背。全身黏膩。門外的陽光照得人目眩。媽媽也令人目眩。她就站在那裡，拖著行李箱。我記得她說，「我要走了，別來找我。」是因為我的緣故吧。我只能站在背光處。

—— 低下頭。嗡嗡。嗡嗡。

—— 然後你走進來。只有你知道。但你走出去。然後她走進來。我不讓她走出去。

—— 嗡嗡。嗡嗡。

—— 這很人性。我的人性的嗎？恐龍法官難道沒有依照法律判案？依照人性？還是鄉民的標準？人性的標準是什麼？如何全面的描繪真理，再用最接近大家的人性標準來判斷一個人是否有罪？

—— 「真相有溫度嗎？人性有溫度嗎？正義有溫度嗎？」

（四散方塊，高度相同，人各據一方。）

—— 我記得那是個燠熱的傍晚。馬路暑氣蒸騰。走在路上就像摩西一樣，只不過是以狼狽的姿態劃破隱形的熱流。一切都令人煩躁，而熱流看起來沒有止盡之處。

—— 我想到了半年前，我太太問我孩子的事……

—— 「你會想要有小孩嗎？」

—— 你們家有小孩嗎？為什麼你會想殺掉你的太太？如果這樣，你的小孩不就會沒有媽媽，這樣……你怎麼下得了手？為什麼？

—— 之前還有一個就這樣當著媽媽的面砍斷小女孩的脖子。現在變成換成是媽媽。

唉。這社會沒救了。

不過，他斷然地拒絕這個提議。一刀二斷。

都是國家的長照政策害的，都是國家沒有完善的托育政策害的。這一切都是結構問題！陳水扁不用負責嗎？馬英九不用負責嗎？蔡英文不用負責嗎？

我沒有！我只有回答說要再想想。畢竟我剛失業，我不敢跟她說這件事。我仍然每天假裝去上班。但是出門都是投履歷、找工作，之後就是去打工，吃老本。失業是藉口嗎？失業是殺人的藉口嗎？你考上律師都是人生勝利組都可以殺人，我重考好幾年不就更可以多殺幾個了？

但從他的眼神，他的嘴角，他毛細孔散發出來的任何氣息，都說著他不想。我本來認為，這或許是一個改變的機會。一切都變了。一點一滴。沙漏的沙，從一端流向一端。一點一滴。生孩子可以反轉沙漏？

唉。我跟你縮喔。貧賤夫妻百事哀啦。這句話是老祖宗的智慧啦。什麼自由戀愛，麵包比較重要啦。

我不認為。尤其是當我知道她曾經和他在大學時交往過之後。我不認為。

我不敢告訴他。我想他或多或少都已經知道了。雖然我一直沒說。

我看到我的家了。我發現燈是亮著的。奇怪？出門前，我記得燈有關啊？還是她回來了。不過她跟我說今天需要加班，會晚回來。我手上還拿著外帶便當。

該不會沒被判死就會像（消息）一樣在監獄中還可以不工作，吃得肥打籃球……

我沒有加班。而且我記得我把燈關了。或許是他開的。我沒印象了。

我開的。但忘記關了。

這種人就該拖出去斃了。還在那邊機機歪歪。

應該不會是小偷吧。我小心地躡著腳步、躡著腳步，一步，一步，悄悄地，插入鑰匙，轉開門鎖，轉回門鎖，收出鑰匙，轉開門把，打開門，輕步走入，關上門，一切都小心翼翼，深怕一點聲音碎了這片寧靜。

我沒聽到他走進來。

我也是。

真相總是越辯越明的。透過各種反覆交錯的證詞，我們可以知道誰在說謊，誰

沒說謊。只要大家願意開口。

反正殺一個人不會被判死啦。這個國家沒救了！

我看到一雙鞋。

我把鞋子收進來了。

他沒有，我有跟他說過，他說不需要。我這次也沒有堅持。不知道為什麼？

善有善報，惡有惡報，不是不報，只是時候未到。現在就是時候啦。死好。

是雙男鞋。我不知道那雙鞋是誰的。那雙鞋是誰的？

我的。

他的。

我跟你說，那種女人死好！你根本就沒有罪！我跟你說，不要聽上一個人亂說，臺灣這麼亂就是因為有這種外遇的人！還在那邊說什麼韓國通姦除罪了，我們也要。說這種話的人怎麼不趕快槍斃死一死。

可能就跟我的一樣。我們現在面對彼此相敬如賓。從那次她問我生小孩的事之後。那可能是個轉捩點。

我問過他很多次。不只那一次。但我得到的反應越來越小。他越來越冷淡。

拜託。怎麼還在討論那人渣的事情，趕快斃了吧，簡直是在浪費社會資源。

她後來找我。雖然我們分手很久了。她告訴我他的問題。她需要溫暖。她需要改變的機會。

笑死人。討客兄就討客兄啦。還說那麼多。難道陳水扁不用負責嗎？

廢死聯盟不用負責嗎？

扁維拉出場！

那天真的很熱。我剛剛用哪個詞……燠熱。家裡也是。熱流瀰漫玄關、走廊、客廳、樓梯……我用肉身劈開，像摩西一樣。

我聽到了腳步聲。

我也聽到了。

我聽到了聲音。說話的聲音。一男一女。

「快躲起來！」

「要躲去哪？」

「我們之前已經演練過了。」

「好。」

他躲到我的衣櫃裡。

我們有兩個衣櫃。一個是我的，一個是她的。我們幾乎不會打開彼此的衣櫃。我的衣服很多，只要夠小心，絕對不會被發現。就像電視劇裡面的情節那樣。這是真的。

什麼是真的？什麼是假的？我們本來就沒辦法看到真相，或許那就是我們想像出來的，一個真相在那邊。或許我們本來就只能透過隻字片語去建構出那樣的真相，即便我們可能認為這樣的真相並不是我們理想中的真相。

對對對。加害者最需要人權。受害者都沒人權。我們國家培養出一堆法匠。

我走到樓梯頂端，面對著我們的臥室。走到一半時，聲音已經消失了。我打開門。

「嗨。」

「你不是要加班？」

「我東西忘了拿。我回來找東西。」

「樓下的鞋子是誰的？」

「什麼鞋子？」

他們爭吵不休，在吵我的那雙鞋子。後來我聽到下樓的聲音。咚咚咚。

咚咚咚。我衝下樓了。一方面是想要逃開我無法回答的問題。另一方面是害怕他發現他。

「他是誰？他在哪？為什麼會有那雙鞋子？」

他知道了，一定會崩潰。

我到了廚房。

我跟著她到了廚房。

我忘了廚房是條死路。我應該要往客廳方向去。這樣才能到玄關，逃離這個地方。

我堵住了路。

我看到他越來越激動。他開始大吼大叫。一直要知道他是誰？但他知道了。還是不知道？

像這種有精神疾病的人喔，應該要趕快抓去關一關。不然誰知道下一個會被殺的人是誰？

我越來越不安。我想起這幾個月來，她跟我說的事情。我想起她越來越常提到他。該不會就是他吧？他又要再奪去我重要的東西？

照他律師這種辯護邏輯喔，我只要去殺人說自己是神經病就不會被判死了欸。那我是不是該殺我老師啊哈哈哈哈哈。

律師真的很可悲。讀這麼多書到頭來就是要幫這種人辯護。

我越來越害怕。我看到他的臉上出現奇怪的表情。我隨手抓了東西。是菜刀。

我很怕他會做出什麼事。我從來沒看過他這樣子。

「是學長嗎？」

「對。」

（沉默）

他原本想要衝上前想要搶走刀子的。他口裡大喊他的名字，一直問為什麼為什麼。然後……

然後我昏倒了。

我死掉了。

我沒看到。

這樣不就無法達到真相？真相是建立在無限的談話與交叉詢問中。我想我們本來就無法親眼看到是不是你殺你太太的。如果我們無法藉由一次又一次的確認，我們根本不可能達到那個真相的境界。

但是話語真的能達到那個境界？我們一遍又一遍地說話，圍繞在這件事情上，不停地談論，根本不可能看到真相。

真相是種妥協的產物。大家除了用眼睛看到、耳朵聽到、鼻子聞到、皮膚感覺到之外，只能用語言，不管是圖像的語言或是文字的語言。用語言再現真相。然後相信它是真相。這是我們唯一能做的事。

就像在臉書新聞下的留言串。

但是法律系統無法承認有很多個真相。即便我們的語言可以給我們很多真相，但是我們卻無法承認其他的真相。否則我們會無所適從，感到混亂。

| 人性也可能不只一個。人做出來的事情不就是人性的展現嗎？人性如此抽象。他只能從一字一句、一言一行透露出點皮毛。

| 我想我們可能無法超越這樣的極限。無法跳脫出「唯一」的迷思。一個最高的國家。一個法律制度。一個真相。一種刑罰。所以我們面對事情，才會變得如此暴力。

| 我贊成。人性是個空想的詞，就跟正義一樣。人性有無限可能。有說跟沒說一樣。但正義選擇了一種人性，一種正義，自己定義的人性、暴力的決定。但我們似乎不得不這麼遵守，因為正義也是大家想像出來的、空洞的概念，人性只是正當化了正義的存在。

| 或者是說。

| 人性正當化所有的人類社會一切的存在。

| 那能怎麼辦？

| 我看到了。

（集中方塊形成單一平臺。）

做通譯看起來很輕鬆。老實說，法院通常不需要通譯，因為大家都講同一種語言。大家都說中文。不需要我。通常我在開庭中都負責上呈東西給法官。他就坐在我後面，高高的。並不是指他人很高，而是他坐的位置。或者是我從法官拿東西給下面的人，跟我同平面的人，律師、檢察官、被告。通常就是這樣。通譯很像儀式中的巫，巫師的巫，中國古代負責聯絡神和人的代理人。我負責聯絡法官和其他的人，即便這只是形式的、現實的接觸。

我參與過那場法庭審判，實際上的。我拿證物給被告看。我呈上報告給法官。我所說的，只有「謝謝」。空洞的形式禮貌。「謝謝。」最後他被判死刑。最高法院也駁回了上訴。全案定讞。ㄅ、ㄅ、ㄅ、ㄅ。兩聲。或是，咻咻，兩聲。

法庭上總是有隔閡、隱形的介面。通譯則被晾在一旁。無法說話。無法審判。無法提問。只有無止盡地、機動地呈上呈下。或許沒有人覺得通譯是需要的。如果有全民審判，什麼都不需要了，不需要檢察官、不需要律師、不需要通譯。

不需要通譯！多麼美好。可以 cost down，我想政府機關最愛！慣老闆的最愛！臺灣人的最愛！但事實上不需要嗎？或許通譯就是那隻眼睛，就像蕭煌奇唱的那樣，不管是字面上的意義或是作為一種譬喻。沒有人會覺得需要 cost down 一對眼睛。通譯站在跟法官腦子一樣高的位置，或者更高。

語言製造許多假象。語言用假象製造更多假象。語言成為一道膜。延展性高的橡皮，或保險套，但戳不破。或許戳得破？ anyway，或許戳得破。但我們摸不到彼此。我們不是彼此。即便法官脫下了法袍，摘下了眼罩，把天秤和長劍留在審判桌上。

通譯無法讓兩個人變成彼此。現實中的通譯是不需要的。但抽象中的通譯是正義。無法製造事實。事實並不存在。存在的是雙方的共識。面對微妙的、無法理解的、浮在半空中的人性，也是通譯下的共識。而這樣的共識帶領人類活到今天。缺乏這樣的共識造成大規模的滅絕，乃至於小範圍的謀殺，拒絕他或他們共同存在在這個世界。正義確保一個人一個好好的活下去。好好的、有尊嚴的、被當作是一個人的，活下去。不是為了填補缺少的那一塊，用更多的行為平衡天秤。

我多麼希望能看到這一幕。像是看到某種神蹟。但這個法庭太小了。小到無法乘載如此龐大的故事與記憶與經驗。法院只是醫院。頭痛醫頭，腳痛醫腳。但至少看到這一幕，或許什麼話也不用說，什麼話也不用翻譯，任何的只是多餘的，因為那層膜就自動消融了。

—— 記者現在在法院前面，持續追蹤案情最新的進度。今早經過地檢署證實，先前律師殺妻案的兇手另有其人。在全案定讞後，發現新的事證。檢察官拘提了另一位律師。據稱，這位律師與先前的被告就讀同一所大學，與死者發生婚外情。據消息指出，這位被拘提的律師曾探訪過被告先前被監禁的看守所，不過不幸的是，被告已經……

——「本報告旨在呈現（消音）法庭滿足訴求的程度，此亦是本報告唯一意旨。」

* 評審評語

採用新文本風格，省略角色設定，讓對白本身構成劇本主要內容，開放導演與演員在場面調度與表演的可能性。通常這種創作容易流於巧思卻忽略主題與內容的相關性。但〈審判〉透過尖銳的辯證性對白，結合一個法庭故事，讓形式與內容取得平衡，顯示作者的創作與思考能力，值得嘉許。（耿一偉）

得獎感言

感謝父母與妹妹。感謝沈曉茵老師，帶我第一次感受到劇本的魔力。感謝童偉格老師，因為他鼓勵我試著帶給別人同樣的感受，並繼續下去。

周桂音

法國巴黎第三大學電影碩士，現於該校撰寫博士論文。著有長篇小說《月光的隱喻》。曾獲「拍臺北」電影劇本徵選首獎與聯合報文學獎短篇小說評審獎等獎項。電影長片劇本《夜曙行旅》後製中。



峇里左岸

人物

查理：男，五十九歲，流浪漢。操偶師。

毅民：男，三十六歲，房屋仲介。

凱文：男，二十歲，大學生。

琪琪：女，二十歲，大學生。

舞臺

前舞臺有路燈、垃圾桶、透明玻璃電話亭，是「街」的空間。

後舞臺（主舞臺）有一些商品展示櫃和幾個放滿書的書架，是「店」的空間。

第一場：街

（觀眾入場時，琪琪已坐在觀眾席上。）

（觀眾席燈暗同時，凱文以遲到觀眾的姿勢匆匆進場，坐在前排。）

（全場暗燈，毅民上，在幾乎什麼都看不見的黑暗中，開口說話。）

毅民：親愛的巴黎，早安！噢，你看不到我。當然，這個季節，太陽大概早上八點才會出來，這路燈又不亮！為什麼路燈不亮？因為是法國路燈啊，這麼漂亮的路燈，是裝飾用的，不會亮的。我說，您起得真早，我們坐下來聊聊吧。

喝杯咖啡吧！這條街的露天咖啡可是知名景點呢。什麼？你不敢坐在露天咖啡，你怕恐怖攻擊？別擔心，這裡不是真的巴黎。這裡是我們的市政府精心打造的「峇里左岸」，市民下班後散步的河濱道路，週末騎腳踏車的好去處，峇、里、左、岸，結合峇里島的度假風情和法國巴黎左岸人文景觀，看！這法式的路燈，歐洲情調的露天咖啡座，多浪漫啊！現在，不用出遠門，不用買機票，在臺灣也能享受浪漫的歐洲香頰！我們的市政府真是太睿智了！你看，河岸景觀第一排的新房子也蓋好了，一樓都是峇里島風格的海灘度假躺椅，旁邊都是法國餐廳、鬆餅可麗餅、海鮮飯、奶油燉飯……你問臺灣小吃在哪裡？唉唷，我們這歐洲風情哪有臺灣小吃，小吃油煙多，我們可是河岸景觀第一排……什麼？你問建商是哪裡人？唉唷，話不是這樣問的。不是，不是，他們哪裡人都不是，他們是哪裡有錢就去哪裡、哪裡有錢就在哪裡的，有錢人。你瞧不起這些人嗎？那你呢？你，又是什麼人？

（毅民從口袋中掏出一把槍，在黑暗中指著觀眾。）

毅民：臺灣人？

（毅民將手中的槍上膛，在黑暗中發出清脆響聲。）

毅民：你憑什麼說你是臺灣人？你憑什麼說「我」不是臺灣人？說啊，你坐在那裡幹什麼？來看笑話的是不是？來嘲笑我的口音，問我哪裡來的，是吧？你是什麼意思，我的國語說得跟你一樣好，你卻問我哪裡來的？哪裡來的？你在一片漆黑裡睜大眼睛，往我這裡瞧。你想看看我的樣子，只要看一眼，你就可以貼標籤了。但是路燈壞了，你什麼都看不到，哈哈，你太可笑了，你想看看我是咖啡色還是茶色，你們想確認我和你們不一樣，確認我不是你們這些自以為優越的土生土長本地人。但是確認了又怎樣？確認了你就安心了嗎？我告訴你，我也是土生土長的本地人，而且我現在在黑暗中，正拿槍指著你。（邊說邊逼近觀眾）沒錯，像個真正的恐怖份子。

這不是道具，不是你看戲看慣了的塑膠假貨。噢，我感受它沉甸甸的重量，一把貨真價實的槍，不是道具，不是演戲。現在，我一扣下板機，（在黑暗中逼視觀眾，用槍指著觀眾的頭）你、你、或是你，就會是明天的頭條新聞。很戲劇化對不對？你想過成名嗎？你想成名嗎？（手槍發出清脆響聲）沒錯，我抓狂了，我越界了。我從來都不是恐怖份子，但我現在真的瘋了！但你在乎嗎？不，你一點也不在乎。你在乎的是，現在是早上八點四十五分，如果你沒趕上八點四十九分那班捷運，今天上班就遲到了。如果我現在從捷運月臺跳下去自殺，如果我在你面前從捷運月臺跳下去自殺，你會在乎嗎？你當然在乎，因為八點四十九分那班捷運不會準時進站，這個早上跳軌的瘋子害你遲到了。你會告訴自己，這個不知哪裡來的瘋子，怎麼這麼自私在上班時間跳軌，他不能等兩個小時再跳嗎？他不懂禮義廉恥嗎？這瘋子的絕望跟你有什麼關係？沒有關係。但是現在，當我拿槍指著你的頭，這一切就跟你有關係了。你知道嗎？逼瘋我的，就是你那班八點四十九分的捷運，就是你每天每天拼命奔跑想要趕上的，任何一班捷運。我恨捷運。我恨每天早上的每

班捷運。我恨每個在地底下奔跑想要趕上捷運的人。我恨每個人。

（坐在觀眾席前排的凱文笑出聲來。）

（毅民撲向凱文，將他一把抓起，在黑暗中用槍指著凱文的頭。）

毅民：你笑什麼？你他媽的笑什麼？

凱文：……

毅民：你聽不懂我的口音嗎？你種族歧視嗎？

（前舞臺的街燈突然亮起，毅民被燈光嚇到，上下打量凱文一番，將手槍放回口袋，面露推銷業務的專業笑容。）

毅民：先生，買房子嗎？

凱文：房子？

毅民：在這裡置產啊！峇里左岸，河岸景觀第一排，捷運即將通車，先買先贏！先生穿著品味不同凡響，這手錶是最新一季的吧？先生在哪高就？

凱文：我是學生。

毅民：噢。沒關係，沒關係！念完書就可以成家立業了，來來來，給你一張我的名片，以後要買房子的話，可以打給我！河岸景觀，先買先贏！

（毅民將凱文推回觀眾席，凱文坐下，繼續看戲。）

（毅民清清喉嚨，整理身上的西裝，摩拳擦掌在觀眾前走來走去，虎視眈眈看著每個觀眾。）

（前舞臺燈漸亮，毅民的公事包放在地上，旁邊放著售屋廣告看板，寫著「忠信房地產 張毅民」。）

（透明玻璃電話亭中，穿得破破爛爛的查理背對觀眾，裹著破棉被躺在電話亭裡，從觀眾的角度只能看見一堆破布。）

（毅民在觀眾當中選中琪琪，對她推銷。）

毅民：早安！天亮了，這充滿活力的時尚之都，閃耀美麗的人們！小姐，小姐！對，就是妳！小姐品味不錯喔！簡直像個巴黎人！妳知道，這裡是峇里左岸，在這裡上班的都是有品味的人。小姐的穿搭真是太講究了！保暖紫色外套、淺藍色針織衫（臺詞內容配合琪琪服飾）再配上一個了不起的名牌包，哎呀呀，時尚品味，尊、爵、不、凡！（頓）小姐妳有沒有算過，妳買這個名牌包，要花幾天的薪水？小姐不要誤會，我不是說名牌包不好喔！名牌包很棒，好多人出國就只是為了買名牌包。來來來，我們把月薪除以工作天，扣掉所得稅、消費稅、娛樂稅、居住稅、奢侈稅、勞保、健保和牌照稅，沒錯！只要工作六十五天，就可以換到一個品味不凡的名牌包，料好實在，做工細緻，質感又棒，顯得格外有氣質！小姐妳真是太聰明了！（頓）但是小姐妳想過嗎？這個做工細緻、品味不凡的名牌包，已經過氣了。

（頓。毅民走回售屋廣告看板旁。）

毅民：是啊！小姐，妳當然知道，所以妳才拼命工作、拼命賺錢、努力的買下一個包。請問一下，小姐妳有夢想嗎？人人都有夢想。像我啊，我寫過一本書。不是什麼投資理財買屋術喔，是文、學、小、說。哎呀，真丟臉。沒錯，我們都怕丟臉，世上最可怕的事就是丟臉，所以我們才要拼命工作，讓自己能得跟別人一樣，讓大家稱讚我們有品味，然後我們才可以鬆一口氣。（鬆一口氣）但是！下一季馬上又要開始了，我們又得拼命工作、買最新一季的品味不凡，直到它再度過季，你知道這循環會持續到什麼時候嗎？永遠。這循環終結之時，就是人類史終結之時。（頓）小姐妳有沒有想過，為什麼妳需要名牌包？為什麼？因為妳沒有安全感。為什麼妳會沒有安全感呢？妳知道為什麼嗎？因為妳沒有歸屬感。小姐，什麼是歸屬？房子就是歸屬。擁有房子，才能證明這城市是你的。小姐，所有東西都會過季，只有一樣東西，永遠都是不敗基本款，那就是：房子。只要在臺北有房子，妳就是真正的臺北人，妳就不需要再用那些名牌來證明自己了，妳也不需要仰賴別人來證明自

己了！妳說對嗎？對！當然對！（對所有觀眾）買房子吧！買個屬於自己的家吧！你就可以窩在裡面，藏在裡面，再也沒有人會看見你，再也沒有人敢批評你了！買個房子，安家樂業，把這盲目的世界拋在腦後吧！（停頓思考，決定修改臺詞）買個最新落成的房子，在二十七樓豪宅大廈安家樂業，傲然俯視首都，把那些裝模作樣的天龍人踩在腳下吧！

（毅民以宗教領袖的姿態走近觀眾，以救世主的口吻大聲宣告。）

毅民：忠信房地產，張毅民，在這裡為您服務！

（透明玻璃電話亭中，穿得破破爛爛的查理舉起拳頭，咚咚咚敲著玻璃牆。）

（查理從一堆破布中坐起，打開電話亭的門，打呵欠。）

查理：誰啊？大清早的，在人家門口大吵大鬧？

毅民（下意識鞠躬致意）：忠信房地產張毅民，為您服務。

（毅民說完發現這句話不太合適，尷尬。查理認真端詳售屋廣告牌。）

查理：二十七樓，三房兩廳……你這房子，看起來採光不太好喔？

毅民：什麼？

查理：你看這照片，最大的邊窗離鄰居這麼近，光線都被擋住……

毅民：我說這位阿伯……

查理：我叫查理。你這浴室在房子正中央，濕氣出不去，對風水也不好……

毅民：這位阿伯……

查理：我叫查理。你這個平面圖，比例是不是怪怪的？還有你這個「捷運商圈」，

你這個捷運站根本就不存在嘛！

毅民：阿伯……

查理：就算再過三十年，你這個捷運站也只能在「捷運願景圖」上面看到吧？

毅民：阿伯，你是故意找我麻煩嗎？

查理：是你找我麻煩，七早八早就在我家門口鬼吼鬼叫，擾人清夢……

毅民：阿伯，現在是早上十點，所有人都在辦公室裡面了。

查理（看看沒有錶的左手手腕）：哦。

毅民：沒有規律的生活，就沒有正常的人生。

查理：你這小屁孩，懂什麼正常人生？

（毅民檢視自己身上的行頭，整理西裝。）

毅民：我當然懂。我有工作。

查理：有工作就是正常人生？

毅民：（掩鼻）阿伯，你都在哪裡洗澡？

查理：有洗澡就是正常人生嗎？

（毅民的注意力突然被另一邊吸引，似乎有人正在端詳他的售屋廣告。）

毅民：小姐，小姐，捷運商圈三房兩廳有興趣嗎？河岸景觀小豪宅，先買先贏！

（毅民一邊叫賣一邊跟到舞臺邊緣，又喪氣地走回來。）

查理：那女的比我還老，你叫她小姐？

毅民：只要是客戶，就是小姐。

查理：哦。（頓）你整天嬉皮笑臉，不煩嗎？

毅民：煩死了，我好累。

查理：我想也是。

毅民：我每說一句臺詞，就更痛恨我自己的面具。

查理：這才正常。

毅民（驚醒）：這才不正常！我說阿伯，你可不可以不要在這裡，妨礙我做生意。

查理：我就住在這裡，你才是不速之客。

毅民：誰會住在這個破爛的電話亭……

查理：什麼破爛，這才是真正的豪宅！大片落地窗、四面採光、格局方正、又非常通風，還位在這一區最精華的老街「中正街」，你有什麼意見？

毅民：什麼街？

查理：中正街。

毅民：這裡已經不叫中正街了。它現在叫做「香頌大道」。

查理：什麼香頌？什麼大道？這是誰亂取的？

毅民：市長取的！你看到那個路牌了沒？香頌大道，Boulevard de Chanson。

查理：亂來……

毅民：那個路牌掛上去時，總統還有來剪綵喔。

查理：我在這條街住了一輩子，從沒聽過什麼香頌大道。

毅民：很正常，你這個公共電話已經壞了，什麼都聽不到。

查理：你以為我一輩子都住在電話亭裡嗎？我告訴你，對面那間法國餐廳當年還是

雜貨店的時候，我住在那樓上。

毅民：噢？

查理：年輕的時候，我比任何同事都還要認真工作，好不容易存了一筆錢，就遇見像你這樣的騙子，說這地段前景看好，騙我貸款買了一戶公寓。

毅民：他沒有騙你，這裡前景超光明的。來，戴墨鏡。

查理：我還沒瞎，你們都是騙子！

毅民：這裡的地價確實一直漲一直漲啊。

查理：地價一直漲一直漲關我什麼事？我根本不知道是誰在炒地皮！

毅民：那也不用因此住進電話亭啊。

查理：住進電話亭是因為我失業了。貸款沒繳完，房子沒了。

毅民：節哀。

查理：本來再兩年就可以退休，沒想到被解雇了。

毅民：潮流嘛。

查理：搬到路邊之後，我才看見這條街變成了什麼樣子。

毅民：它徹底繁榮了。

查理：它徹底毀滅了！你說，這些亂七八糟的英文招牌是怎麼回事？

毅民：那是法文。

查理：那些把洋娃娃、雨傘、假花高高舉在頭上走路的人又是怎麼回事？

毅民：他們是導遊。市政府把觀光業發展起來了，現在街上人多，不舉高的話，觀

光客就看不到他們的導遊了。

查理：還有那些排隊要喝咖啡的人是怎麼回事？為什麼這裡出現這麼多咖啡？

毅民：來香頌大道喝法式咖啡，是城市觀光指南認證的「臺北十大最夯景點」。

查理：變了，全變了。這裡以前是茶莊……

毅民：阿伯，咖啡比茶貴十倍，而且這裡是香頌大道。

查理：這裡是中正街。

毅民：中正街已經是口述歷史了。

查理：這條街什麼都變了，只有一個人沒變。每天都來這裡報到，假裝工作其實鬼

鬼崇崇不知道在偷偷摸摸什麼的房地產推銷員。

毅民：……

查理：沒錯，我就是說你。

毅民：我哪有鬼鬼崇崇，我可認真工作呢。

查理：你從來沒在這裡成交過。你的公司在臺北另一頭，你的商品都是這些人（指

觀眾）不屑一顧的滯銷公寓，但你還是很堅持，每天都要來這裡叫賣。假裝

工作一陣之後，你就進去那間店裡面，（指著後舞臺）在裡面鬼混到關門。

日復一日，夜復一夜……

毅民：你偷窺我？

查理：是你在偷窺某人吧。

（頓。毅民回到售屋廣告旁，將廣告看板摺疊起來，收進公事包。）

查理：看吧，做賊心虛了。

毅民：我告訴你，我為什麼特地來這裡。那間店（指著後舞臺），是我的心靈歸宿。

那是文學的聖殿。

查理：是嗎？

毅民：什麼「是嗎」？它是這街區最老的書店！

查理：它不是生活雜貨、紀念品店嗎？

毅民：它是書店！它是文學的聖殿！

查理：你確定嗎？每個從那間店 shopping 出來的人，手上都提著一些長得像艾菲爾

鐵塔的不明物品。

毅民：阿伯你不懂，總之，這間充滿文學氣息的老書店……

查理：早就被財團買走了。

毅民：被財團買走又怎樣？它本來就快倒了！對啦，新老闆把一樓變成紀念品專賣

店，二樓變成生活雜貨，但三樓還是有在賣書啊！

查理：書、文具、明信片。

毅民：但還是有書啊！只要有書，就是文學的聖地！

查理：講這麼多，只是為了跟蹤店員美眉而已。

毅民：你在亂講什麼？
查理：早班，可愛女生，二十歲，有失眠問題和感情困擾。你每天都偷看她。

（頓。）

毅民：阿伯你很變態。

查理：變態的人都覺得別人是變態，心理學家稱之為投射作用。

毅民：咦？

查理：我也是念過一點書的。

毅民：而我，我寫過一本書。

查理：哦。

毅民：阿伯，別看我這樣，一副庸庸碌碌的樣子，我也是有過夢想的。從很久很久以前，我就知道，我這一生的任務就是寫作。只有在寫字的時候，我才覺得自己活著。我的夢想，就是當個作家。我熬了好多年，不顧親朋好友懷疑的

眼光，繼續寫作。終於，我的書出版了。我的夢想，成真了。

查理：恭喜。

毅民：我的書，寫的就是這間書店的故事。

查理：為什麼是這間書店？

毅民：我的青春，都在這間書店度過。我看書，買書，賣書，終於也寫了書。一切充滿文學的象徵。我的書回到它書寫的這間書店，在「現代文學創作」的書架上，和那些經典作品放在一起。每天，我都會來這邊看看，我的孩子、我的寶貝、我嘔心瀝血的作品，在這間書店的這個角落，在這個書架下面第二格，從左邊數來第二本。有時候，我會把它偷偷放到別的位置，讓它更醒目一點。但通常我就是靜靜觀察，等待某個契機，等待某個人將它從書架上拿起來，翻閱……

查理：你的書是什麼時候出版的？

毅民：八年前。

查理：它還在架上？

（頓。）

毅民：然後，我爸媽叫我還他們錢。我只好來這裡賣房子。我沒有離文學太遠，我寫的書就在身邊。我告訴自己，賣房子也沒什麼不好，這個工作，會讓我一戶又一戶人家邂逅，我會遇見各式各樣的人，本地人、外地人，看見他們的人生故事，見證這些人的生命轉捩點，看他們喜怒哀樂，為他們找到幸福，讓他們的幸福滋養我的歷練……

查理：嗯哼？

毅民：結果，我只是和一串又一串的數字邂逅。

查理：嗯哼。

毅民：七百五十萬買進，九百五十萬賣出，鏘鏘鏘，賀成交！九百五十萬買進，一千兩百萬賣出，鏘鏘鏘，賀成交！一千兩百萬買進……

查理：好了，我懂了。

毅民：後來我終於領悟，比起人，比起那些盲目的人，我寧願把時間浪費在那些空蕩蕩的房子。那些房子，比人還要有故事、有溫度……我常常，在那些空屋裡耗上一個下午，哪裡也不去，什麼都不做……我為什麼要跟你說這些？

查理：因為我不是客戶？

毅民：有道理。

查理：你每天在空屋鬼混，你老闖沒說什麼？

毅民：我老闖就是我父母。家族企業。我父母借我錢讓我出書。現在我得還債。我每天每天，四處奔走，就為了賣房子，為了收入，為了有個正常的人生。但我的人生，從昨天開始，就不再正常了。

查理：你終於被開除了？

毅民：昨天，我去一棟閒置很久的房子檢查屋況。一開門不得了，客廳裡面好多人，還有人拿槍指著我。

查理：黑道？

毅民：大概吧。那些人什麼樣子、什麼年齡都有，個個看起來兇神惡煞，好多人正

在吸膠，正在給自己打針，然後有人拿槍指著我。我以為我要死了。然後我想著，只要我死了，明天的新聞，一定有我的照片。如果我就這樣死了，大家都會知道我是誰、叫什麼名字、寫過什麼書，我就成名了。拿槍的人開口說話時，我興奮發抖，簡直看到我的臉刊在水果日報頭版。

查理：所以拿槍的人說什麼？

毅民：「你要幹嘛？」

查理：那你回答什麼？

毅民：「河岸景觀第一排，先買先贏。」

查理：你沒救了。

毅民：我一說完，他就把槍收起來，一臉無趣站起來走了。他們全都站起來，一個一個走出去，有些還拍了拍我的肩膀。我沒救了。整個下午我都在刷地板、丟針筒。我很沮喪。我還活著，我不會上新聞。然後奇蹟發生了，在沙發後面的角落，我發現這個。

（毅民從口袋中掏出槍。）

毅民：突然一切都被照亮。我找到翻身的機會。長久以來，我都是行屍走肉，但現在，我有一把槍。裡面有五發子彈。五次射擊的機會，五個可能性。

查理：人最好不要太依賴可能性。

毅民：我有五個可能性。阿伯，如果你已經受夠了貧困，如果你再也受不了這偽善又昂貴的什麼左岸，我也可以幫你一把，讓你解脫。

查理：不用不用，我的左岸既不偽善、也不昂貴，不勞費心。

毅民：五發子彈，五個嶄新的可能性。我追尋的所有解答，就在這裡。天啊！有了它，我勇氣百倍，以前不敢做的事，現在都只是小事一樁。阿伯，你看著，今晚，我一定會行動。對，就是今晚，我一定會成名。

查理：你會被當做恐怖份子幹掉。

毅民：那我就會和恐怖份子一樣有名！

查理：這樣有意義嗎？

毅民：當然有！人活著為了什麼？就為了一個名份、一個交代。

查理：你需要的，是心理醫生。

毅民：我不需要！我只要一個交代。阿伯，我想清楚了。明天，你去看報紙，頭條一定是我的名字。

查理：你說你叫什麼名字？

毅民：忠信房地產張毅民，為您服務。

（毅民萬分珍惜地將手槍放回口袋，背起公事包。走進依舊暗燈的後舞臺，在一個書架前站定。）

（查理看著毅民走遠，然後將破棉被重新裹在身上，坐進電話亭。）

查理：我也寫過幾本書。

（查理在電話亭中躺下，沉沉入睡。）

（燈漸暗。燈暗同時，琪琪走上舞臺，將身上的衣服換成「峇里左岸」T恤，下。）

第二場：店

（後舞臺燈亮。）

（毅民在幾個放滿書的書架前徘徊。）

（坐在觀眾席的凱文起身，拿出手機自拍，上傳。）

凱文（輸入臉書訊息）：宛如巴黎的陽光，優雅的臺北人，生活就該如此感受。我又來到這間設計商店，今天一定要下定決心。（送出訊息）Kevin Chang，十點五十五分，從手機上傳。

（毅民在書架前張望，見四下無人，從公事包拿出一本書，打算把它放上書架。）

（凱文走上舞臺，毅民趕緊將書放回公事包，從書架上挑了本書，站著閱讀。）

（凱文在商品展示櫃前面閒逛，用手機拍攝商品。）

凱文（輸入臉書訊息）：結果還是猶豫不決，兩個都好讓人心動啊！巴黎左岸復古藍色皮夾和新新左岸哲學革命青年手工限量皮夾，究竟要選哪個好呢？兩個都是我夢想中的皮夾，請問大家會選哪個？括弧：顯示為掙扎中。（送出訊息）Kevin Chang，十點五十九分，從手機上傳。

（琪琪上。琪琪穿著「峇里左岸」T恤，推著書車，瞪著正在拍照的凱文。）

（毅民拿著書，一面假裝閱讀，一面觀察兩人。）

琪琪：先生不好意思，店內商品禁止拍照喔。

凱文：妳好兇。

琪琪：先生不好意思，店內商品禁、止、拍、照。

凱文：不要這樣啦。看。

（凱文用手機搜尋，將手機遞給琪琪。）

琪琪（邊看邊唸）：親愛的客戶您好，本書店近日推出特價活動，只要打卡上傳，即可享有特惠商品八折活動……

凱文（裝熟）：就是說嘛。欸，妳說，「巴黎左岸復古藍色皮夾」和「新新左岸哲學革命青年手工限量皮夾」，哪個比較適合我？

琪琪：先生不好意思，特價活動是三樓書區的特價活動，商品區沒有打折喔。

凱文（輸入臉書訊息）：十一點十分，Kevin Chang：覺得沮喪。（送出訊息）

（琪琪推著書車走遠，在書架前將一疊書上架。）

（毅民拿著書，一面閱讀，一面緩緩走下舞臺，坐進觀眾席，繼續閱讀。）

（凱文目光跟隨琪琪。）

凱文（輸入臉書訊息）：今天，她決定繼續扮演陌生人。沒關係，為了妳，我願意陪妳演這齣鬧劇。（送出訊息）Kevin Chang，十一點十五分，從手機上傳。

（琪琪繼續將書上架。凱文收起手機，在書架前瀏覽群書，又再度拿出手機。）

凱文（輸入臉書訊息）：我甚至穿了葛哈斯經典名言T恤，以為她會多看我一眼。

（送出訊息）Kevin Chang，十一點十六分，從手機上傳。

琪琪：先生，請問您要結帳了嗎？

凱文：明天社會學要考試，我幫妳印了講義。

琪琪：先生您人真好，但我不需要。

凱文：妳真的不想念大學了嗎？

琪琪：先生，請問我念不念大學，關您什麼事？

凱文：如果妳不念大學，我就再也沒辦法在學校遇到妳了。

(頓。)

琪琪：反正你現在在學校也遇不到我。

凱文：所以我來這裡找妳。

琪琪：最好是。

凱文：我平常不來這種地方的。妳知道，我最痛恨資本主義。

琪琪：但你剛剛在挑八千塊錢的皮夾？

凱文：那不一樣，那是職人手作。我痛恨連鎖壟斷的資本主義。

琪琪：然後你一天到晚喝星巴克？

凱文：星巴克的咖啡豆是公平貿易。

琪琪：公平貿易？你每次跟擺攤阿婆買人家手工製作的小東西，都殺價殺得頭破血

流，然後你跟我講公平貿易？

凱文：那些都是小事，妳知道我這人不是這樣的。

琪琪：我看到的你，就是這些小事的總和。

凱文：所以妳就跟我分手？

琪琪：我們根本就沒有交往過。

(坐在觀眾席的毅民放下手中的書，看著臺上的兩人。)

凱文(輸入臉書訊息)：親愛的妳，我在人群中搜尋妳飄渺的身影，妳卻說，我們只是陌生人。我在城市飄流，拍下沒有妳的照片，緩緩晃動的光影，畫面逐漸失焦，我卻依舊看見妳……妳屬於臺北。臺北的光，臺北的影子，我苦讀多年終於考上臺北的學校，或許只是為了遇見妳……我是如此憧憬妳，我的臺北女孩。妳卻說，我們的人生，根本沒有交集。(送出訊息) Kevin
Chang, 十一點三十七分，覺得傷心。

(琪琪繼續補書。)

凱文：妳……還是很少上線？

琪琪：我已經三年沒上線了。

凱文（輸入臉書訊息）：我說了這麼多，妳什麼都不會看見。這樣也好。親愛的妳，我再不會遇到像妳這樣的人了。妳知道嗎？此時此刻，在妳身邊，我心滿意足。這浪漫的街，承載巴黎的夢，我做夢流連的場域。我的峇里，我的左岸，我離鄉背井來臺北追尋的美好……但我已經說了太多。面對這些過度的美好，我終於明瞭，之於這個世界，我，無話可說。（送出訊息）Kevin Chang，十一點四十九分，從手機上傳。

琪琪：你說什麼？

凱文：我說我終於瞭解，對這個世界，我無話可說。

琪琪：那你就閉嘴。

凱文：快中午了，妳午休時，要不要一起吃午飯？

琪琪：我有準備便當。

凱文：對面開了一家有機咖啡店，要不要一起去？

琪琪：我要省錢繳房租。

凱文：我請妳。

琪琪：我不要！你可以不要一直跟我講話嗎？我在工作，你卻一直打擾我。

凱文：店員的工作不就是回答顧客的問題嗎？

琪琪：你有什麼問題？你只是一直重複一樣的話。

凱文：因為妳都沒在聽。

琪琪：因為我在工作！你在這裡試圖開啟的任何對話，都沒有任何意義。（指觀眾席）你看看三樓那些人，那些來這裡逛書店的人，他們的書店只剩下幾個書架，但他們還是賴在這裡不走。這些根本就是地縛靈的人，大家都在做自己的事，這就是我的常客。這裡的人從不和人交談的。

凱文：是嗎？

琪琪：是啊。（指觀眾席）你看看那個提著IKEA購物袋的老先生，站在「美食生活」旁邊那個。對，就是他。那個IKEA購物袋就是他這輩子唯一剩下的東西了，

他的一生都裝在那裡面。但那個袋子的開口太大，他從門口走進來的路上，東西邊走邊掉。你知道那袋子裡掉出的是什麼東西嗎？昨天的報紙、過期的駕照、破裂的錄音機、可口可樂紀念杯、不知道誰的照片，那些亂七八糟的東西一個接一個掉出來，每個人都看著他的一生，看著他一輩子的瑣瑣碎碎到處散在地上，卻沒人動手幫他。你幹嘛不去幫他的忙，像個憤青一樣幫他的忙，不要在這裡給我製造困擾。

凱文：製造困擾的人是妳自己，妳快要被退學了，為什麼不去上課？

琪琪：因為上課沒有意義。

凱文：但妳可以拿到文憑。

琪琪：文憑又有什麼意義？

凱文：每個人都需要文憑。

琪琪：「每個人」是誰？

凱文：就……每個人。社會。大眾。

琪琪：沒有意義。

凱文：有文憑才有工作。

琪琪：我現在就在工作。

凱文：但妳這是什麼工作？妳沒有夢想嗎？

琪琪：夢想又有什麼意義？看看你的夢想，你的夢想是來臺北，你現在在臺北了，但你在臺北做的事又有什麼意義？你應該看看那些坐在地上看書的人（指觀眾席），不，那些假裝自己正在看書的人（坐在觀眾席的毅民舉起書，認真閱讀），我懷疑他們根本一整年都待在這裡。你看看那邊那個小姐，她每天早上十點就來這裡報到，穿得光鮮亮麗，但是誰多看一眼都讓她覺得羞恥。對，就是穿著香奈兒套裝的那個小姐（指觀眾席），她像個全天班的專櫃小姐一樣，每天都在書架前站八個小時，卻永遠看不完那本書。到了下午六點，她就穿著套裝，準時離開。從來沒人懷疑她每天來這裡幹嘛、她到底有沒有在工作，你幹嘛不去問她有沒有夢想，卻要來問我有沒有夢想。

凱文：因為我在乎的人是妳。

琪琪：你在乎的人是你自己。你眼中只有自己。

凱文：我眼中只有妳。

琪琪：你連我三年沒上線都不知道。

凱文：我本來要送妳 iPhone 6 當生日禮物的。

琪琪：你之前不是還在罵蘋果是血汗工廠嗎？你說他們剝削勞工、欺壓貧苦勞動者、毫無人道，還在你的臉書頁面貼了十幾篇文章。

凱文：每篇都有好多個「讚」。

琪琪：你罵 iPhone 罵了那麼久，然後你要送我 iPhone ㄟ。

凱文：人總是需要手機。

琪琪：那也不一定要是 iPhone。

凱文：iPhone 質感比較好。

琪琪：你真的很矛盾。

凱文：我做這些都是為了妳。妳不能總是這樣，把自己封閉起來，與世隔絕。

琪琪：我沒有與世隔絕。

凱文：看看我，我走出我的舒適圈來到臺北，妳卻把自己封閉在妳的小世界。

琪琪：你才活在你的小世界。你的人生除了上網、拍照、喝咖啡，還剩什麼？如果

你的人生只需要上網、拍照、喝咖啡，為什麼要特地來臺北？

凱文：我來臺北，是為了改變世界！

琪琪：啊，又來了。

凱文：妳總是不相信我！

琪琪：不相信。要改變世界的話，我會自己去做。

凱文：所以妳來這裡當店員？在這裡打工，妳能改變什麼世界？

琪琪：我總得先養活自己。

凱文：妳這樣就不矛盾嗎？

琪琪：我不像你拿家裡的錢，我要自己工作賺房租。

凱文：那是妳自己的選擇。

琪琪：那才不是我的選擇。

凱文：妳家明明就在附近，是妳自己不要回去。

琪琪：不關你的事。

凱文：這一切究竟為了什麼？妳痛恨消費主義，卻在紀念品店上班，妳能改變什麼？
妳要在每個商品上面貼抗議標語嗎？

琪琪：我想過。我連貼紙都印了。

凱文：但妳有行動嗎？只會用嘴巴打仗，果然是天龍人、富二代。

琪琪：你才是田僑仔！你有什麼資格說我？你這個偽善的死文青。看看你，你說的做的，一切都是假的，只有你身上穿戴的品牌是真的。拿你的八千塊皮夾去櫃檯結帳，不要再來煩我了。

（凱文無語，用手機自拍一張表情悲傷的照片，下。）

（琪琪推著書車穿過店面，邊走邊叫賣。）

琪琪：歡迎光臨！凡今日於書區消費滿1,999元，即可獲得峇里鐵塔冰箱吸鐵一個，於生活風格區消費滿3,999元，即可獲得峇里鐵塔精緻購物袋一個，全店消費滿7,999元，即可獲得峇里鐵塔河左岸典藏筆記本……

（琪琪下。毅民依舊坐在觀眾席看戲。燈暗。）

第三場：街

（前舞臺燈亮。）

（睡在電話亭裡的查理醒來，打呵欠。）

（這一場毅民始終坐在觀眾席閱讀手上的書，未曾抬頭。）

查理：吵死了。噢，已經中午了，上班族都出來吃午飯了。咦？（頓）翔翔，你醒了？

（查理從破布堆中撈出一個和兒童一樣大的偶。查理操偶。偶伸伸懶腰、揉揉眼睛，向查理撒嬌。）

查理：對啊，你也沒睡飽。沒辦法，等天黑再睡吧。來，查理幫你準備午餐。

（查理翻垃圾桶，從垃圾桶內挖出許多印著不同連鎖餐廳品牌 logo 的紙袋，一個一個嗅聞。）

查理：翔翔，你看！這是臺北現在最流行的甜甜圈，小小的一個比便當還貴，還要排隊排好幾個小時才買得到！我們真好運，不用排隊就可以吃到！好棒，對不對？

（查理從那個精緻漂亮、印著甜甜圈圖樣的紙袋中拿出五顏六色的甜甜圈殘渣，故作勢嗜了幾口，表示難吃。）

查理：對啊，不好吃。那些都是化學做的，翔翔真有眼光！

（查理拿起另一個紙袋，紙袋上印著大自然的風景。）

查理：這個應該不錯！天然有機精緻蔬食，保證不含防腐劑，健康無負擔……

（查理朝紙袋裡面聞了一下，馬上皺眉丟掉。）

查理：噁，臭酸了。所以說，還是化學的好，至少我們吞得下去。噢！（拿起另一個紙袋）這個應該不錯！看這包裝，這一定是文創產品，又沒味道又不會壞掉，買它的人都是為了贈品，所以說！來，我們看看！

（查理從紙袋中拿出一袋食品。）

查理：吃一口就丟掉的，經典懷舊系列名產，翔翔，我們的早餐有著落了！

（查理從另一個麥當勞紙袋中拿出沒喝完的可樂，配文創產品一起下肚。）

（查理一面吃，一面閱讀文創產品的說明書。）

查理（邊嚼邊唸）：懷舊的老味道，限量珍藏版，精緻文創工坊特別發行，手工製作的限量包裝袋，由藝術家親手繪製三十六個象徵土地的概念圖騰，帶給休閒食品嶄新的視覺意義。此包裝袋亦可作為環保袋使用，讓您隨身攜帶，展示您對這片土地的關懷，讓臺灣文化永續經營、迎接美好。（認真檢視食品）什麼懷舊的老味道，我這輩子從沒看過這什麼鬼零食啊？

（偶四肢扭動，顯得不適。）

查理：翔翔怎麼了，肚子痛？走，查理帶你去廁所。

（查理帶著偶進入後舞臺。前舞臺燈暗。）

第四場：店

（後舞臺燈亮。）

（查理帶偶穿過店內，顯得熟門熟路。）

查理：來，我們去上廁所……

（查理帶偶下。）

（坐在觀眾席的毅民起身，走上舞臺將書放回書架上。）

（毅民左右張望，見四下無人，從公事包拿出一本書，打算把它放上書架。）

（琪琪拿著抹布上。毅民趕緊將書放回公事包，若無其事瀏覽書架。）

（琪琪用抹布擦拭商品展示櫃。毅民在旁觀察琪琪。）

毅民：小姐……請問一下，你們店裡沒有俄文書嗎？

琪琪：我們所有外文書都在左邊那個書櫃上，就在那邊……

毅民：我知道外文書區在哪，我是問你們有沒有俄、文、書。

琪琪：呃，我現在就去做一個確認的動作……

毅民：我已經確認過了。

琪琪：那，現在可能沒有……

毅民：你們瞧不起俄國人嗎？

琪琪：先生，您不要誤會，我們絕對沒有瞧不起俄國人。

毅民：小姐，請問妳去過俄國嗎？

琪琪：不好意思，沒有……

毅民：妳應該去的，我告訴妳，我上個月剛從俄國回來，那邊真是太好玩了，我都捨不得回來，我們第一天的行程是去參觀那個……

琪琪：先生，如果沒有別的問題的話，我要先回櫃檯了。

毅民：等一下！其實，我在找最近很紅的一本書，妳知道，就是那個……

琪琪：是的？

毅民：很紅的那本。

琪琪：先生，您要不要去排行榜那邊看看？

毅民：我看過了，沒有欸，你們書店很奇怪，排行榜都跟人家不一樣……

琪琪：那可能要請先生您先去別家書店看看它叫什麼名字，或是直接在別間書店進

行購買的動作，謝謝。

毅民：小姐拜託啦，幫我找一下，就最近很紅的那本啊？封面是作者的照片，書名大概五六個字，講心靈成長的……

琪琪：不好意思，這樣的書可能有點多。

毅民：沒有啦，就最近很紅的那本而已。封面是作者在森林冥想……

琪琪：先生不好意思，可以請你暫時先不要說話嗎？

毅民：噢？

琪琪：請你暫時不要說話。

（毅民閉上嘴巴，沉默。）

琪琪：我記得你的呼吸聲。

毅民：什麼？

琪琪：我記得你的呼吸聲。（頓）是你吧。我還在唸國小的時候，每天打無聲電話到家裡來的人。

（頓。）

琪琪：我不會忘記的。每天下午都會響起的電話，然後，安靜的呼吸聲。每天、天、下、午。你以為十年後，我就會忘記嗎？你除了打電話到別人家，就沒別的事可以做了嗎？每、天、下、午，我的天哪，我幾乎忘了電話是用來講話的。你

這個變態。

（毅民走到舞臺另一端。）

琪琪：每天下午，我拿著電話像面對一片汪洋。汪洋，你向它投擲什麼問題，都沒有用。我像個白痴一樣重複著（講電話的手勢）「請問你找誰？」「喂？」「你再不出聲的話，我要掛電話囉！」「喂？喂？喂？」（等候回答）「喂？」「你打錯囉！」「你很無聊對不對？」「喂？」

（琪琪一面說，一面逼近毅民。）

琪琪：更多時候，我只是安靜下來，和那片汪洋比賽。看誰比較沉默。

（沉默。）

琪琪：你是誰？

（沉默。）

毅民：我是關心妳的陌生人。

琪琪：變態。

毅民：妳已經三年沒回家了，妳家就在附近，妳不想回去看看嗎？

琪琪：你怎麼會知道這種事？

毅民：我只是默默守護著妳。

琪琪：你守護我做什麼？你讓我的童年過得心驚膽跳，每天下午，我都提心吊膽的想著電話又要響了，我又要去接電話了。你知道那感覺有多討厭嗎？

毅民：但妳還是一直接電話。每次，電話一響，妳就會馬上接起來。妳明明知道那是無聲電話。其實妳可以不要接的。

（頓。）

毅民：妳十歲，妳很寂寞。妳爸媽工作都很忙，沒人陪妳。

琪琪：不是這樣的……

毅民：妳媽媽總是在店裡。爸爸總是在工廠監工。

琪琪：你怎麼知道這麼多？

毅民：每天下午，家裡只有妳一個人，沒人陪妳說話。妳唯一的說話對象，只有沉默的電話聽筒。

琪琪：不是這樣的……

毅民：妳家裡太安靜，妳連自己的呼吸聲都聽不見。每天下午，電話一響，妳就會馬上接起來，傾聽話筒裡的呼吸聲。妳知道有人在那裡。只要知道有個什麼人在那裡，妳就安心了。有時候，妳拿著話筒，保持沉默，竟然就這樣睡著了。睡得很沉，有時還會打呼。

琪琪：真的？

毅民：真的。尤其是星期三，妳提早下課的日子。

琪琪：呵，你居然還記得。

毅民：我記得。我記得妳的打呼聲。聽妳打呼我就知道，妳很安心，有人陪妳。雖

然妳不知道那個人是誰。

琪琪：（微笑）我現在知道了。

毅民：妳有時候還會唱歌。

琪琪：我想試試看，怎樣你才有反應。

毅民：有一次，妳還跟我說了一個故事，那個放棄自己所有財產的人的故事。那是學校老師跟妳說的，妳好喜歡。妳大概很想回家跟父母親講吧，但是沒人在家。妳只好對我說，那個丟掉所有東西的人的故事，妳對著空白的話筒說。只有空白的話筒懂得傾聽。妳說，妳父母都只想要更多更多東西，那個人卻丟掉了自己所有的東西。妳其實忘記了故事的結局，但還是把故事說完了。妳很有天份。

琪琪：而你笑了。你努力不要發出聲音，但我知道你笑了。

毅民：我差點就開口說話了。我好想跟妳說，沒有關係，因為我和妳一樣寂寞。我

和妳一樣，只能繞著自己的寂寞，不斷尋找，不斷丟棄。

琪琪：尋找……

毅民：丟棄。

琪琪：但我只是個國小生，而你是個變態。（頓）寂寞的、喪心病狂的變態。

（毅民覺得難堪，下場。琪琪鬆一口氣，繼續擦拭展示櫃。）

（查理帶偶上。查理想往前舞臺方向走，偶卻指著書架。）

查理：怎麼了，你想看書啊？（頓）好吧，一本就好。

（查理和偶在書架前坐下，攤開一本書，讀了起來。）

（琪琪走到查理面前，擦拭書架。）

琪琪：不好意思，借過一下。

（琪琪故意找查理麻煩，一直擦拭查理身後的書架。查理被趕好幾次，不斷換位置。琪琪見查理不走，索性拿出掃把，不斷在查理身邊掃來掃去。偶顯得驚慌。）

（凱文上。）

凱文：同學，妳真的把話說得太過分了。

琪琪：我說的都是實話。

凱文：我們每個人都有幻滅的時候。

琪琪：我對你沒有幻想、也沒有幻滅。

凱文：我們都會幻滅，然後才變得矛盾。

琪琪：我一點也不矛盾。

凱文：我們都很矛盾。我們開始懷疑理想、不再關心弱勢族群。

琪琪：我還是一樣關心弱勢族群。

（兩人對話同時，查理看著琪琪和她手上的掃把，確定琪琪注意力不在自己身上，便帶著偶悄悄爬上書架頂端，在書架頂端和偶一起閱讀。）

凱文：妳記得老師嗎？我的神、我絕對的真理。妳記得嗎？我跟隨著他，和體制抗爭、和怪手格鬥，我們踏遍每條街，讓人們聽見我們的聲音。我相信，我們將會推翻這個虛假的、不公不義的世界，然後重新創造世界。結果，我發現我一直以來相信的那些，全都是假的。那天晚上，在活動會場的另一邊，我聽見他和那些人說話的內容，我看見他和那些人分贓的樣子，我才發現，他和我們抗爭反對的那些對象，其實沒有兩樣。那是我多年來信仰並且崇拜的老師，但，他是假的。

琪琪：你也是假的。

凱文：所以我離開了。我來到臺北，來這裡尋找真正的意義。我受夠了我身邊那些

人，那些人，你要是請他們多去思考、多去關心一些事情，他們只會跟你按個「讚」。

琪琪：但你不喜歡那些「讚」。

凱文：我很困惑，我努力了那麼多，究竟有什麼意義呢？我能改變什麼？這世上還有什麼可以相信呢？我什麼都不相信了。我放棄了。我放棄自己，流浪天涯，將破滅的夢想拋在遠方。

琪琪：然後你買了上面印著巴黎鐵塔的手工限量皮夾，用微小而確切的幸福，填補你寂寞徬徨的心。

凱文：妳……

琪琪：我太懂你了。

凱文：我不是這樣的。

琪琪：你是。你和我每天看見的、成千上萬的文青一樣。你們都想拯救世界，都嚷著一些正義凜然的口號，但你們只有站在設計商品的展示櫥窗前，看著那些破足跡嚇死人的精緻小物，才會露出幸福的表情。

凱文：我沒有！

琪琪：以我們店員的用語來說，就是「被療癒了」。

凱文：不是這樣的……

（一本書從書架頂端掉落，琪琪抬頭發現書架上的查理，大怒。）

琪琪：死流浪漢，你爬到書架上面幹嘛？給我下來！書摔壞了，你賠得起嗎？

凱文：我、我可以幫他賠……

琪琪：你不要妨礙我工作！

凱文：他只是個孤苦無依的老人家……

琪琪：他每天都來打擾我工作。

查理：不好意思，（摸偶的頭）小孩子調皮搗蛋，他不是故意的……

琪琪：什麼小孩，那只是一個人偶而已。

（偶從書架跌下，掉在地上。查理急忙爬下書架，將偶抱在懷中。）

查理：翔翔，你還好吧？

琪琪：翔翔？

（查理抱著偶離開後舞臺，回到前舞臺的電話亭中。）

（琪琪放下掃把，鬆一口氣。）

琪琪：終於走了。

凱文：妳不是說要關心弱勢族群嗎？妳比我還要偽善。

琪琪：我在工作……

凱文：妳在工作，很好嘛，（越說越大聲）公事公辦啊？我們就來公事公辦嘛？妳

說妳這是什麼書店？

（毅民上，從口袋掏出槍來。琪琪看見槍，大驚。）

（毅民把槍收進口袋，若無其事地逛書店。凱文始終沒注意到毅民。）

琪琪：我、我要報警。

凱文：報什麼警？我是客人！

琪琪：不是你……

凱文：我是來買書的！我是客人！妳有什麼資格阻止我買書？

（凱文故意找碴，刻意逛起書店，琪琪緊張地避開毅民，跟在凱文身後。）

凱文（故意刁難琪琪）：小姐，你們店裡只有這些書？

琪琪（緊張地跟著凱文）：先生，請問你要找什麼？

凱文：公平正義，弱勢族群，這些你們都不屑一顧嗎？你們只服務有錢人？

琪琪（試圖開溜）：呃，我現在就去櫃檯那邊，幫您調貨……

凱文：調貨來得及嗎？妳知道你們的商品碳足跡多驚人嗎？世界都要滅亡了，你們卻只會宣揚這些流行小物、小情小愛、小說、小確幸……

毅民：請問一下，小說有什麼問題？

凱文：小說？小說是最無用的文體，既浪費時間，又沒有意義……

毅民：你瘋了！小說是人類史上最偉大的發明！

凱文：小說是虛構的。只要是虛構，就沒有意義，沒有真實的價值。

毅民：放屁！

凱文：不信你問店員啊！請問這位好認真工作、好棒棒的小姐，在你們這間好了不起的店裡，買小說的人多嗎？

琪琪……

凱文：看吧，與其看什麼小說，看一堆從頭到尾都不存在的人在那邊無病呻吟，我寧願上網看新聞。

毅民：我受夠了！我受夠這個庸俗的世界、受夠你們這些不懂文學的人了！

凱文：你又懂什麼文學？你不是在門口推銷房地產的業務員嗎？

（毅民怒視凱文，氣得說不出話。）

（凱文拿起手機，對毅民的臉拍照，在毅民怒目瞪視之下，輸入臉書訊息。）

凱文（輸入臉書訊息）：在香港大道賣房子的房屋仲介先生，突然開口談論文學。

（送出訊息）兩點十五分，Kevin Chang：覺得被嚇壞了。

毅民：你憑什麼拍我？把照片給我刪掉。

凱文：這是我的個人檔案。

毅民：個你的頭，給我刪掉！

（毅民掏出手槍，指著凱文。）

毅民：給我刪掉。

凱文：OK，OK……

（毅民一手拿槍，另一手從公事包拿出一本書，遞給琪琪。）

毅民：妳，把這本書給我放到架上。現代文學創作，第二排第五格。

琪琪（唸出書名）：「我的外國媽媽」？就是你一天到晚把這本書放到書架上，假裝是我們在賣的書？

毅民：這是在你們在賣的書！你們真的有賣這本書！只是有一天，你們擅自把書下架了！

琪琪：這間出版社已經倒了……

毅民：所以呢？出版社倒了，作品就不是作品了嗎？

琪琪：出版社倒了，條碼就沒有意義了。

毅民：把這本書放上書架，不然我就開槍。

琪琪：那是假槍吧？一看就知道是假的，你敢拿這種東西出來？少拿玩具槍在那邊

嚇人……

（毅民對天花板開槍，一聲巨響，燈暗。）

第五場：街

（前舞臺燈亮。查理用各式各樣奇怪的垃圾，幫偶治療傷口。）

（這一場進行時，後舞臺三人繼續在黑暗中對峙。）

查理：翔翔，痛不痛？沒事了，我們回家了。

（偶摸摸傷口，表示害怕。）

查理：怎麼了，你不敢再進去書店了？不行，教育很重要，你要好好念書，才可以住在真正的房子裡面。文憑比什麼都重要……

(電話亭內的公共電話響起，查理接聽。)

查理(講電話)：喂？嗯，我很好。臺北？不冷。家裡現在怎樣？很好，很好。家裡新買了什麼？(笑)家裡現在什麼都買得起了。大家都很得意吧。家裡現在有美國的咖啡機、義大利的藝術擺飾、世界一流設計師設計的茶几、北歐設計師設計的沙發。這些林林總總加起來，就是大家嚮往的美好生活。真好，家裡現在發達了。(笑)是啊，而我，我再也買不起那些讓人羨慕的東西了，但那些東西現在對我已沒有吸引力了。

(沉默，傾聽)當然，我也想念那些一起奮鬥的日子。

(沉默，傾聽)當然，我也想家。

(沉默，查理手中的偶拿起公共電話後面的電話線，電話線是斷掉的。)

查理(講電話)：今天，我遇到了過去的自己。(頓)不，他沒認出我。(頓)你還記得嗎？年輕的時候，我以為，只有成名，人生才有意義。

(後舞臺燈微亮，查理看著後舞臺書店裡的三人，彷彿看著自己的回憶。)

查理(講電話)：我都忘了，我曾經想要改變世界。當我只想著自己要成名時，我就忘了世界。(頓)當我什麼都沒有了，我就什麼都忘了。

(頓)對啊，我們都想要改變世界，而且深信不疑。

(頓)你現在，還相信嗎？

(後舞臺燈亮，查理從前舞臺觀看第六場。)

第六場：店

（毅民拿槍指著凱文和琪琪，凱琪兩人不敢動彈。）

毅民：你們都覺得我瘋了，是嗎？我告訴你們，我，才是這裡唯一清醒的人。從小，我就知道，我，是個藝術家。我是個有文化、有故事的人，我身上有兩種文化，我和你們不一樣。我唯一的武器，就是文字，所以我不斷的寫，我知道有一天，我一定會成名，我會讓所有人知道，我是個藝術家。我熬了好多年，堅持寫作。終於，我出書了。我，是個作家了。

出書後，我每天都來看看，我的孩子、我的寶貝、我嘔心瀝血的作品，在這間書店的這個角落，在這個書架下面第二格，從左邊數來第二本。有時候，我會把它偷偷放到別的位置，讓它更醒目一點。但通常我就是靜靜觀察，等待某個契機，等待某個人將它從書架上拿起來，翻閱……

但是，沒有人拿起它。沒有人翻過那本書。這庸俗的世界。書店的商品越來

越多，書越來越少，終於變成掛著書店招牌的雜貨店。現在，只剩下這幾個書架，上面放的都是什麼書？瑜伽練習書、背包客旅行指南、一百道創新有機食譜和難纏老闆相處的五十個小秘訣。

書店，和文學漸行漸遠。

後來，我的作品下架了。幾年後，連出版社都倒了。

我的書，我嘔心瀝血的書，唯一能證明我是藝術家的書，已經不在了。

出書需要錢。我爸媽借給我出書需要的錢。我一向瞧不起的錢。我一向瞧不起我爸媽的人生，瞧不起他們汲汲營營，但真理在他們那邊。不管在哪裡，年過三十還在追夢的人，都叫做 loser。

曾經，我相信，只要一直寫下去，創作的喜悅就會貫徹我心。無所謂成功失敗，只要一直寫一直寫就好了。因為創作，是活著最美的狀態。

而今，我三十六歲，我終於瞭解，只要沒有錢，活著就是個屁。你再也沒有錢喝咖啡、沒有錢和朋友去喝酒、沒有錢裝扮自己，讓人看得起你。我還是得賺錢。以後的我，大概會告訴別人：「多年前，我是個藝術家，但我很快

就發現，只有賺進大把鈔票，才能算是贏家。」那樣的我，一定會很幸福吧。和所有人一樣工作，過令人稱羨的生活，或許還結了婚，生了小孩，孩子們不用擔心下一餐在哪裡，繳不出房租。我就這樣開始正常的人生。像個正常的人一樣，每天早上在街上奔跑，拼命趕上那班八點四十九分的捷運，我每天早上拼命拼命奔跑，想要趕上任何一班捷運。我恨捷運。我恨每天早上的每班捷運。我恨每個在地底下奔跑想要趕上捷運的人。我恨每個人。我恨那些在捷運裡面嘻嘻哈哈的人，我恨那些愁眉苦臉假裝忙碌的人，我恨那些成群自拍的年輕人，我恨那些像白痴一樣站在路邊抓寶的人。但我需要這些人。我得賣房子給他們。為什麼？我也不知道為什麼。我再也知道人活著是為什麼了。事到如今，我可以大聲說：我願意，我要和魔鬼交換靈魂！只要能夠成名，我願意交換一切……但是魔鬼啊！梅菲斯特，你，在哪裡？

（查理在前舞臺操偶，毅民和翔翔四目交會，似乎翔翔就是梅菲斯特。）

（毅民天人交戰一番，還是選擇手中的槍。）

毅民：我僅有的機會，全搞砸了。我出過一本書，但它已經不在書店裡了。我對不起我寫的書。我畢生的心血，我身為藝術家的唯一證明，靜靜躺在某個角落。靜靜地，躺著。像未曾存在一樣，就這樣躺著，準備死去。

（將槍口指向自己的太陽穴）我決定，我要死在這裡。我會上頭條，成為眾人討論的社會現象，然後我的書就會暢銷。

（毅民開槍，扣下板機的同時，卻嚇得將頭轉開。）

（槍響，毅民沒打中自己，舞臺邊緣的書架卻搖晃起來，整個倒下。）

琪琪：「當代思潮」倒了！

（毅民嚇得半死，卻還是舉起顫抖的手，槍口瞄準太陽穴。）

毅民：這次、這次我一定會成功……

琪琪：先生你冷靜一點，你死在這裡，我們大家都很尷尬……

毅民：琪琪……

凱文：誰是琪琪？

琪琪：琪琪是我的乳名。

凱文：他為什麼知道妳的乳名？

毅民：你們都不懂！我已經下定決心，我要成名！我要暢銷！

凱文：先生，說句良心話，「我的外國媽媽」這本書名，很難暢銷。

毅民：你說什麼？

凱文：叫這種名字的書，就算上了頭條，也不會有想買來看的。

毅民：這是什麼意思？

凱文：意思是你先冷靜下來，幫作品取個好名字，然後再自殺，這樣比較有意義。

毅民：你在恥笑我嗎？

琪琪：先生……你這本書，是用筆名寫的？

毅民：對啊。

琪琪：如果你現在死了，誰能證明你是個作家？

毅民：（頓）對欸。

琪琪：如果你死在這裡，沒人會知道你寫過一本書、是個作家。明天的社會版，媒

體只會寫說：魯蛇房仲賣不出房子，憂鬱自殺。

毅民：但你們是證人啊！你們會告訴那些記者吧？

琪琪：我不會。

凱文：我也不會。你現在自殺的話，一點意義也沒有。冷靜一點。

毅民：（頓）我懂了。

凱文：對。先把作品寫好，比較實在……

毅民：我冷靜下來了。

凱文：很好。把槍給我……

毅民：我想清楚了。就算要死，也不該是我死。

（毅民對凱文開槍，凱文應聲倒地。）

琪琪：Kevin！

毅民：不准動。

琪琪：你想怎樣？

毅民：我要你在記者面前，朗誦我的作品。

琪琪：什麼記者？你做的這一切，就只是為了成名？你們都一樣。世界就快滅亡了，你們卻只想著自己。

毅民：妳太年輕，妳不懂。這世界崇尚浮華，只有成名才能改變什麼。

琪琪：藉口！

毅民：看看妳工作的地方，如果它真的只是一間書店，會吸引這麼多顧客嗎？妳去逛過真正的、有理想的書店嗎？它們都快倒閉了，快變成標本了。泡在福馬林裡、乏人問津的標本，那才是真正的文化。這社會不想要文化，只想要裝扮自己。妳懂嗎？我們需要妥協，才能在這世界繼續活下去。

琪琪：你明明就不想活下去。

毅民：是的，這盲目的世界讓我厭倦。

琪琪：那你就去死啊！你幹嘛殺掉Kevin？

毅民：這是必要之惡。

琪琪：你只是看他看不順眼。

毅民：我是情勢所迫。妳，讀一下我的書的封底。

（琪琪看著手中的書，唸出封底介紹。）

琪琪：「我的外國媽媽」……十歲小女孩琪琪，每天放學回家後，唯一陪伴她的，

只有那些無聲電話……這、這是？

毅民：這是妳的故事。

琪琪：你……

毅民：我寫的，是妳的故事。妳媽媽的故事和妳的故事。

琪琪：……你跟我媽是什麼關係？

毅民：妳也知道，妳媽根本不愛妳爸爸。

琪琪：那又怎樣？……所以，你是我媽的外遇？

毅民：我們不是那種世俗的關係。

琪琪：所以我媽說的那些謊言，都是為了你？

毅民：我以為沒人發現她的謊言。

琪琪：那是你以為。

毅民：但她不肯離婚，因為我太窮了……

琪琪：哼，我們家就是這樣。

毅民：妳們的故事，都在這本書裡。我每天來妳工作的地方，把這本書放在妳唾手

可及的地方，妳卻只忙著把它下架。

琪琪：因為出版社已經倒了。

毅民：妳要的答案就在妳眼前，妳卻視而不見。我對妳很失望。我以為妳在書店工作是因為妳喜歡看書，結果妳日覽萬卷，卻只看書背和條碼。

琪琪：那是我的工作。

毅民：我們都痛恨自己的工作。

琪琪：不要把我跟你的房地產相提並論。

毅民：琪琪……妳愛我也好，恨我也好，我無法忍受的是，妳對我視而不見。

琪琪：我根本不認識你。

毅民：我要死在這裡，然後妳母親就會看到，我實踐了諾言。她會看見新聞，然後去看我的書，她總有一天會知道，她當年讓我受這麼多苦，對我的傷害有多深。

琪琪：你如果只是想告訴我媽這些，為什麼不直接去敲我家的門？

毅民：那妳呢？妳為什麼不直接去敲妳家的門？

（頓。琪毅對話時，倒在地上裝死的凱文緩緩匍匐前進，試著逃離現場。）

毅民：妳是我的人質，回答我。

琪琪：這不關你的事。

毅民：妳和妳媽一樣，脾氣都很硬。

琪琪：我什麼都沒遺傳到她，只有這死個性一模一樣。

毅民：妳和她一樣，做什麼事情都很準時，分秒不差。

琪琪：哼。

毅民：妳媽媽總是六點起床、七點早餐、八點十五分帶小朋友出門，分秒不差。從

妳哥到妳、到妳哥的小孩，十幾年來都是這樣。

琪琪：不要說了。

毅民：妳媽媽常說，妳和她一樣聰明。

琪琪：對，我和她一樣聰明，但是我一事無成！我辜負了她賜給我的聰明腦袋，浪

費她的優良基因，浪費她讓我補習的所有學費！我沒有生產力，不會賺錢，

只會讀一些自命清高的書，對家裡的經濟毫無貢獻！我不配當她的孩子，不

配待在這個認真工作的家裡，你以為這些話我沒聽過嗎？你省省吧！

毅民：她倒是沒說過這些……

琪琪：我哥和我爸媽一樣聰明，連我哥的孩子（哽咽）……都一樣聰明……

毅民：翔翔……

琪琪：不要說了。

毅民：翔翔的事不是妳的錯，那是個意外，都三年了……

琪琪：不要說了！

（查理在前舞臺操偶。）

查理：翔翔……你知道你姑姑不是故意的吧？

（偶點頭表示釋懷，向琪琪揮手道別。查理將偶收起。）

（緩緩匍匐前進的凱文終於逃到前舞臺，躲進電話亭的破布堆裡。）

琪琪：你為什麼跟我說這些？你說要自殺，裝得一副很悲壯的樣子，你只是想要成

名而已！但成名了又怎樣？你是什麼了不起的角色嗎？你嘔心瀝血的創作，只是偷我家的故事當做你的作品而已！你有沒有看過我爸？你知道我媽私底下是什麼樣子嗎？你根本什麼都不知道！

毅民：我或許什麼都不知道，但是，妳媽媽真正想要的東西，只有我知道。

琪琪：她想要的只有錢。噁心，你們都是偽善的大人。

毅民：妳憑什麼指責我們？妳已經是成年人了，妳已經在這庸俗醜惡的世界，活了二十年。再怎麼假裝天真，妳也絕對不是無辜的。

琪琪：那你呢？你想成名，名和利不是一體兩面嗎？你就不庸俗嗎？

（毅民一愣，琪琪搶走毅民手中的槍，對空鳴槍至子彈耗盡。）

（琪琪把槍往後臺丟，毅民慘叫朝槍的方向奔跑，下。）

（凱文驚魂甫定，從電話亭中探頭。）

查理：沒事了，出來吧。

凱文：謝謝。咦！

（凱文首度近看查理，難以置信地端詳查理。）

凱文：你是……你是我以前最崇拜的作家！你寫過好幾本我最愛的小說！你怎麼會變成流浪漢？

查理：因為我寫過好幾本你最愛的小說啊。

凱文：怎麼會？

查理：你不懂這個國家。

凱文：這國家……是民主自由的國家啊！

查理：是啊。但我已經潦倒好多年了。

凱文：怎麼會？

查理：他們有給我選擇，但這裡（指胸口）不給我選擇。

凱文：你不後悔嗎？

查理：不。

凱文：但現在……你只是個流浪漢。

查理：沒關係，現在我有真正的自由。

凱文：即使一貧如洗也沒關係嗎？

查理：沒關係，因為我是查理。

（查理躺回電話亭，用破布蓋住自己身體，沉默。）

（凱文默默思索，若有所思。）

凱文：我也是查理。

（凱文下。）

琪琪：下午四點……我可以下班了。

（琪琪恍惚走到前舞臺區。燈光變化。）

第七場：霧中

（平行移動的燈光像無以名狀的風景，在空間中流動。）

（琪琪夢遊似地左右張望，緩慢說著。燈光流轉，似車水馬龍。）

琪琪：媽媽……妳看到我嗎？我看著妳，我站在妳面前，跟妳說話，但妳總別過頭，忙著工作。我有時哭泣，有時吵鬧，妳從來不理我。妳坐在店裡一整天，忙著跟客人說話。妳得討好她們，妳得賣東西給她們。妳已經賺到很多很多錢，擁有好多好多東西了，但妳想要更多，想要更多。媽，妳為什麼需要這麼多東西？擁有這些東西，妳才能證明自己？東西，比家人更重要嗎？

媽媽，對妳來說，只有能握在手裡的物品，才有價值。妳只愛妳的東西。我以為我不是這樣的。我以為我已經忘記了……其實，我只是希望忘記。來這裡上班，搭下午四點十分的公車離開，已經快一年了。

我，在下午四點下班，然後，去搭四點十分的公車。

（琪琪輕輕搖晃，彷彿踏上旅程。）

琪琪：這個時間的公車，總是很擠。我躲在行色匆匆的人群裡，覺得好安心。

（傾斜）公車，轉了第一個彎……

這裡常塞車。公車開得很慢，車上的人也漸漸煩躁起來。

第三個轉角，公車會經過幼稚園門口……

（琪琪出神地看著。）

琪琪：這是放學時間，門口擠滿了接小孩的家長……

翔翔的妹妹竟然已經上幼稚園了……如果那天，翔翔好好的待在幼稚園，沒有跟我單獨在家的話，他現在應該還活著吧……我媽看著妹妹時，一定也是這樣想的吧……

每天下午，這個時間，公車會經過幼稚園門口，我媽媽會在門口等妹妹……

（琪琪用目光搜尋。）

琪琪：有了，她們在那裡……

（琪琪認真看著，然後被發現似地，突然蹲下，似乎想躲在別的乘客背後。）

琪琪：有時候，我媽突然回頭，似乎發現了什麼。但我在公車上，她看不見。妹妹今天穿米黃色連身裙，大概是新買的吧。她又長大了。

媽媽穿著她的褐色套裝，那套衣服似乎變寬了……

媽，我沒辦法面對妳。我曾經責備妳的一切一切，都變成我的報應。

媽，我一直沒告訴妳……翔翔，不是自己去撞到牆的。是我推的。我不是故意推他，我真的不是故意的，我只是想從翔翔手裡，拿回我的手機……他拿我的手機去玩，我很生氣……我以為手機很脆弱……

沒想到，兩歲孩子的大腦，更脆弱。

翔翔躺在醫院時，妳一直罵我，罵我不小心、罵我沒看好翔翔。媽……如果真的只是那樣就好了……媽，那之後我再也不用手機了。我再也不滑手機了，但我還能夠彌補什麼？我為了我的手機，推了翔翔……

媽……我一直瞧不起妳，罵妳拜金戀物，說妳只重視物質，說妳不懂真正的人生，說妳只重視東西不重視家人……

直到手機摔壞那天，我才發現，我其實也一樣。

翔翔，對不起……

每天，我看著店裡的客人，看著商品，看著這些精緻的幻影。整個城市都是

精緻的幻影，所有人都夢見自己身在巴黎，夢見自己活在遙不可及的、哪裡都不存在的國度。人們究竟買到什麼，究竟擁有什麼？我不知道。我不知道。媽，我不知道該怎麼辦。我不能說謊，也不能說真話。
我，沒辦法回家。城市這麼大，我無處可去。

（琪琪出神地看著遠方，身體搖擺似公車晃動，又似恍惚夢遊。）

琪琪：公車上了橋，離開虛無的街。今天，霧氣好濃。

（霧氣漸漸籠罩舞臺。）

琪琪：像是整條淡水河都在向上蒸發，那好美，好美。

像某個從來不曾實現的諾言，像某個從來不曾存在的遙遠國度。

橋上，正在塞車。我們就這樣困在河的夢境裡，無處可去。無處可去。

(霧氣從舞臺向觀眾席蔓延，漸漸籠罩所有觀眾。)
(燈暗。)

* 評審評語

● 這個劇本有以下幾項優點：

一、在充斥著喃喃私語的當代青年寫作環境中，〈峇里左岸〉以一種社會意識出發的手法，巧妙編織劇中人物皆為現實所排擠，更因而走進現實抗爭的人物。

二、本劇雖在表現現實社會的種種熟悉議題，卻又不僅僅以現實主義的手法去鋪陳，這反而給出更多與更大的想像空間。

三、人物的交錯運用，既有現實中的角色，表現為情為生活的簡單爭執。卻發現，都是有效性的爭執，這在劇本轉為舞臺表現時，是非常關鍵的一件事！

有一項缺失，是因補充不足而出現：

亦即，查理這個角色，原本可以做更多鋪陳。例如，如果他是劇中看輕一切的說書人，賦予它更多批判性視角，應使整個劇本更為豐富精采！（鍾喬）

劇場對我來說是個瘋狂又迷人的世界，始終身為觀眾無緣一探究竟的門外漢如我，試著動手寫一齣舞臺劇劇本，竟得到評審老師肯定，真是欣喜若狂。不敢奢望演出，只希望能靠近一點點，那轟隆隆的、驚奇的、迷人的、有點可怕的劇場世界。

舞臺劇本組——評審會議紀錄

追求演出之可能

時間：一〇五年九月二十日下午三時三十分

地點：新北市政府文化局大會議室

記錄整理：洪尚鈴

本屆舞臺劇本組投稿總件數五十八件。由初審委員嘉世強、許正平、陳朝松選出十篇作品進入決審，決審委員由鍾喬、耿一偉、鴻鴻三位擔任，並推舉鍾喬為召集人。投票前，決審委員先行發表審閱後的整體觀感。

耿一偉：本屆舞臺劇本題材多元，比較特別的是新文本作品的比例滿高，顯示有更多創作者開始關注、尋求新的表現形式，當然，新文本要寫得好並不簡單，成功的新文本作品更與實際演出息息相關，因此鼓勵形式創新之餘，也建議投稿者須考慮劇本呈現的執行度，以及如何完整表達主題。另外，採用通俗題材如吸血鬼、殭屍等的作品也不少，顯示出近來的影視潮流變化，通俗主題再次受到重視。而今年比較常見的問題是，有許多投稿者不太清楚劇本與其他文類的不同之處：舞臺劇的完成仰賴於「劇本」及「演出」，兩者缺一不可，而劇本本就是撰寫舞臺上演員對白的文本，因此宜聚焦於對白及主題的呈現即可，其餘不宜干涉太多，也能讓作品能有較大的發揮空間。

鍾喬：我評選的重點有三：內容、形式及實際演出的可能性。本次作品大致可分為三類：兼顧主題與形式，且可被演出，如〈紅蘋果〉；突破傳統劇本寫作形式的新文本，如〈審判〉；改編之作如兒童劇〈皮諾丘〉。可惜部分新文本作品只表達理念，而不推動任何劇情，僅僅是反覆講述單一主題，過於抽象，考量到現實的執行，不易演出。而

若要從中選出新文本作品做代表的話，我會挑選較為深刻的〈審判〉，它被執行的可能性也較高。至於旁徵博引的〈神北行〉文筆很好、故事紮實，但似乎更適合寫成小說，較能完整表達其概念。

鴻鴻：既是文學獎的舞臺劇本，因此評選時自然會要求一定的文字能力，但我更看重演出的可能性，並檢視其詮釋空間的大小，是否能激發「想看」、「想導／演」的動力等。傳統寫作的劇情推展方式，對於劇本是遠遠不夠的，好的劇本必須擁有「激發讀者去想像舞臺面貌」的動力，也如兩位評審所說，此亦包含演員表演、導演設計的可能性等。我也有注意到部分劇本努力經營文學性，卻忽略了劇場的特性在於立體、即時，且當下可傳遞給讀者／觀眾，因此建議有意創作舞臺劇本者，首先應先看舞臺劇、多看各類型的演出、劇本，較不易使作品與當代劇場脫節。

經評審討論，第一輪投票不分名次，各勾選三篇，結果為：

一票：〈水上〉、〈強迫意念〉

兩票：〈審判〉、〈峇里左岸〉

三票：〈紅蘋果〉

召集人鍾喬議決，未得票的作品，不列入討論。

一票的討論

〈水上〉

鍾喬：情境設定很有創意，但主題探討得不够深刻，我可以放棄。

〈強迫意念〉

鴻鴻：我不堅持。

兩票的討論

〈審判〉

鍾喬：經由法院的審判延伸到人性的審判，文字的尖銳批判很有力道。缺點在於沒有情境、沒有推動情節、沒有角色對話。

耿一偉：這次收到蠻多新文本作品，其中〈審判〉是我覺得在這之中比較好的作品，它的形式與內容有取得平衡，執行的可能性也比較高。

鴻鴻：我同意，其他多流於耽溺、喃喃自語了。

〈峇里左岸〉

鍾喬：它跳脫了喃喃私語的當代寫作，以深陷於現代資本主義矛盾的當代臺灣社會為鏡，反映出社會現況，表現方式也不局限現實主義的手法，反而給予更大的想像空間，頗具當代性。

三票的討論

〈紅蘋果〉

鴻鴻：屬於翻轉之作，以童話《白雪公主》作為原本，寫出新意並不容易。但它以眾多小人物作為主角，翻轉原本童話裡的歸宿，一個個展現出自由意志，追求自己的結局。雖然披著兒童劇的外皮，內裡卻不乏可供成人咀嚼回味的微言大義。

鍾喬：採取戲中戲的形式，劇情安排相當巧妙。儘管有部分劇情鋪陳稍嫌不夠深刻，但瑕不掩瑜，我認為它演出的可能性仍是最大的。

耿一偉：我也同意。我們一致通過，毫無疑問是首獎。

所有獲票作品討論完畢，決審委員依第一輪投票最高及次高的三篇作品排序，因此〈紅蘋果〉獲得首獎，〈審判〉與〈峇里左岸〉並列入選。三位評審對此結果皆無異議。

新北漫遊書寫組

第一名

陳文偉

國立大學工程學系畢業的「五年級」生，
已婚，育有一女。
現任職於民間企業。曾獲新北市文學獎、
蘭陽文學獎、打狗鳳邑文學獎等獎項。



等

金光豔豔，從朗朗碧空撒下一顆顆碎玻璃珠子，落在泥濘上，點點晶光好似千萬隻好奇瞳眸眨呀眨地閃騰騰熱氣縈繞，蒸繞出薄薄一層煙霧，若有似無地輕籠住溼地、長堤、甚或遠處的紅樹林。綠樹變得沒那麼綠，藍天也沒那麼藍，水色更沾染了些許灰濛，彷彿老天爺調偏油彩顏色，卻為夏初悶熱午後這幅渾樸凝滯的風景畫，勾描出幾筆柔和靈動的光影。

置身其間，不知是否更顯灰暗？

略挺了挺蹲伏已久的上半身，鬆開如日子般勒得人喘不過氣的領帶，圈禁在襯衫衣領內滿脖頸的汗水，頓時像一條條終得以游出洞的水蛇全身亂竄，竄得人奇癢無比更惹

得原已焦躁的心倍加煩亂。枯等不少時候了，別說鳥影，連隻小小招潮蟹也沒瞧見。快一年了吧？已習慣碰壁、被拒就來這兒藏身於綠光水影間，緊握鏡頭四下逡巡。與其想捕捉水鳥蹤跡，倒不如說是藉以掩飾生活日益艱困，身心日漸萎靡的黯黯憂鬱。南風送暖時節，候鳥早過境，哪怕連隻尋常的白鷺鷥或綠翅鴨都沒看見，依仍苦苦守候，等待一陣微風乍起，撩撥水面泛起圈圈漣漪，晃動逐流水草隨著波紋款款搖擺，間或幾尾「大肚子」奮鰭穿游……鬱鬱沉沉的世界，彷彿也就有了點生氣。

可等了這許久，還是杳無風信。

這些日子，像尾離了水的魚，拼命在報紙、網頁間不停蹦跳翻找另一條得以優游自在的活力泉源，怎奈中年失業宛如失槳斷桅的一葉孤舟，在不景氣年代的求職狂潮如何逆流而上？長期失業的人更像是尾砧板上的魚，被乾涸的生活現實圍得身心喘不過氣。欸，但求一方水池容身真這麼難？等得滿頭大汗心焦氣躁的這當下，怎麼就等不來一絲微風？

換個姿勢，下意識又舉起相機。視線穿過濛濛煙霧，一大片水筆仔圍設成的牆籬，近在咫尺，卻好似無法踰越的鬱鬱森林。熱氣在鏡頭前閃動海市蜃樓般的浮光掠影影影

幢幢，彷彿腦海源源湧冒的候鳥季畫面——

蒼鷺、尖尾鴨、和高蹺鴿或形單影隻或成群結隊，翅影橫空形色不一，七嘴八舌的啾噥聲如潮似浪，在這一片海口沼澤此起彼落好不熱鬧。寒風料峭的蕭索嚴冬，荒蕪的河岸濕地卻呈現生命的繽紛與旺盛活力。候鳥不遠千里來此覓食、交偶、生育、動、靜、生、死往往一瞬間，卻不斷交替循環並滋養著另一段生命，看似無常，卻自有其生生不息的秩序和道理。

眼前這一大片海口沼澤地，從原本的繁華棄土到日益熱門的觀光景點、賞鳥聖地的蛻變過程，不也經歷過漫長沉寂的等待？而這片濕地的未來，真就此風生水起抑或風雲將再變色，自也是如風之來去般待機隨緣吧？

好似白雲、天光不停追逐來去不定的風，我卻始終追不上風一般的名、利，甚或一份穩定的工作。只能靜靜等候。遙望泥地裡水筆仔昂然挺立，綠油油一片黃槿樹樹相連以抗風沙，間或在枯木、沙礫間喜見小蟹匆匆來去，每每來到這個狀似蕭疏荒涼，實則到處藏有旺盛生命力的「挖子尾」與自然共處，等待風聲、鳥影的心縱有萬般苦悶挫折與不耐，卻也在時光悠悠流淌間重新檢視自我，明白還有許多的眷戀、企圖、責任與牽

掛；更在觀察周遭動靜的同時，心思從而轉過「禍福無常，隨遇能安」這道關隘，鬱悶的心才稍得以舒解。

不再執著非等到風或鳥影，起身準備離去的當下，一雙長長細細的黑腳驀地勾住目光。隱於草叢的身軀頓時被點住穴道，鏡頭緩緩轉動、伸長，模糊散景，聚焦，凝視好一會兒，才輕輕按下快門。或是被「喀嚓」聲驚動，長喙原已啄入水中的白鷺鷥突起頭，向匿身處警戒張望。霎時竟像被明星發現形跡的狗仔，不覺幾分忐忑，按著快門的手卻仍連拍著……直到忽地一陣風起，撩動波光水影更撩起草間窸窣碎語，美麗身影倏忽振翅逐風而去，恍惚的神魂才從如夢似幻的片刻醒來。

風乍起，遠方一艘漁船搖晃起伏著拼搏的鬥志與勇氣。漸離漸遠的船影攙走思緒，如風騾動的心，才回過身尋找始終等著自己的，家的方向……

* 評審評語

這篇有很多獨特的亮點，以「等」作為文章貫穿的緩慢時間感，文字緩慢運鏡。一個長期失業的人「等」待工作，而這個人又在鏡頭後方「等」待鳥的身影，捕捉攝影的瞬間。瞬間卻是靠著時光漫漫的「等」待，多重隱喻，指向失落的、傷懷的、生態的……心，將挖子尾這個地點，引起閱讀者的好奇與想像力，把觀點眼界拉到絕佳的敘事點，有如攝影鏡頭般，將等待的心情逐漸浮上紙面。敘述與抒情並進，焦點集中，感情也內斂深邃。（鍾文音）

得獎感言

一 趟新北漫遊的旅程，一段自我省思的曾經。

興趣之餘，望外之喜。感謝主辦單位的辛勞與評審老師的青睞。謝謝。

廖淑志

年輕不運動，只愛蹲圖書館，三十歲發福後才開始學習登山，進而熱愛，想在一次又一次的肉體極限中了解人生、辨認世界。最愛閱讀的作家是楊牧、羅智成，以及楊南郡和徐如林的探勘紀錄。



Pu'ing · 找路

註：Pu'ing，泰雅族語溯源之意

伊能嘉矩在他的《臺灣踏查日記》中記載一個故事：當年劉銘傳任臺灣巡撫時，曾在臺北府開辦學堂，揀選優秀的蕃童入學施予教育。其中有名原籍屈尺的蕃童Siron，精通北京官話、臺灣話甚至四書經典。後自蕃學堂返回故里，他亦仍手攜經書，身著儒家衣冠。但在山中，他拋經書於溪谷，棄衣冠於道旁，恢復為跣足裸踵的舊時模樣。

這則伊能嘉矩直接由當事人口述紀錄而成的簡短而生動的故事，卻遍尋不見當事人心理的描述。Siron為何忽然返回故里？對於殫心竭慮學習的那些年歲他又有何想法？

於新店返回屈尺的路途上，他不辭千里依舊不願割捨衣裳和經典，是因對自己學業成就的自豪感？還是他對曾親炙的外族文化還有一股難以割捨的情懷？那入山後又是什

麼契機，使他驟然棄絕這些身外之物，宛若敝屣？

遺憾的是，Si-on 縱然深諳漢語、臺語和泰雅話，最後卻沒用任何一種語言或文字留下他的想法。

此後人生中令我忽然清晰感受到 Si-on 承受之輕重的，是在烏來山域偶然興起的一場登山。

那時我和山友從烏來公車總站出發，時間尚早，便決定從烏來老街走至內洞森林遊樂區，沿途可經信賢步道，娃娃谷等景點，路程約八公里。今日之烏來地區，公路四通八達，逕通深壑。遇溪架橋，逢陡夷平，一旁北勢溪淌著清碧，亂石瑩白。沿途坡度和緩，談笑間已通過信賢步道，飽嘗白練騰空，飛珠濺玉的美景。

如果仍沿著步道往下走，那該會是驚濤不生，波瀾不興的坦途，但我依舊走上了岔路。

岔路的入口是株披掛密密麻麻登山布條的大樹，就經驗判斷，這會是通往某座山頂的入口。查詢手機GPS後，確認通向未曾聽聞的大保克山，途中亦似有路徑下切內洞森林遊樂區，對登山客而言，攻下一座山頭是項誘惑，仗著沿途都有登山布條的指引，我們便一股腦鑽進雜木和芒草構成的密林。

啟程的路跡尚屬清楚，只是坡度陡峭，烏來終年水氣豐沛，雲霧繚繞，即使未下雨的天氣，山路仍顯濕滑泥濘。往往腿抬到一半，著地的另隻腳為泥土所滯，費一步之力，只進半步之距，連肺部都為這徒勞大生悶氣。但亦不敢席地坐下休息，原因無他，一種蟄伏於低矮草叢中，伺機揮舞利刃口器的生物，蠕動身軀如潮水蔓延——「又是螞蝗！」

因不能坐下，我無奈半靠在樹幹上，把雨鞋倒懸，倒出隻隻黑色生物。那種黑缺乏反射的光澤感，絕非夜色的魅惑，肥滿臃腫的外型則係大啖人血之結果，望之厭惡。螞蝗喜愛溫暖潮濕的低矮草叢，以鮮血為食，在烏來和三峽的原始叢林分布尤多，總讓登山客聞之色變。

因不遑休息，我們隨布條深入山林。山徑收緊，兩側茅草愈發濃密，尖銳葉片於手臂洶湧嗜血，腐植層逐漸增厚絆足。當空中蛛網亦在臉頰上，為我們前進的自信劃下纏綿濕黏的問號時，我們開始明白：「迷路了。」指往大保克山的登山布條已尋覓不得，只得撥開芒草細細找尋，一小時後，突見一條陳舊的布條指往內洞林道。

我們以手臂作槳，划開齊與人高的芒草前行，不顧腳下磕絆。倏即眼前豁然開闊，一條坐擁平整路面的寬敞大道！隨後即辨識出來這是林業時代運送木材的內洞林道，只

是陰翳尚濃，林深不知處。只得壯膽沿路前行，一邊尋找可辨識的指標。

林道盡頭已無路，竟有一泓恬美水潭，兩側蔚然成蔭，水流在石頭劃出輕柔的迴旋。躡足靠近，陽光朗照，只見潭水光可鑑人，我的面目全非，焦灼、恹惶一覽無遺。

何處竟惹塵埃啊，我將頭全數浸入水中，冷卻。

想起一百多年前，那位泰雅族的 *Shion* 歸途肯定比現在的路更加險峻，越逼狹仄。沿途芒草濃密，與人齊高，輕易扯裂衣冠；路況潮濕泥濘，泥塗處處，沾染書籍斑駁，經典教條無法驅散毫不饜足的螞蝗。在他狼狽不堪的時候，循著祖先教導的技藝尋到水邊，也許本想喝口水歇歇腿，但此時陽光一點一滴放亮，事物逐漸明晰而不可推諉，他低下頭，驀然看清自己的臉。

屆時有滿林細風越過叢林彈奏山之豎琴，眾多蟬蛹穿越冬天預備甦醒，他撕碎儒服和書籍，再不回首。

* 評審評語

起 頭引用一則百年前發生在頭一地區的歷史小故事，映照自己的旅行。這一百年前的真實小故事，本身充滿文化衝突的掙扎，帶向一個令人感慨的情境。同樣的，作者的烏來森林健行，也陷入城市文明與自然間的糾葛，或者有著相似的艱難。小小一文成功地由此拉出相當生動的敘述角度，應該是此一漫遊最吸引人的地方。（劉克襄）

得獎感言

適 逢臺灣古道探勘界泰斗楊南郡老師去世，所以我想將這篇獲獎文章的榮譽首先獻給楊老師。因為他的書喚起我對登山的興趣；接著是北部探勘界的老前輩陳岳，感謝他帶我走過與多清朝和日據時期的古道，最後是我的父母，女兒其實沒啥才華，但他們依然不放棄支持我繼續寫下去。

第三名

徐郁智

臺北人，美國密西根州立大學廣告行銷研究所畢業。曾獲獎於全國語文競賽作文組、全球華文青年文學獎、新北市文學獎、教育部文藝創作獎、全國學生文學獎等。



這是人間四月天

還未從高聳的水泥叢林裡嗅探到春天的味道，臉書上已落下漫天春色，一如淡粉花瓣綴滿了琵琶湖疏水道。我們沒有飛往京都的櫻花樹下打卡，卻驅車向盆地東南方更溫柔的綠色駛進。

金瓜寮溪河畔的茶農阿嬤說，這是人間四月天，是坪林最好的季節。

坪林說是臺北近郊，但在這座煙霧繚繞的山城中，北勢溪蜿蜒坪林全境，想要到達支流之一的金瓜寮溪，旅人必須走進層層疊疊的蓬蓬綠意、穿越山林，才能像尾泛起溪中銀白的苦花魚，泅游溯進這塊深處秘密。

而春天的坪林也是不等人的。

茶農阿嬤催促趁著茶葉含水量最適宜的中午時分，讓我們頭戴斗笠，套上碎花袖套，腰間緊緊麵粉布袋和茶簍，一行人穿梭在茶園的泥濘小徑上，以虎口對芯，針對製作包種茶來摘採一芯三葉，甚或對開葉。

茶農阿嬤嘮嘮叨叨，提點採摘時要將拇指和食指分開，從芽梢頂端中心將之輕輕扭折，再向上一提，避免芽梢受熱和壓傷；再交代採摘時需要留下部分老葉等待新芽長出。沒有經驗的我們儘挑茶樹頂端摘折或忽略芽芯，阿嬤跟在後頭心疼嚷嚷，「哎喲——採不乾淨啦，親像雞啄過共款」。

茶園青青，其實坪林早就將青春正艷的採茶姑娘留給傳說，僅剩七、八十歲的阿公阿嬤願意手摘茶。茶農阿嬤穿著花布衫的豐腴身軀在茶園的狹窄梯田間浮沉，雙手輕巧又俐落地在茶叢上點採著，頭也不抬，迅速將芽葉攬進手掌中，再盈滿竹簍，茶樹像被整齊地理了平頭。我們彎腰揮汗，枝葉間攀爬的蜘蛛網和隨地抽生的鼠麴草，陪伴農作新手生澀的「剝剝」折枝聲。

來金瓜寮，投宿的民宅座落在漸層的茶樹、園林和群山間，經常起霧，吹起山嵐。民宅是阿德和嫻嫻攜手開設的，他們用小農生活，向到訪的旅人交換故事，並結合在人文提供餐食住宿。

大男孩阿德有著和阿玉山區一樣遼闊的笑聲，領著我們在次生林相和蕨類植物環繞的金瓜寮溪觀魚蕨步道大聲唱歌，認識他更多後，近午時分他會蹲在巷口的紅磚屋前，幫九十多歲且重聽的老阿公挑茶梗。他說在這兒，只需要好好的、慢慢的深呼吸，一整天都聞得到山呀雨呀和茶的味道。

那晚嫻嫻準備了埔里段木香菇、雲林喜願麵粉、無毒米等臺灣各地友善土地的食材，沒有菜單，我們或烤或燉，或涼拌或揉捏，捨去過多調味，共煮共食一餐桌的包種茶麵線、麥芽滷肉蘿蔔煮、紫蘇梅醬燒雞與慢烤時蔬，再燒開一大壺帶著淡淡蜜香的東方美人，嫻嫻並在每碗野菇飯上澆下一大匙鄰家媽媽自製的豆腐乳。

我想世間最富足的皇帝飯菜，大概就是如此了。

夜晚的金瓜寮溪畔亮起一盞盞的南瓜路燈，在闐靜的泥地上綻開光圈，讓整個小村

落透著曖曖又飽滿的澄黃，流轉著光，像是一部王家衛電影。而碎了滿天的晶亮星星撒在我們眉心眼角和肩頸上，直到幾乎滿溢為止。

中午採茶後的茶菁放在竹編的筥籬上，經過午後的日光萎凋，漸漸變軟，轉為暗綠色，茶農阿公將之移入室內靜置，待我們晚飯後來訪的時候，他正用手掌的微力攪拌茶菁，「就像幫他們按摩一樣啦！」

在坪林特別的是，多數種茶人同時也是製茶師，就像茶農阿公阿嬤的小平房，一半是製茶廠，另一半就是自家客廳兼茶莊店鋪了。阿公於夜晚的茶菁按摩，每隔二、三及四個小時都要重複一次，藉由葉間的碰撞與摩擦來促進發酵，並使葉片走水平均，行家品茗時即可嚐出製茶師當晚是否偷懶。

今夜不能寐。

茶農阿嬤說，他們六十年來就只專注做好這一件事，邊說邊在碗中扔進一把茶葉，將燒滾的水注下，茶葉在碗中沖開淡綠色澤，她再將茶水舀入小瓷杯裡分了下來。我們起開採茶時沒有情人在山頭間的相褒歌可聽，實在不滿足，阿嬤雙頰漲潮似的起了一層

紅暈，揮揮手，倒是阿公遲疑一會兒，訥訥又放聲唱起：「看娘生做這呢水，風吹日曝真吃虧，會凍甲娘挽同位，時時刻刻通相隨」，四月的晚風竄進屋裡，流連的歌聲和夜一樣渾成。

門外月光散落一地，低頭和小孫子一起撿茶枝的阿嬤抬起頭，滿臉溫柔：

「有通甲君你做伙，不驚大日還風吹，風吹日曝無所謂，望卜甲君你做堆。」

* 評審評語

從頭開頭，文章即以優雅的形容，貼切地描述坪林一帶的自然森林和風物特色。採茶情形的娓娓紀實，當是通篇文章最迷人部份，也最是到位。至於金瓜寮溪步道的描述便尋常一些。還有結尾，若提及阿公和阿嬤唱的是坪林一帶的採茶褒歌，文章內容會展現更好的內涵。（劉克襄）

得獎感言

謝 謝金瓜寮溪畔的日與夜，笑聲與雲霧，讓我從過去的書寫自己，踏出對文學地理的一小步。謝謝評審老師和新北市政府的疼愛，讓這些我走過的風景、心裡的人與事，都能找到微微亮光的位置。

新北漫遊書寫組

佳作

魏振恩

紐約州立大學英美文學博士。現任教於聖約翰科技大學應用英語系。主授美國文學、文學創作，多語教學。曾獲美國年度詩選、時報文學獎優選、花蓮文學獎首獎、桐花文學獎首獎、兩岸記實文學獎、文建會新詩獎、臺灣文學館新詩創作獎。著有中文詩集《行將出發的黎明》、《光之縫隙》、《凹凸詩稿》。



水尾漁港

從淡水沿著海岸，往北經過三芝與石門海邊，穿越下午遊人如織的金山大街，雨就簌簌落下。來到水尾入口，雨沒有停止的跡象。海產店前稀疏的摩托車，長滿青苔的屋頂，溪邊停靠的小船，全部沉浸在雨霧裡。一個老伯穿著木屐撐傘往出海口方向走去，轉個彎消失在長巷裡。

撐傘走到涼亭，海水正在漲潮，一波波細小的波浪拍入小溪，沿著蘆葦往上游擴散。如果是晴天，可能會遇見划獨木舟的人，往萬里加投方向漫溯，經過溪邊種菜的婦女，乘著海風迴旋的鷺鷥，或遇見一隻蒼鷹。不過今天的山色是一幅水墨，所有稜線都浸潤在同一層次的煙雨。往海邊走近些，野柳靜靜地浮在海上，像是正在休息的漁船，幾隻

不怕雨的海鷗劃過它的脊部。

今天海浪不大，行船的人卻不多。炸魚的季節已過一陣時日，加上還沒天黑，海上看不見燈火輝煌的漁船，閃爍著多彩的燈籠，照射出白晝般的聚光燈吸引魚群。遠處幾艘貨輪鑲在海天交集處，不動聲色地等待進入基隆停泊或準備前往更遠的國度。

走進村莊，幾株枝椏茂密的老樹撐著天空，不放棄吸收雨水的機會，讓夏天的樹蔭更為清涼。走過這排冬天的樹，路旁白色屋頂的房子裡傳來炒菜的聲音。是魚的味道；海邊的居所，大海賜給村民豐盛的海鮮。經過菜園，穿雨衣的老婆婆彎腰採收青菜。她站起來移動幾步，背很彎，頭幾乎伸進她的菜籠裡面，與土地更加接近。

再過去就是我夏天常來看海的咖啡屋。露臺上坐著幾個高中生滑著手機。雨點打在鐵皮屋頂，叮咚作響。我站在門口猶豫是否先喝咖啡。正前方，港內泊著幾艘漁船，港外，繞過堤防與礁石，一片大海向右綿延到萬里，到野柳，更遠處是基隆嶼還有陽明山脈高聳的右翼。天氣好的時候可以看見彩霞盤踞山巒，夜間則是星斗滿天。左邊的山丘長滿茂密的常綠樹，通向傳說中的神秘海岸。山上是獅頭山公園，必須從金山礦港登山，才能遠眺燭臺石——傳說中的夫妻，化成石塊，坐在海水裡對望，扶持。水尾港就這樣

獨自坐落在山丘與野柳之間，避開俗世塵囂。

港內坐著一個中年人穿著鮮黃的雨衣垂釣，神情自若，不像站在港外切波塊上的幾個釣客。他說今天的魚不太餓。我說可能是因為下雨驚嚇到魚群。他常從九份騎摩托車過來，換換環境，享受水尾的氣氛。天色漸晚，野柳與萬里的燈火在細雨中飄搖。冬天的燈火跟夏天不同——夏天的燈景流暢蕩漾，冬天則鎮定成熟——美感也是如此吧，隨著季節與天氣有所不同感知。例如彩霞滿天的水尾，鳥群在山丘與樹木間飛翔雀躍；雨中的水尾，則是充滿智慧的老者，熟悉星圖與海，明白潮汐與季節更替的道理。

往回走的路上，咖啡屋裡的年輕人已經離開，幾排聖誕燈掛在窗櫺上閃爍。我點了一杯咖啡。老闆是年輕的女孩，在臺北工作多年後決定回鄉繼承父母的咖啡屋，每天聽海與漁船號角，是鄉愁的召喚，也是一份理想。兩個騎自行車的外國人停在門口像在查看地圖。他們從英國來臺灣單車旅遊，昨晚夜宿淡水，今天盤越巴拉卡公路進入陽明山公園，再從金山下山前往基隆，繞道水尾。

我們在水尾萍水相逢，喝一杯咖啡，他們的身影消失在夜色的時候，我也走到停車的地方。雨已經停了。海產店點起黃色燈泡，老闆全家老少坐在客廳看電視。幾個小孩

在街燈下騎車。無人的停車場上，大型的聖誕裝飾璀璨的亮著七彩的燈光。不遠處金山總督府溫泉細微的窗，在夜色裡對我招搖，彷彿在召喚我走到頂樓浸泡在觀海溫泉，觀賞整個水尾村落，哼唱一首獨特的山海交錯。遠處野柳的燈火迷茫，山風吹過鐵皮與樹海，發出鄉村才能聽見的迴響——是空靈，不是寂寞；自然湧現，繁華流走。

今晚的水尾沒有潮水泛月，譜曲的是涓涓水聲，溫泉在我身體流過一幅風景——遼闊的海，港的寧靜，那船的生命，風的怒吼，溪流與蘆葦的甜美，升起與降落的白鷺鷥，勇敢的村民垂釣——雨水，晴空，我都會重返水尾的堅忍。

這是一篇稍嫌過度浪漫的旅行者，文青對美的抒情很容易流於寂寞與慨歎，然而一路淡淡述說，倒也讓人隨之感懷萬千，只是偶爾不免流俗於造作之詞，比如結尾的「我都會重返水尾的堅忍」，這堅忍一詞跳躍而出，讀者剎那有點錯愕。除了一些過度浪漫想像的小缺失之外，文字一路仍如旅程般帶引我們亦步亦趨地來到水尾漁港，跟著筆者漫遊，看見曾經的繁華，也目睹於今的失落。（鍾文音）

得獎感言

住 在新北市多年，北海岸的山水讓人無限流連，動靜皆宜，知性感性，忘名利，展胸懷。今晚的水尾沒有潮水泛月，譜曲的是涓涓水聲，港的寧靜，船的生命，風的怒吼，溪流與蘆葦的甜美。感謝聖約翰科技大學在創作期間給我的鼓勵與支持。

新北漫遊書寫組

佳作

楊雅筑

筆名無何有，國立臺灣師範大學國文所
博士，現任世新大學、實踐大學、亞東
技術學院兼任助理教授。



戀戀烘爐地

剛搬到中和的時候，我是一千萬個不情願。

雖然心裡還裝著內湖美麗的綠色湖水，但是難忍丈夫的催迫，我們賣了房子搬到中和。一開窗就被對面山腰上的巨大神像嚇了一跳，管理員告訴我：那尊是全臺最高大的土地公公，位於赫赫有名的烘爐地。

丈夫性致勃勃開車帶我們前往參拜，山腳下的金紙店、佛具店數量繁多，異常興旺，到了半山腰，女兒忽然驚叫：「恐龍！」我正要斥責她不該用這樣的詞語形容任何人，車窗上竟然真的浮現恐龍的身影，藏身在山林樹叢之中暴龍、翼首龍塑像栩栩如生，恍若鎮守寶物的怪獸。

來到停車場，看見男男女女扶老攜幼，樓梯攀緣山勢迤邐而上，少說有幾百階，我無言以對，丈夫看見我這種誓死不下車的神情，摸摸鼻子沿著車道繼續往上開，又看見另一處停車場，許多人熟門熟路地關了車門開始爬坡，這裡的草木茂盛看不見階梯的盡頭，我猜想應該距離山上的主殿不遠，於是悲壯地下車，拉著女兒加入登山的人群。

果然……還是很遠，夫妻兩人步履蹣跚、氣喘如牛，身後不斷有阿公阿嬤精神奕奕地超越我們，一路還輕鬆自如的談笑，正值壯年的我們尷尬得無以復加，只見女兒若無其事蹦蹦跳跳，絲毫不見疲憊，我們心喜她的健康活力，也悲嘆自己未老體衰。正在神智不清的歡喜與哀嘆之時，主殿，終於到了。

正如周邦彥的詞：「風銷焰蠟，露浥烘爐」，整個殿宇香火繚繞與雲霧間雜，紅色的燭焰隨風搖曳，香客穿梭其中俯首祝禱，還願的花籃擠滿了香案。這座廟宇的動線是「殿中殿」的格局，進入廟門先看見福德正神、山神、註生娘娘三尊神祇，右轉進入後殿是一條狹窄的石道，石壁上洞窟奉祀原始的土地公公和招財、進寶童子，隨著長長的人龍，我們依例參拜，用面額較大的銅板換取小硬幣做為招財錢母，回到前殿四處玩耍，丈夫還發現一尊小型的土地公公，被一群人圍著摸鬚摸元寶，爭相求取平安和幸福。

我倚著欄杆望著廟中的景象，爬坡的倦怠感不翼而飛，只剩下如夢的平靜，原來流汗之後是如此舒適，暫時拋下繁忙的俗務俯身禮佛，這才發現平日的自滿與驕矜如此荒唐可笑，不遠處女兒在空地上餵鴿子嬉笑，我突然覺得，生命可以因為簡單而富足。

從此之後，我們戀上了烘爐地，戀上揮汗爬坡的朝拜旅程，尤其喜歡在夜半攻頂，萬家燈火與明月輝映，此等美景足以慰勞登山者所有的辛勞。十多年過去了，烘爐地幾經翻修，增設了鐘鼓樓、財神殿和蓮花池，兼容文化的底蘊和民俗的趣味，前幾年因為政府明令禁燒金紙，山下的金紙店少了大半，但每逢初一、十五，亦或土地公生辰等等特別的日子，信眾和香客仍然塞爆整條上山的道路。

因為烘爐地，我的生活與謙敬和健康愈來愈靠近，幾乎快要忘記，剛搬到中和的時候，我是一千萬個不情願。

* 評審評語

從 抗拒與不情願，到欣然戀上，作者以親身經驗，帶出烘爐地的情境景觀，彷彿引領讀者並肩爬山，登上廟宇殿堂，也觀照自我的轉變，山路與心路，相互隱喻呼應。

文字稍嫌平淡，描寫也直白單調，視角不夠寬闊開揚，好在結構均衡穩健，節奏明快流暢，敘述親切，生動有趣，寫出了宗教地景與民俗特色，裊裊香火中，濡染著人間情味。（蔡珠兒）

得獎感言

感 謝評審們的辛苦、恭喜所有的得獎者。希望這次沒能入選的創作者繼續筆耕，有一天，你的作品園地必然開遍姹紫嫣紅。

黃文俊

一九八九年生於臺中。耕莘寫作會成員，大學畢業於中山醫學大學心理學系，碩士畢業於文化大學心輔所。曾獲林榮三文學獎、時報文學獎、臺北文學獎、臺中文學獎、夢花文學獎、印刻超新星、耕莘文學獎、中興湖文學獎、紫荊文學獎、花蓮文學獎、菊島文學獎等。



玻璃詩

第一次走入有河 BOOK，是為了它的玻璃詩。

對我而言，玻璃詩屬於很特別的存在，你可以這樣子想像，走進一間書店，然後，你馬上被一面透明牆所吸引，陽光撒下，詩人的詩謄寫在玻璃上，你穿透了詩，看到了淡水河。第一次見到這面玻璃牆的時候，我真的有一種被震懾的感覺，即使許多年以後，我已經習慣了，但是還是會不由自主地在樓梯口，看著玻璃詩。靈魂的瞬間被整面玻璃封藏起來，毫無保留地展演在我面前，詩其實是一種隱晦的語言，每一次讀詩和寫詩，都在和自己以及自己以外的世界嘗試溝通。

玻璃牆上，每一首玻璃詩和人對話的時間都不一定，有的詩停靠很久，有的一週就消失了，牆面上大多是青年詩人的作品。每一次到有河，我會安靜地選一本書，再遠離玻璃詩最近的位置坐下，然後等天黑。有河的玻璃詩，到目前為止一共持續了十年，在我所認識的有河，要再更長更久的時間裡頭，牆上每一筆劃的詩句都在遠眺著河岸，讀玻璃詩，我經常會注意詩人筆跡的細節，文字轉折的用勁，有一次目睹一位青年詩人寫詩，我看他專注地提筆，一手拿著智慧型手機，像寫板書一樣抄寫自己的詩句，一邊擦拭，一邊調整收筆的姿勢，讓字體穩健地長在上頭，他寫完以後，很自然地和店主聊天，撫摸著店貓，後來，我還是按捺不住地搭訕了他。

每一位詩人在玻璃上留下的筆跡不同，我有時在思考，在寫下這些詩句的時候，詩人是怎麼樣去看這個世界的呢？為何又會選擇讓是這一首詩出現在玻璃上？這一些事情只有問詩人本身會最清楚，讀者只會知道，在電腦上，在紙上，在玻璃上，一定都是不同的。

同樣一首作品，打開的方式不一樣，就會不同。

詩是魔法。我相信在玻璃上寫詩，會像一層薄霧般，先是瀰漫我的眼球，影響情緒，

我可以嗅到水氣的味道，我的瞳孔會被光線穿透，然後安靜感受外界的明暗聲音。自有河的二樓，往河的另外一端望去，那是完全不一樣的感覺，和往返八里或漁人碼頭的渡輪上不同，也和坐在河岸聽民歌的感覺不同，每一次走到有河，我都有一種，我穿越到另一個淡水，就像進入了川端康成筆下的雪國。

中午的玻璃詩，也和晚上完全不同。

晴天和雨天，看出去的街景更充滿不同的風貌。只要風大了一點點，河面被打出明顯的波紋，詩的質地好像也會產生變化。淡水是許多旅人過路的選擇，我們想要走路的時候，人早已到了淡水。

我想起店主隱匿講過關於有河的故事，當初她就是看到這面河景，她就選定在這裡開店，並砌起了一大面玻璃牆，讓詩人在牆上寫詩。十年，很漫長的時間過去了，總共有兩百多位創作者在有河 BOOK 留下詩句。留詩在這裡的人和你的名氣無關，和你的身份無關，詩會代替你存在於此，產生自我的生命，代替你留在淡水的夜裡，被認識，被喜歡。這屬於玻璃詩獨有的魅力，看上去的時候是透明的，但是更仔細地去讀，就很容易被這樣的氛圍所渲染，喜歡詩，然後喜歡詩人。

我其實挺喜歡這種說法。

大多時候，我會用一種十分機率式，十分偶然的方式和玻璃詩相遇。那是在旅行的某一個夜晚，聽見蛙鳴，發現自己知道是哪一種青蛙的物種一樣地驚喜，有一次看到太過喜歡的玻璃詩，我開始想著，自己有沒有可能任性地保留它，不希望它在被擦拭以後，在那當下的空間感覺就消失殆盡，只能從記憶中提取。後來我才知道，有河 BOOK 每年會出版一本玻璃詩的合輯，讓記憶能夠重現。

玻璃詩屬於我的多年回憶，是喜歡詩的讀者的默契。每過一段時間，我們就會不約而同地走下捷運，走過淡水河岸，然後看到有河 BOOK，走上那條細狹的樓梯，回到書屋，穿過好幾櫃書櫃，往外看去。

只為了那一面玻璃詩。

* 評審評語

選材很特別，寫有河書店的一面玻璃，「你穿透了詩，看到了淡水河」，透過玻璃上的手抄詩句，玻璃外的街道河景，以及朝暉夕陰，晴雨明晦的折射變化，由小窺大，以微見顯，勾勒出淡水的人文風景。

漫遊不一定是行走，也能用心靜觀，以思緒和感悟延伸擴展，縱覽天外。題旨有新意，可惜文字單薄，敘事過於瑣碎，抒情也欠深刻。（蔡珠兒）

得獎感言

感謝評審肯定，感謝新北市文化局。

創作過程中，謝謝一路陪伴我的家人和朋友，有你們的支持才會有這篇作品。你們陪我走過青澀的創作階段，這個城市的溫度適合我，在未來的日子裡，我會寫的更多，並且做的更好。

漫步，偶爾轉個方向

時間：一〇五年九月十九日下午二時

地點：新北市政府文化局小會議室

記錄整理：潘治嘉

本屆新北漫遊書寫組投稿總件數七十一件。由初審委員溫小平、李昱宏、連美恩等三位選出九篇作品進入決賽。決賽委員為劉克襄、蔡珠兒、鍾文音，推舉劉克襄為召集人，投票前，決賽委員先行發表審閱後的整體觀感。

整體觀感與評審標準

蔡珠兒：可能因為是今年新北市文學獎新的徵稿項目的關係，參賽作品仍偏重散文書寫時追求語句優美的風格，閱讀內容所感受到的臨場感並不那麼強烈；感覺上參賽者謹小慎微地述寫主題，多半是書寫多過漫遊，略感可惜。整體而言，參賽作品水準平均，從選材中看出作者對新北市不同地區，所經歷的人物、事件和風景都有其獨特的視角及關注面向，仍是審閱時可取及可喜之處。

鍾文音：本屆的參賽作品的情感都很豐富，建議參賽者在描寫時仍要注意「漫遊書寫」當中的行旅經驗，在筆蘊的情感和新北風景之間，是否有足夠且獨特的連結。再者，有些作品命題太大，使得描寫時過於廣泛，有點可惜，若能聚焦地點的描述，強化與旅者之間的互動與影響，會是脫穎而出的關鍵。

劉克襄：我大致同意兩位老師的看法。進入決賽的作品水準相當，相信初審評審亦費了許多心力才能選出。看得出許多參賽作品仍在摸索主題，期待之後參賽者都能讓作品生動呈現臨場感與在地連結。

經評審討論，第一輪投票不分名次，個人各圈選五篇，結果為：

三票：〈水尾漁港〉、〈等〉

兩票：〈這是人間四月天〉、〈玻璃詩〉、〈Pu'ing·找路〉

一票：〈熊空天空〉、〈戀戀烘爐地〉、〈美麗的巧遇〉

召集人劉克襄議決，兩票以上者皆可入圍第二輪投票；一票者則預計由評審討論後是否有進入第二輪投票之機會。

一票的討論

〈熊空天空〉

劉克襄：這篇雖然一開始讓我感覺是行禮如儀的寫法，但細讀幾次後，我認為文字蘊含情感，相較於其它篇作品，這篇寫出地景、在地親戚與旅者交織的生活體驗，我希望推薦這篇。

鍾文音：這篇在情感上的體驗多過漫遊的書寫，並未完全符合徵文的行旅主題，景和人之間不夠緊密，親情部分略顯累贅，描述的時間軸也過大，不大適合這類的描寫。

蔡珠兒：我認為「漫遊」若能探究家鄉，充分描寫地景，亦會是篇不錯的作品。但這篇的焦點未明，涉略太廣，寫景方面偏重天氣的變化，未能抒發對熊空的印象。

〈戀戀烘爐地〉

劉克襄：和其它作品不同，這篇描寫從陌生到接受的心境轉換，十分特殊。

蔡珠兒：儘管文字平實，但內容言之有物，尤能注意首尾觀照，述說城郊宗教地景的特色，讀之共鳴。雖然我並沒有投這篇，但我能接受這篇進入第二輪投票。

鍾文音：這篇滿有趣的，文筆活潑，述寫的風景也很在地。可惜有些地方的描寫過於隨意，若干錯字也是我沒有投這篇的原因。

蔡珠兒：我反而覺得這種隨意的風格具有生活感，切身而不造作。

〈美麗的巧遇〉

鍾文音：這篇關於「鷺鷥公寓」的描述內容令人引發期待，也有掌握聚焦描述的重點，情感就略顯普通了。這篇我可以放棄。

三位評審決議〈戀戀烘爐地〉進入第二輪投票，其餘兩篇淘汰。

兩票以上的討論

〈水尾漁港〉

蔡珠兒：選題與內容對準焦距，無論是人物或景色描寫都很充分，文字相當不錯，儘管收尾略嫌草率，但整體仍有扣合漫遊書寫的主題。

鍾文音：這篇雖不是我的首選，但亦是一篇不錯的佳作。書寫風格有點過於浪漫了。

〈這是人間四月天〉

蔡珠兒：這是決賽作品中最有人味的一篇，關於茶農的描述很有感情。

劉克襄：茶葉的部分描寫的相當細膩，可惜結尾應該清楚交代採茶時的褒歌，會讓整體的結構更完整而豐富。

鍾文音：文字輕巧而有韻味，也有述寫跟在地的互動。但語句中有過多「某某某表示」或「某某某說」的報導式描述，題目較為俗套，都是讓人覺得可惜的地方。

〈等〉

劉克襄：有別於單純述寫行旅的文章，這篇描寫一個無業的攝影者在等待拍攝鳥類的過程，所見到的風景及心境轉折，是篇不錯的作品。

蔡珠兒：將現實世界的景色和時間的流動相互結合成爲一種漫遊的風景，這種雙重映對的互文，是作者匠心獨運的巧思，也為漫遊書寫開拓出很大的空間。雖然以無業等待為出發點，但並不過份自憐。

鍾文音：這篇雖然描寫八里挖子尾自然保留區的風景，但嚴格來說，地景的連結並

非那麼強烈，亦看不出屬於地理方位的描繪，地點即便抽換成其它地方似乎也說得通，如果可以更深入地描述當地特有的自然景致，會是篇極佳的行旅文章。

〈玻璃詩〉

鍾文音：相較於其它內容過於廣泛，這篇反倒是聚焦極小的作品，由書店櫥窗的玻璃詩延伸書寫，談到淡水，一般多半由河景、遊客、夕陽作為書寫對象，作者的微觀有他獨特的視角。

蔡珠兒：這篇的文字相當不錯，抒發許多對地景的想像，但似乎同時也受限於想像，無法讓眼前容納的景色更多，讓漫遊的空間太小了點。

〈Pu'ing・找路〉

鍾文音：初始的踏查意味濃厚，扣緊了對新店屈尺的書寫，內容亦有對文化的反思，刻意的對比令人印象深刻。

蔡珠兒：我很喜歡這篇起題的切入點，不僅吸引人，故事性也強。

劉克襄：我原先也非常喜歡這篇。內容切入的角度良好，故事經歷也很引人入勝。但細究文中所描述的路線在交代上較不明確，是我對這篇比較猶豫的地方。

最終結果

所有獲票作品討論完畢，決審委員針對進入第二輪投票的六篇作品進行計分投票，最高4分，次高3分，再次高2分，其餘最低三篇各1分。結果如下：

〈等〉11分（劉克襄4分，鍾文音4分，蔡珠兒3分）

〈Pu'ing・找路〉10分（劉克襄3分，鍾文音3分，蔡珠兒4分）

〈這是人間四月天〉4分（劉克襄3分，鍾文音3分，蔡珠兒4分）

〈水尾漁港〉4分（劉克襄3分，鍾文音3分，蔡珠兒4分）

〈戀戀烘爐地〉4分（劉克襄3分，鍾文音3分，蔡珠兒4分）

〈玻璃詩〉3分（劉克襄1分，鍾文音1分，蔡珠兒1分）

紅蘋果

第 6 屆新北市文學獎得獎作品集 · 黃金組
· 舞臺劇本組
· 新北漫遊書寫組

主辦單位 新北市政府
發行人 朱立倫
總編輯 林寬裕
企劃編輯 于玟·翁玉琴·廖文卿·王錦華
行政編輯 邱書豪·常曉雲·黃蓓馨
校對 李彤

出版者 新北市政府文化局
地址 新北市板橋區中山路一段 161 號 28 樓
編輯 遠景出版事業有限公司
負責人 葉麗晴

排版 潘治嘉
出版日期 2016 年 11 月
定價 新臺幣 280 元
I S B N 978-986-05-0365-4
G P N 1010502303

〈這是人間四月天〉、〈水尾漁港〉、〈戀戀烘爐地〉同獲 4 分。由於〈這是人間四月天〉及〈水尾漁港〉在第一輪投票時各為兩票作品，評審決議由〈這是人間四月天〉、〈水尾漁港〉競選第三名；三位評審各以一票票選，〈這是人間四月天〉獲得三票。投票結果由〈等〉獲得第一名，第二名為〈Puling·找路〉，第三名為〈這是人間四月天〉。〈水尾漁港〉、〈戀戀烘爐地〉、〈玻璃詩〉同列佳作。

國家圖書館出版品預行編目資料

紅蘋果：新北市文學獎得獎作品集，第6屆，黃金組，舞臺劇本組，新北漫遊書寫組；林寬裕總編輯 -- 新北市：新北市文化局，2016.11

ISBN 978-986-05-0365-4 (平裝)

830.86

105019723